

現代

第三卷第五期

月刊



現代書局刊



現代讀書會

入會費僅伍圓

實獲利益

八元六角四分

徵求會員一萬戶

入會

地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總發行所

廣州永漢北路

現代書局廣州分店

上海現代書局總店舉辦之現代讀書會，前因犧牲太大，自第二期滿期後，停止入會已久。而本外埠舊會員及各地讀者，仍紛紛函請續辦，本局為酬答愛護諸君之厚意，爰自八月十日起，改訂會章，舉辦第三期現代讀書會，期限計二個月，至十月十日為止，徵求本外埠基本會員一萬戶。為辦理會務簡快及避免犧牲過鉅起見，二年期滿後，恕不通融。至於嗣後——第四期續辦與否，亦難預定。故各地讀者如欲加入，請弗失此機會。章程業經印出，函索即寄。

辦法簡單

利益優厚

- 1 繳入會費洋伍圓
 - 2 填寫入會書，留存印鑑或簽名式
 - 1 贈送「中國文藝年鑑」一部。
全書七百頁之巨帙。售價一元六角。
 - 2 贈送「現代」半年一份（一元八角）。
如已預定，可換取「現代」第一卷或第二卷合訂本一冊（售價二元）。
 - 3 贈送「現代出版界」全年一份（二角四分）。
已附「現代」贈送而換取合訂本者不再贈。
 - 4 贈送五元購書摺一扣。
銀行支票式。時可用。
- 總共可得利益實洋八元六角四分

現代書局最近新書

中國文藝年鑑

(第一回) 實價一元六角

一九三二年

本書係中國文藝年鑑社編輯，為中國首創唯一之文藝年鑑。全書分三部：第一部為「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第二部為「一九三二年中國創作選」，分短篇小說，詩，戲曲，散文四目，將去年創作界之精華全部收錄，第三部為一九三二年中國作家著作編目，及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藝書籍編目，尤便讀者。全書八百餘頁，皇皇一巨帙，祇售一元六角，凡加入現代讀書會者，得贈閱一冊。

貓城記

(現代書局叢刊之六)

老舍著
實價八角

老舍先生的小說是中國文學界首出的幽默家，他那種不落於惡俗的諷刺，凡讀過「趙子曰」「老張的哲學」者，都能深刻的感到，本書是作者去年脫稿的長篇小說，逐期刊登在現代雜誌，好評噴噴。茲單行出書，未讀過者應一氣讀完，已讀過者置之郵架，增輝不少。

望舒草

(現代創作叢刊之七)

戴望舒著
實價五角

在中國詩壇上，戴望舒先生的詩是已得了最廣大的讀者。本書為作者去國時自己編定的訂正本詩集，卷首有杜衡先生長序一篇，尤可幫助讀者欣賞詩藝。

萌芽

(現代創作叢刊之八)

巴金著
實價八角

巴金先生的著作，於這幾年中國文壇上很有影響。本書是最近脫稿的一個長篇，趣味濃郁，描寫深刻，實為作者本年度之一大傑作。

心靈電報

汪儁然譯
實價五角

本書是一部世界短篇小說選集，共包含九國十三個作家，據譯者在自序中說是從千餘篇小說中選出來的，其精粹可以想見。譯者博通西洋文學，譯文準確流利，自無待言。

現代書局最近新書

平林泰子集

沈端先譯
實價六角

平林泰子最初是屬於日本勞農藝術家聯盟社會民主主義文學團體的女作家。她父親會經營過紡織工廠，所以她自幼即明白地獄般的女工生活。高等女學卒業後，即投身于勞動者解放運動。本書所譯六個短篇，皆實生活之反映，為平林泰子得意之作。篇首有著者近影，裝訂麗麗。文藝愛好者應早睹為快。

佐藤春夫集

高明譯
實價六角五分

本書是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短篇選集，包含「星」「開窗」「阿絹及其兄弟」「一夜宿」「漱沼氏的山羊」五個短篇。其選定是依據著非常適當的標準，篇首有原著者的肖像及自序，凡佐藤春夫的愛好者，不可不讀。

溫靜的靈魂

邱韻鐸譯
實價四角五分

本書也是一部外國小說的選譯集，但每篇篇幅較長，計共包含陀斯妥也夫斯基，託爾斯泰等傑作四篇。譯文亦流利。

馬牛羊

陳壽明編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是現代兒童叢書之一，以簡易之文字敘述馬牛羊三種動物之形態，生理及其對於人類之功用，插圖多幅，小學教育之良好讀物也。

孩字們的磁

白桃編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亦為現代兒童叢書之一種。詳細的講解電磁稜石之原理功用，文字淺近，輔以圖畫，用作小學自然科教本，甚為適宜。

六月裏的杜鵑

羅體嵐 著

作者是一個具有絕大天才的作家，他用極鋒利的筆，用諷刺的態度，而所寫的卻是極平常的事，能使讀者感到痛快淋漓，這決不是尋常的作家所能達到的。全書包含小說十一篇，每篇都有特點，可以使讀者得到無限的回味。書中有『中山裝』一篇，尤令讀者捧腹。

全書百餘頁
道林紙精印
實價三角半

外埠讀者向本局
郵市部函購，不
取郵費，且有種
種優待辦法。

少女之春

郭一箴女士著

本書是本由女性來描寫女性的心理，而達到極深刻極偉大的成功。在過去有許多描寫女性的時候，說了這樣最中肯的話：『在過去有許多描寫女性的時候，說了這樣最中肯的話：』在過去有許多描寫女性的時候，說了這樣最中肯的話：『在過去有許多描寫女性的時候，說了這樣最中肯的話：』

茶杯裏的風波

彭家煌著 全書一百七十餘頁

七十磅厚報紙精印 實價五角

彭先生的創作，可拿『萬妙』兩字包括之，文字則活潑得維妙維肖。本書是收集他的短篇小說九篇而成的。計有(一)賊(二)父親(三)喪奔(四)劫(五)莫校長(六)陳四爹的牛(七)喜期(八)茶杯裏的風波(九)蹊蹺。篇篇都有驚人的精彩，與使人傾佩的藝術手腕。

短篇創作

橄欖 達夫代表作
靈風小說集
林娟娟
花柳病春
勝利的悲哀

郭沫若著 實價七角
郁達夫著 實價七角半
葉靈風著 實價一元二角
金滿成著 實價四角半
謝晨光著 實價四角

祝老夫子 祝老夫子
生活的血跡 祝老夫子
十姑的悲愁 祝老夫子
老實人 祝老夫子
詩稿 祝老夫子
死後 祝老夫子

祝秀俠著 實價五角
顧仲起著 實價五角
華漢著 實價四角半
沈從文著 實價六角
胡也頻著 實價三角
王暉日著 實價四角半

現代第三卷第五期目次★現代第三卷

隨筆·感想·漫談

關於翻譯
文治日光華
文明人
關店大拍賣
春天
由租房子說起

魯迅 (五六三)
楊藻章 (五六三)
人也 (五六四)
陳伯吹 (五六五)
唐晴 (五六六)
楊邨人 (五六七)

文藝論評

蘇俄的藝術的轉換 (德國—勒文松)
勃克夫人與黃龍
小託爾斯泰及其文學生活 (A. S. 原著)

侍桁 (五六三)
趙家璧 (五六五)
玄明 (五六三)

短篇小說

愛慾
遠鄉
西乃山
流行性感冒
白夜 (蘇聯—小託爾斯泰)
痣

沈從文 (五六八)
巴金 (五六三)
劉宇 (五六三)
葉靈鳳 (五六四)
江兼霞 (五六七)
朱迅鳩 (五六七)

代現★次目期五第卷三第代現★次目期五

文學史料·邊語

●小託爾斯泰自傳

朝鮮文藝運動小史（朝鮮——鄭學賢）

詩二首

一·戀女

二·夏的園林

三·秋尖繡的海

架上的八個（散文）

詩選

妻的夢（詩）

映樹（詩）

一個沒有護照的僑民（詩）

山（散文）

玄明（六五）

俞遙（六六）

陳江帆（六五）

馬國亮（六五）

吳汶（六五）

歐外歐（六五）

爽調（六五）

何章陸（六五）

長篇二種連載

洋涇浜奇俠

陶爾逸伯爵的舞會（法國——拉第該）

張天翼（六五）

戴望舒（七三）

評書

母親

懷鄉集

雨

王淑明（七三）

凌冰（七六）

石衡（七六）

★期五第卷三第代現★次目期五第卷三第

★

社中談座

- (一) 新作家與所謂「成名作家」
- (二) 又一個關於「春蠶」的疑問
- (三) 關於本刊所載的詩
- (四) 更正一則

讀者·作者·編者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現代文藝畫報

- (一) 新聞中的三作家
- (二) 舞臺藝術展覽三幀
- (三) 諾威詩聖皮龍遜紀念三幀
- (四) 街頭詩展覽會
- (五) 蘇聯文藝動靜四幀

期五第

卷三第

代現

號月九

Les Contemporains

Vol III

Numéro V

隨筆——漫談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漢口」外，有些洋氣的都已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鴉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傳統的頭銜是「翻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實，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亂作」，「亂作」的毛病，而這種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自作，應該「同提俱，決不可廢抑了一面，使創作成

魯迅

為一時的騙子，反因有繼而而趨弱。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單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裝進了兩瓶，裝作三瓶，騙上國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鑷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總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翻譯」的「批評家」，蓋下他落着滄桑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種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聽着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者，是

多麼骨瘦的人物啊。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翻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於羅的發覺和現在正在掘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裏，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財特南格 (Karl Wittvogel) 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夫基 (Minna Kautsky) 就是現存的考夫基的母親) 的信裏，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

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階級的讀者說的，所以，由我看來，祇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軍在那上面的作爲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

文治日光華

大約在兩百年之前，滿洲皇帝入關，將明朝的江山奪得，代明朝皇帝來做漢族的主子時，大多新的漢人，都乖罪的從新做滿主子的奴才，祇有少數漢人，心念舊主，恥奉新君，在行動方面，還表示着對新朝的反抗。及滿主子再用兵，將那些明遺民的「危害滿清帝國」的軍事集團，照「緊急治罪法」撲滅後，天下才歸統一。但那些「反動分子」，在行動方面雖被武力屈服，而思想方面仍未能剝削就範，在文字上，還常常流露着排滿的意思。於是滿主子又大興農田「文字獄」，將那些文人一一網打盡。這一來，天下便由統一而太平了。

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他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遺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厚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楊藻章

滿洲皇帝統治中國的政權既日漸鞏固，爲防患未然計，更進一步來作全國思想的檢查，消便是四庫全書的彙編的那件事。「乾隆萬歲爺」以提倡學術爲名，下詔廣徵天下的書籍到宮裏去，派些有學問的奴才幫助檢查，並任刑憲，抄寫牠們等事，借此以羅網訓練他們，使不倡亂；凡含有排滿或革命思想的書，一概消毀，或竄改其原文；不含這類思想的書，也要將那些認爲有「違礙」的語句刪去。這一來，全國所存的古今書籍，便都受過皇家的洗禮，而成爲一些「高等奴才教科書」了。將這幾十萬種的高等奴才教科書，分經、史、子，集四部編成同樣的部數大數

書，分藏南北中國各文化地區，以立學術思想的準則，於是四庫全書彙編的全功告成了。這套彙編的用意雖在消中國人的革命思想，規定出一種使人民永遠服從封建君主的奴才文化，與用八股文致試牢籠天下士同樣是變態的「焚書坑儒」的愚民的政策，但因爲這政策的實施方法很巧妙，在表面看去非常堂皇體面，使奴才們識不出牠骨子裏醜惡的陰謀，大家反異口同聲地歌頌「聖上數張文教」之德，高高興興地替他幫忙。書成後，大家又上表稱賀，「聖上」自然也高興，便分別加恩頒賞於這些幫忙的奴才；並且依照「皇帝娘娘生日」一類的「國慶」之例，下詔大赦天下罪囚，這真可算得「皇恩普浩蕩，文字日光華」了！

滿清皇朝便在這種文治日光華的空氣裏統治了四萬萬中國人二百多年。固然，二百多年後漢人終於知道革命，將他們的統治推翻，而建設「中華民國」。但，這是由於四庫全書裏所不及收進的西洋輸入的民權思想，及機器文化作祟，並非「全書本身失卻效用之故。因爲事實上這套高等奴才教科書，從乾隆年間到這幾年

類，一向是保存着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上最顯赫及最神聖一樣的作用的。

不是嗎？現在大多數的中國紳士，一提起四庫全書雖不肅然敬，說這是「中國文化的寶庫」或「國粹」；是世界幾大古物之一，足以同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什麼，希臘的什麼相埒，是值得向洋鬼子們誇耀的。所以九一八瀋陽被日本人佔了的消息傳來，許多博古的紳士們，首先便感到藏在那裏的一部四庫全書失在日人手裏的可惜，似乎東北四省的土地，及數千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都不及這古物損失之大呢。於是當日軍攻進平津時，大家便忙先將北平藏的那一部四庫全書南遷到上海的租界來避難。現在華北停戰協定

文明人

沒有錢買書，無聊時候就翻學生國學叢書。讀列子：「齊田氏祖於趙，食客千人。中更有鯀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唯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吹，進曰：「不知君官。天地萬物與我，並生

已蒼宇，平津已無事（？），天下彷彿也太平了，「國家」大約是以爲既「以武功服海外」，便不能不「以文德敷海內」，於是又要翻印四庫全書了。這種盛舉，真足與乾隆之治並美！

據西報印四庫全書需要十多萬的經費，當此水災重至，農村經濟破產，都市金融恐慌，全國大多數人失業，沒有飯喫，無法救濟之時，「國家」竟能水「君子謀道不謀食」之義，慨然投巨資於這種復古事業，足見好學之誠心，發揚固有文化之至意！

「文治光日華」，這無論如何是值得歌頌的盛世！

人也

類也。類無貴賤，徒以智力大小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爲人生之？且蚊蚋蝮虺，虎狼食肉，豈天本欲蝕生人，虎狼生肉哉？」不知怎的，這一段話給我的印象是那麼樣的深刻。然而我卻想起文明人了。

這也許是眞話，虎狼如沒有肉吃，蚊子與蟲如沒有血吸，它們是不會生存的。但天是否爲虎狼蚊子與蟲而生人，而生肉？我們姑不置論。因爲人是萬物之靈，虎狼蚊子與蟲固不能與人同日而語的。那麼，五穀魚鳥之類當然是天爲人而生的了。若拋棄動物不談，祇論人類，那麼天又爲文明人而生野蠻人的了。

當白種人初到亞洲的時候，見黃種人很野蠻，於是他們便說天是爲白種人而生黃種人，以爲之征服的。幸而日本後來竟搖身一變，居於列強之一，於是白種人以爲黃種人是爲他們而生的觀念才從此打破。但這不在話下。非洲的野蠻人因爲文明人而生的。

記得曾在獨立評論讀到一段文章：「天下最守舊的，最不相信主義的，其過於中國的農民。最老實的，最勤儉的，最易治的，亦莫過於中國的農民。」這無須乎怎樣的解釋，就當曉得是一段野蠻人爲文明人而生的原型的。古訓：「君子學道則治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同樣是道，然而卻有君子與小人之別的。其實那祇是野蠻人得了道也不會反抗文明人的統治罷

了。倘使假定獨立評論這一段文章是眞的，那麼中國農民要算是已經得了運的了。

很像是在時事新報，讀到孫福錫先生論職弊之平等：大意謂一個黃包車夫流着汗珠兒拉車，與一個市長穿着笨重的禮服在夏天裏演講是一樣的應酬，一樣的要受着人們尊敬着的。市長穿着笨重的禮服在夏天裏演講一年至多恐怕也不過數次，黃包車夫流着汗珠兒拉車至少一天就要十次以上了。然而黃包車夫一年的收入還敵不住市長一分鐘甚至一秒鐘的豐富。然而黃包車夫卻同市長一樣的要受人尊敬着。這爲什麼？理由就是野蠻人是爲文明人而生的。文明人是得於天福厚，而野蠻人根本便是附庸。但黃包車夫卻能安守着野蠻人的天分，流着汗珠兒拉車，也像市長穿着笨重的禮服在夏天裏演講一樣的應酬，於是當然也是要和文明人一樣的地應該受人尊敬的了。

天既生了十君子，就要生農民爲之糧食，生工人爲之衣者。要是天不生農民和工人，士君子也就不能生存了。然而人既吃了魚鳥的肉，便得嘆一聲：誠美味哉！

那麼，中國的農民能夠得到高等華人的「最守舊的，最不相信主義的，最老實的，最勤儉的，最易治的，」以及「黃色車夫也應該被人尊敬的」這些讚美的名詞也就不算是希罕的事的了。不過現在在中國農民可也已有點兒不同，公然也敢反抗高等華人的統治，公然也敢革命了。於是便叛逆，活該……

關店大拍賣

薰風從北國裏帶出一個消息：「協定簽字，停戰實現。」當此時也，歐浦江濱正亦熱鬧着：「夏令減價，關店拍賣。」真是南北輝映，體歡欣哉！

在大市場裏：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不消說應有盡有。就是人們的血汗，鮮肉，也有得出賣；不過公司裏的老闆無論如何總要比肉莊上的屠戶聰明一些，當然不會也血淋淋包也不包的倒掛出在鐵鎗上。所以誰知道他們是出賣了一些什麼呢？這種買賣，××路是更其著名的，那裏具備着都市的典型，高樓大廈，來去如飛的摩托，夜間輝耀人目的車紅

當日本攻陷熱河，平津震動的時候，中國便古物南遷，甚至北平的學校也要搬來上海。其實中國是禮義之邦，素來是重「道」的。侯野蠻人是爲文明人而生的公例，當然弱小民族也是爲帝國主義而生的。但我們卻不盡天職，而像鴉鳥般地把頭躲到安全的地區去了。

陳伯吹

燈，無線電不分日夜的播送迷人的曲調；路旁絡繹不絕的有白人，黑人，妖嬈的女人，追隨在女人身後的無組織的乞丐團，穿上鋼絲馬夾的巡捕，空氣中肉香與汗香四溢。也莫怪帝國主義者垂涎三尺，嘆爲：「好一個完美的次殖民地屠場呀！」

不錯，這裏是一個屠場，人們的血汗，肉汁，不斷的從壓榨機內化製出來原價拍賣着。君不見兩旁到處張貼着血紅的大字嗎？除了「關店大拍賣」之外，作陪的尚有：「忍痛出清底貨，不願血本賤賣」，「大減價廿一天」，「賣一送一」等等。

是的，如今察哈爾雖然還在危急之

中，(東三省與熱河早在春季拍賣聲中已成爲過去；昨日種種皆昨日死，何必舊事重提。)然而和香？平津畢竟是停戰了；何況正當江南草長，羣鶯亂飛的時節，不經這廉價拍賣，出清底貨，更待何時？如果說是吃樹皮草根，露宿荒野的已經沒有購買力了，但是他們身上總還該有肉吧，一點肉汁想來不至於失了的；就說是骨瘦如柴了，那麼枯骨總該有的，選對於「拍賣」就不怕沒有什麼可拍賣的了。而且「拍賣」，第一便能得到摩登小姐的

春天

近來，晚春的天氣，好像有冤鬼似的使我不能安靜，心像蕩在不知的什麼地方了。如果，是個「調的解放」底「調人」呢，我卻也很想「調我女人的屁股」，「打打麻將，罵罵蒼蠅」，但畢竟自己的粗野還夠不到那麼的文雅。無已，祇好下流的去逛大世界。

在大世界，每晚，一些死白色臉頰的，睡眼惺忪的睜開一道黑色，或是眼皮紅紅的女人，和浮浪的流氓，或短衣的勞

喜悅，看着他們穿花戴蝶般的結伴來去，誰說是艱難，難道這還不夠把乾燥的物質文明的都帶點顯得更有點詩意嗎？

商店大拍賣，每到拍賣完了，店自然會關的，這倒不用操心；至於底貨出清以後，忍痛兩字，恐怕倒是假話。

就是那血紅的大字，誰要疑心這是爾了「五卅血」來罵的，說這話的人大概是「一個蘇斯的里亞」；不過××路市政廳前的血跡早就沒有了，這就有點叫人不大放心；難道這道也新拍賣了嗎？

唐 晴

勤者，小職員們，像金魚似地浮游着。女人做着痛苦的媚眼，不自然的嬌態，許多貪婪的眼，貪婪的心，貪婪的手，蕩漾在他們的四周。大家都在消磨生命的元素，都在完成他人生底一階段。而那些出賣肉體，出賣精神，甚至要出賣靈魂而生活的女人們，卻在一個老婦人的監視之下，痛苦地顫抖，痛苦地承受陌生人的摸，摸，和醜惡的調笑，在他們，這般生命已經成爲一種生活的方式，就是說，已經成

了專門的職業。也許，這一步說，每個人都在一秒一分地浪費着生命的，他們爲了生活，不，爲了糊口，靈活身體，出賣青春，出賣靈魂地浪費着生命的。

我木然地站在黑暗的天井底一角，默默地望着人們的這種奴隸的娛樂。幾次，那些女人們，淫蕩地，以癡惑的眼，橫盼過來，然而，那眼是怎樣的含着怨抑和苦惱啊。甚至，有次，一個中年婦人，逼了一個小姑娘問我，嘻皮笑臉地：

「這個小姑娘怎樣呀？」

「這個小姑娘怎樣呀，唔，我有甚麼話說呢？爲了生活，把所謂『人』這生物，像商品樣地展覽，陳列，和貨比貨似地希望有錢的顧主底青睞，這一直是『慣了』的從前代下來的事了。不過，到了現在，好像『合理化』而且普遍化吧了。譬如，在『職業介紹所』，『姑蘇老麗飯店』等處，是與『這個小姑娘怎樣呀？』最明顯的一例。我終於不解甚至好笑了，那些『春的真誠』者們，爲什麼把春天那樣珍重呢？而且還要幻夢春天的美麗呢？否則，大概春天是現制度底一面鏡子罷，從它反映出種種底必然的形態，而預告別的一個春天

的必書！ 一九三三·五·一四。

由租房子說起

房東餘田出租而聲明「非省其間」這一事，曾見一個劇本取材作成功一篇羅曼諾克的作品，那作品定名「壓迫」。我這幾天在被壓迫的時候，希望我領是那劇本裏頭的主人公。不管那女客是美麗的女郎或是醜陋的婦人，如果真的有那末一個湊巧的機會，我的住宿問題便解決了。可是，「非省其間」的房子，到處碰不到，卻並沒有作那劇本裏頭的主人公的機會，真是令人掃興之事，因此對於租不「房子」的惡感，增添了一種「不安分」的憤恨。浮上腦際的思想，便是憤恨那些一兩個人卻住着一座高樓大廈的資產階級。同是人類，為什麼窮人竟無立錫之地？而你們卻住着高樓大廈，甚至住屋之外還有別墅呢？由這一種「不安分」的憤恨，立刻擴大無邊，至起「反動」的思想，因而感覺到國事日非，漫漫長夜何時旦。

再想回來，記起以前曾經串通一個女同志冒充眷屬——子的往事。那位女同

楊邨人

處是有丈夫的，冒充我的眷屬租到房子以後，對房東說是在學校讀書，所以每個星期日祇來看我一次，吃了中飯便又回「學校」去了。每個星期日我供給她一頓午餐之外，她的丈夫不放心，老是在她到「家」以後的五分鐘之內，便以朋友資格來看「我們夫婦」，再供給她的丈夫一頓午餐。這一種損失，自然理合將那費用歸入房金以內。所以，房金這一項的費用，佔去每月開支的大半。我認爲不能維持，但也沒法。幸而，後來他們那一對真夫婦在我的房裏太過親暱，被房東懷疑，我祇得搬走；而同時又幸而租到一家無眷可問的房子。一想起往事，便去找女同志商量，但是誰都不肯冒充我的眷屬；同時又過了幾天還是租不到房子，我的「不安分」的憤恨，與日俱深！

然而，上海租房子還是利便，漢口廣州等處還要三家聯保，那才討厭。我在漢口住八個月，雖然是住在商場裏頭祇買

充一個店員向公安局報告登記便沒事；假如要去租房子的話，那裏來的三家聯保，漢口自然住不下。由於租房子要三家聯保這一回事，令人感覺到大人物的惶惶然發抖之可笑。不但租房子要三家聯保，就是住旅館在三天以上也要嚴實店戶擔保，大人物發抖的神情，總更可憐。考聯保這政策，始作俑者實爲蔣，而商賈後來也就因這政策而被五馬分屍。因此令人預知行此政策者的末日也就不遠了。可是，這種預知也并不是最近才被入發見，聰明人幾年前就在大嚷着他的先知先覺，到了現在水深火熱者仍然是水深火熱，作威作福者仍然是作威作福，又未免令人感覺到漫漫長夜何時旦！

愛慾

(新十日談之一)

沈從文

在××旅店中，一堆柴火光焰熊熊，圍了這柴火坐臥的旅客，皆想用故事打發這個長夜。火光所不及的角隅裏，隱了三個賣硃砂水銀的商人。這些人各負了小小圓形鐵筒，筒中貯藏了流動不定分量沉重的水銀，與鮮赤如血美麗悅目的硃砂。水銀多先裝入豬尿脬裏，硃砂則先用白綿紙裹好，再用青竹包藏，方入鐵筒。這幾個商人落店時，便把那圓形鐵筒從肩上卸下，安頓在自己身邊。當其他商人說到種種故事時，這三個商人皆沉默聽着。因為說故事的，大多數皆歡喜說女人的故事，不讓自己的故事同女人離開，幾個商人恰好皆各有一個故事，與女人大有關係，故互相在暗中約好，且待等其他說故事的休息時，就一同來輪流把自己故事說完，供給大家聽聽。

到後機會果然就來了。

他們於是推出一個夥伴到火光中來，向輪臥蹲坐在火堆四圍的旅客申明。他們共有三個人，願意說出三個關於女人的故事，若各位許可他們，他們各人就把故事說出來；若不許可，他們就不用說。

衆旅客用熱烈掌聲歡迎三個說故事的人物，催促三個人趕快把故事說出。

一 被刑者的愛

第一個站起說故事的，年紀大約三十來歲，人物儀表偉壯，聲容可觀。他那樣子並不像個商人，卻似乎是個大官。他說話時那麼溫和，那麼謙虛。他若不是一個代替帝

王管領人類身體行爲的督府，便應當是一個代替上帝管領人類心靈信仰的主教。但照他自己說來，則他祇是一個平民，一個商人。他說明了他的身分後，便把故事接說下去。

我聽過兩個大兄說到女人的故事，且從這些故事中，使我明白了女人利用她那分屬於自然派定的長處，迷惑過有道法的候補仙人，也哄騙過最聰明的賊人，並且兩個女孩子皆因爲國王應付國事無從措置時，在那唯一的妙計上，顯出良好的成績。雖然其他一個故事，那公主吸引來了年輕賊人，還仍然被賊人佔了便宜，遠遠逃去；但到後因爲她給賊人養了兒子，且因長得美麗，終究使這聰敏盜賊，不至於爲其他國家利用，好好歸來，到底還仍然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記載，這記載就是：「女人征服一切，事極容易。」世界上最難處置的，恐怕無過於仙人與盜賊，既這兩種人皆得在女人面前低首下心，聽候吩咐，其他也就不必說了。

但這種故事，祇說明女人某一方面的長處，祇說到女人征服男子的長處！並且這些故事在稱揚女子時，同時就

含了譏刺與輕視意見在內。既見得男性對於女子特別苛刻，也見得男子無法理解女子。

我預備說的，是一個女子在自然派定那分義務上，如何完成她所擔負的「義務」。這正是義務。她的行爲也許近於墮落，她的墮落卻使說故事的人十分同情。她能選擇——按照「自然」的意見去選擇，毫不含糊，毫不畏縮。她像一個人，因爲她有「人性」。不過我意思又是願意大家明白，女子固然走到各處去，用她的本身可以征服人，使男子失去名利的打算，轉成膿包一團，可是同時她也會在這方面被男子所征服，再也無從發展，無從掙扎。凡是她用爲支配男子的那分長處，在某一時也正可以成爲她的短處。說簡單一點，便是她使人愛她，弄得人糊糊塗塗，可是她愛了人時，她也會糊糊塗塗。

下面是我要說的故事。

××族的部落，被上帝派定在一個同世界儼然相隔絕的地方。生育繁殖他們的種族，他們能夠得到充足的日光，充足的飲食，充足的愛情，卻不能夠得到充足的知識。年紀過了三十以上的，祇知道用反省把過去生活零碎的印象，

隨意拼湊，同樣又把一堆用舊了的文字，照樣拼湊，寫成

憂鬱柔弱的詩歌。或從地下挖些東西出來，排比秩序，研

究牠當時價值與意義。或一事不作，花錢僱了一個善於烹

調的廚子，每日把雞鴨魚肉，加上油鹽醬醋，製成各式好

菜好湯，供奉他腸胃的消化。一切皆恰恰同中國有一些中

年人一樣，顯得又無聊又可憐。他們因為所在的地方，不

如中國北京那麼文明，不如上海那麼繁華，故玩古董，上

公園，跳舞，看戲，這類娛樂也得不到。每人雖那麼活下

去，可不明白活下去是些什麼意義。每人皆圖安靜，祇想

變成一隻烏龜，平安無事打發每個日子，把自己那點生命

打發完結時，便硬僵僵的躺到地坑裏去，讓蟲子把屍身吃

掉，一切便算完事了。他們皆不想怎麼樣把大部分人的生

命管束起來，好好支配到一個為大家謀幸福與光榮的行動

上去。(一族中做主子的，就不知道如何組織社會，使用民

力！)他們都在習慣觀念中見得極其懶惰，極其儒怯。用

為遮掩他們中年人的思索與行為懶惰儒怯的，就是一本流

傳在那個種族中極久遠極普遍的古書，那本書同中國的聖

經賢傳文字不同，意思相近。書中精義，概括起來共祇十

六個字，就是：

生死自然。不必求生。清靜無為。身心安泰。

那種族中中年人雖然記到這十六個深得中國老莊精義

的格言，把日子從從容容對付下去，年輕人卻常常覺得這

一兩千年前拘迂老傢伙所表示的自然主義人生觀，到如今

已經全不適用。皆以為那祇是當時的人把「生」「死」二

字對立，自然產生的觀念。如今的人，應當去生，去求

生，方是道理。可是應當怎麼樣去求生，這就有了問題。

因此那地方也產生了各種思想與行動的革命，也同

樣是統治階級愚蠢的殺戮，也同樣乘時雀起在某一時就有

了若干名人與偉人，也同樣照歷史命運所安排的那種公式，

精塌了那個民族無數精力和財富，但同時自然也就在那分

犧牲中，孕育了未來光明的種子。

其中有年青兄弟兩人，住在那個野蠻懶惰民族都會

中，眼見到國內一切那麼混亂，那麼糟糕，心中打算着：

「為什麼我們所住的國家那麼亂，為什麼別個國家又那麼

好？」

兩兄弟那時業已結婚，少年夫婦，恩愛異常，家中歡

况又十分富裕，若果能夠安分在家中住下，看看那個國家一些又怕事又歡喜生點小事的人寫出的各樣「幽默」文章，日子也就很可以過得下去了。可是這兩兄弟卻覺得這樣下去很不好，皆以為在自己菓園中，若不知道樹上所結的菓子酸到什麼樣子，且不明白如何可以把結菓極酸的，生蟲的，發育不完全的樹木弄好的方法，最好還是趕快到別一個菓園去看看。於是弟兄兩人就決計徒步到各處去遊學，希望從這個地球的另一處地方，多得到些智慧同經驗，對於國家將來有些貢獻。兩人旅行計劃商量妥當後，把家中財產交給一個老舅父掌管，帶了些金塊和銀塊，就預備一同上路。兩個年輕人的美麗太太，皆因為愛戀丈夫，不願住在家中享福，甘心相從出外受苦，故出發時，共有四個人。

兩兄弟皆明白本國文化多從東方得來，且聽說西方民族，同東方民族完全不同的做人觀念與治國方法，故一行四人乃取道西行，向日落處一直走去。

他們若想到西方的××國，必須取道一個寂無人煙不生水草的沙漠，同伴四人，爲了尋求光明，到了沙漠邊地

時，對於沙漠中種種危險傳說，皆以為不值得注意。幾人把糧秣飲水準備充足以後，就直貫沙漠，向荒涼沙磧中走去。

他們原祇預備了二十七天的糧食，可是走過了二十七天後，還不能通過這片不毛之地。那時節雖然還有些淡水，主要食物卻已剩不了多少。幾人討論到如何支持這些危險日子，卻商量不出什麼結果。這沙漠既找尋不出一點水草同生物，天空中並一隻飛鳥也很少見到，白日裏則祇是當頭白白的太陽，灼炙得人肩背發痛，破皮流血。到晚上時，則不過一羣淺白星子嵌在明藍太空裏而已。原來他們雖帶了一張羊皮製成的地圖，但爲了祇知按照地圖的方向走去，反而把路走差了。

有一天晚上，幾人所剩下的一點點飲料，看看也將完了。各人又飢又渴，再不能向前走，便皆癱癱的躺在沙磧上，仰望藍空中星辰，尋覓幾人所在地面的經度，且憑微弱星光，觀察手中羊皮製就的地圖。

兩兄弟以爲身邊兩個婦人皆倦極睡熟，故來商量此後的辦法。

哥哥向弟弟說：

「你年輕些，比我也可以多在這世界上活些日子，如今情形顯然不成了，不如我自殺了，把肉供給你們生吃，這計策好不好？」

那弟弟聽哥哥說到想要自殺，就同他哥哥爭持說：

「你年紀大些，事情也知道得多些，若能夠到那邊學得些知識，回國也一定多有一分用處。現在既然四個人不能夠平安通過這片沙漠，必需犧牲一個人，作為糧食，不如把我犧牲，讓我自殺。」

那哥哥說：

「這決對不行，一切事情必需有個秩序，作哥哥的大點，應當先讓大的自殺。」

「若你自殺，我也不會活得下去。」

弟兄倆一面在互相爭論，互相解釋，那一邊兩妯娌卻並未睡着，各人皆裝成熟睡樣子，默默的在竊聽他們所討論的一切。兩個婦人皆極愛丈夫，同丈夫十分要好，皆不想便與丈夫遽然分離。聽到後來兩兄弟爭論毫無結果，那

嫂嫂就想：

「我們既然共同來到這種境遇中，若丈夫死了，我也得死。」

弟婦則想：

「既然不能兩全，若把這弟兄兩人任何一個死去，另一個也難獨全。想想他們受困於此的原因，皆祇為路中有我們兩人，受女人累贅所致。我們既然無益有害，不如我們死了，弟兄兩個還可希望共同逃出這死海，為國家做出一分事業。」

那嫂嫂因為愛她的丈夫，想在她丈夫死去時，隨同死去；丈夫不死，故她也還不死。那弟婦則因為愛她的丈夫，明白誰應當死，誰必需活，就一聲不響，睡到快要天明時，悄悄把自己手臂的動脈用碎磁割斷，儘血流向一個木桶裏去，等到另外三個人知道這件事時，木桶中血已流滿，自殺的一個業已不可救藥了。

弟弟跪在沙地上檢察她的頭部同心房時，又傷心，又憤怒，問她：

「你這是做什麼？」

那女人躺臥在他愛人身邊，星光下做出柔弱的微笑，

好像對於自己的行爲十分快樂，輕輕的說：

「我跟在你們身邊，麻煩了你們，覺得過意不去。如今既然吃的喝的什麼都完了，你們的大事中途而止豈不可惜？我想你們弟兄兩個既然誰也不能讓誰犧牲，事情又那麼艱難，不如把無多用處的我犧牲了，救你們離開這片沙漠較好，所以我就這樣作了。我愛你！你若愛我，願意聽我的話，請把這木桶裏的血，趁熱三人趕快喝了，把我身體吃了，繼續上路，做完你們應做的事情。我能夠變成你們的力量，我死了也很快樂。」

說完時，她便請求男子允許她的請求，原諒她，同她接一個最後的吻。男子把一滴眼淚滴入她口中，她咽下那滴眼淚，不及接吻氣便絕了。

三個人十分傷心，但爲了安慰死去的靈魂，成全死者的志願，記着幾人遠離家國的旅行，原因是在爲國家尋覓出路，屬於個人的悲哀，無論如何總得暫且放下不提，因此各人祇得忍痛分喝了那桶熱血。到後天明時，弟弟便背負了死者屍身，又依然照常上路了。

當天他們很幸運的遇到一隊橫貫沙漠的駱駝羣，問及

那些商人，方明白這沙漠區域常有變動，還必需七天方能通過這個荒涼地方，到一個屬於××國的邊鎮。幾人便用一些銀塊，換了些淡水，換了些糧食，且向商人雇了一匹駱駝，一個駝夫，把死屍同糧食用具馱着，繼續通過這片沙磧。但走到第四天時，趕駱駝的人，乘半夜衆人熟睡之際，拐帶了那個死屍逃逸而去，從此毫無踪跡可尋。原來這趕駱駝的，屬於一種異端外教，相信新近自殺的女屍，供奉起來，可以保佑人民，便帶回部落去用香料製作女神去了。

三人知道這愚蠢行爲的意義，沙漠中徒步決不能跟踪奔馳疾步的駱駝，好在糧食金錢依然如舊，故無可如何祇好在當地豎立一枝木柱，上刻「凡能將女人屍體送至××國者，可得馬蹄金十塊，馬蹄銀十塊。」把木柱豎好，幾人重復上路。

走了三天，果然走到了一個商鎮，但見黃色泥室，比次相接，駝糞堆積如山，駱駝萬千，馬匹無數，人民熙熙攘攘，很有秩序。走到一座客店，安置了行李以後，就好的休息了三天。

休息過後，幾人又各處參觀了一番，正想重新上路，那弟弟卻得了當地流行的不可救藥的熱病，不能起身，把當地的著名醫生請來，診治時，方知病已無可治療，當晚就死了。

臨死時這弟弟還囑咐哥哥，應當以國家事情爲重，不必因私人死亡憂戚。且希望哥哥不必在死者身上花錢，好留下些錢財，作旅行用。且希望哥哥即早動身，免得傳染。話說完時，便落了氣。這哥嫂二人雖然十分傷心，一切辦法，自然皆照死者志願作去。把死者處置妥當，就上路了。

剩下這一對夫婦，又取道向西旅行了大約有半年光景，那男子因爲擔心國事，紀念死者，祇想凝聚精力，作爲旅行與研究旅行所得學問而用，因此對於那位同伴，夫婦之間某種所不可缺少的事情，就疏忽了些。女人雖極愛戀男子，甘苦與共，生死相依，終不免便覺得缺少了些東西。

有一天兩人在路上碰到一個因爲犯罪雙足業被削去的醜陋乞人，夫婦二人見了這人，十分憐憫，送了那乞人些

錢後，那乞人看到這一對旅行的夫婦檢閱羊皮地圖，找尋方向，就問他們，想去什麼地方，有什麼事。兩人把旅行意見如實告給了乞人。那乞人就說，他是西方××大國的人。知道那邊一切，且知道向那大國走去的水陸路徑，願意引導他們。兩人聽說，自然極其高興。於是夫婦二人輪流用一小車推動這乞人上路，向乞人所指點方向，慢慢走去。

夫婦兩人愛情雖篤，但因作丈夫的不注意於男女事情，婦人後來，便同那別足男子發生了戀愛。時間這樣東西既然還可造成地球，何況其餘？故這愛情也很自然並不奇怪。兩人皆因這秘密戀愛，弄得十分糊塗，祇想設計脫離那個丈夫。因此那別足男子，便故意把旅行方向，弄斜一些，不讓幾人到達任何城池。有一天幾人走近了一道河邊，沿河走去，婦人見河岸邊有一枝大李子樹，結實纍纍，就想出一個計策，請丈夫上樹摘取些李子。丈夫因爲河岸過於懸巖，稍稍遲疑，那婦人就說，這不礙事，若怕掉下，不妨把一根腰帶，一端縛到樹根，一端縛到腰身，縱或樹枝不能勝任，捧下河中時，也仍然不會發生危險了。丈夫相信了這個意見，如法作去，李樹枝子脆弱，果然出

了事情，女人取出剪子，悄悄的把那絲質腰帶剪斷，因此那個丈夫，即刻就墮入河中，爲一股急促黃流捲去不見了。

婦人眼見到自己丈夫沉到大河中爲急流沖去以後，就坦然同那別足男子，成爲夫婦，帶了所有金銀糧食走了。

但這男子雖已墮入河中，一時爲湍流捲入河底，到後卻又被湍流推開，載浮載沉，向下流漂去。後來迷迷糊糊漂流到了一個都市的稅關船邊，便爲人撈起，擱在稅關門外，卻慢慢的活了。初下水時，這男子尚以爲落水的原因，祇是腰帶太不結實，並想不到事出謀害。祇因念念不忘婦人，故極力在水中掙扎，才不至於沒頂。等到被人從水中撈起復活以後，檢察繫在身邊那條斷了的腰帶，發現了剪刀痕跡，因此方纔明白落水原因。但本身既已不至於果腹魚鼈，目前要緊問題，還是如何應付生活，如何繼續未完工作，爲國效勞，方是道理，故不再想那個女人一切行爲，忘了那個女人一切壞處。

——這男子因爲學識淵博，在那裏不久就得到了一個位。作事一年左右，又得到總督的信任，引爲親信。再過

三年，總督死去，他就代替了那個位置，作了總督。

婦人雖對於這男子那麼不好，他到了作總督時，卻很想念到他的婦人，以爲當時背棄，必因一時感情迷亂，故不反省，冒昧作出這種蠢事，時間久些，則必痛苦翻悔。他於是派人秘密打聽，若有關於一個被別足的男子，與一個美麗女人因事涉訟時，即刻報告前來，聽候處治。

時間不久，那大城裏就發現了一件希奇事情，一個曼妙端雅的婦人，推挽了輛小小車子，車中卻坐了一個雙脚別去剩餘隻手的醜陋男子，各處向人求乞。有人問她因何事情，從何處來，關係怎樣，婦人就說：廢人是他的丈夫，原已被別，因爲歡喜游歷，故兩人各處旅行。有些金銀，路上被人覬覦，搶劫而去。當賊人施行劫掠時，因男子手中尚有金子一塊，不肯放下，故這隻手就被賊徒砍去。路人見到那麼美貌婦人，嫁了這種粗醜丈夫，已經覺得十分古怪，人既殘廢，尙能同甘共苦，各處謀生，不相違棄，尤爲希見，因此各有施贈，並且傳遍各處，遠近皆知。事爲總督所聞，故命令把那兩個夫婦找來。總督一看，婦人就是自己愛妻，廢人就是那個身受刑的廢人，雖相隔數年，女人

面貌猶依然異常美麗。別足乞丐，則因足既被刑，手又砍去一隻，較之往昔，尤增醜陋。那總督便向婦人問：

「這廢人是不是你丈夫？」

婦人從從容容說：

「是我的丈夫。」

總督又問廢人：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在什麼地方住家？」

廢人不知如何說謊，那婦人便答：

「我們結婚業已多年，我們本來有家，到後各處旅行，路上遇了土匪，所有金寶概行掠去以後，就流落在外不能回家了。」

總督說：

「你認識我不認識？」

那婦人怯怯看了一下，便着了一驚，又仔細的一看，方明白座上的總督，就正是數年前落水的丈夫！故忽促中無話可說，祇顧磕頭。

總督溫和的說：

「你還認識得我，那好極了。你並沒有錯處。你並沒有

有罪過。如今儘你意思作去，你自己看，想怎麼樣？你可以自己說明。你要怎麼樣就照你意思作去，你可以把你希望說出來。」

那婦人本來以為所犯的罪過非死不可，故預備一死。如今卻見總督那麼溫和，故想起一切過去，十分傷心。哭了一會，就說：

「爲了把總督人格和恩惠擴大，我希望活下去。我本應當即刻自殺，以謝過去那點罪過，但如今卻祇希望總督仍舊允許我同這廢人在本境裏共同乞討過日子下去，因爲這樣，方見得你好處！」

總督說：

「你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總之如今你已自由了。」

此後這總督因爲關心祖國事情，故把總督職務交給了另外一個人，所有的金錢，贈給了那個他極愛她她卻愛一廢人的女子，便離開那都市，回轉本國了去。

故事到末了時，那商人說：

「我這故事意思是在告給你們女人的癡處，也並不下於男子。或者我的朋友還有更好的故事，提到這個問題，

我希望他故事比我的更好。」

二 彈箏者的愛

第二個商人，有一張馬蹄形的臉子，這商人麻臉跛脚，祇剩下一隻獨眼，像貌樸野古怪，接下去說：

「女人常使男子發癡，作出種種獸事，獸事中最著名的一件，應當算扇陀迷惑山中仙人的傳說。我並沒有那麼美麗駕空的故事，但我卻知道有個極其美麗的女人，被一個異常醜陋的男子所迷惑，做出比候補仙人還可笑的行為。」

這故事在後面。

副官宋式發，年紀青青的死去時，留給他那妻子的，祇是一個寡婦的名分，同一個未滿週歲的小雛。這寡婦年齡既還祇有二十歲，像貌又復窈窕宜人，自然容易引起年輕男子的注意。誰都希望關照這個未亡人，誰都願意繼續那個副官的義務和權利。因為許多人皆盼望接近這個美貌婦人身邊，想把這標致人兒隨了副官埋葬在土中的心，用柔情從土中掏出，使盡了各種不同方法，一切還是枉然徒

勞。

愚蠢的誠實，聰明的狡猾，皆動不了這個標致人兒的心。

她一見到這些齊集門前獻媚發癡的人，總不大瞧得上眼。覺得又好笑又難受，以為男子皆那麼不濟事，一見美貌紅顏，就天生祇想下跪。又以為男子中最好的一個，已經死去了，自己的愛情就也跟着死去了。

過了兩年。

這未亡人還依然在日光下如仙，在日光下如神，使見者目眩神迷，心驚骨戰。愛她的人還依然極多，她也依然同從前一樣，貞靜沉默的在各種詞談各種奉承中打發日子。她自己以為她的心死了，她的心早已隨同丈夫埋葬在土中去了。她自己不掏出來，別人是沒有這分本領把牠掏得出來的。

到後來，一些從前曾經用情欲的眼睛張望過這個婦人的，因愛生敬皆慢慢的離遠了。為她唱歌的，聲音皆慢慢的啞了。為她作詩的，早把這些詩篇抄給另外一個女子去了。

有一天，從別處來了一個彈箏人，常常抗了他那件古怪樂器，從這未亡人住處門前走過。那樂器上十三根銅絃，撥動時，每一條銅絃皆彷彿是一張發抖的嘴唇，靠近那個年輕婦人的心胸。聽到這種聲音時，她便不能再作其他什麼事情，祇把一雙曾經爲若干詩人嘴唇夢裏遊踪所至的纖美手掌，扶着那個白白的溫潤額頭。一聽到箏聲，她的心就跳躍不止。

她愛了那個聲音。

當她明白那聲音是從一隻粗糙的手抓出時，她愛了那隻粗糙的手。當她明白那隻粗糙的手是一個獨眼，麻臉，跛足的人肢體一部分時，她愛了那個四肢五官殘缺了的廢人。她承認自己的心已被那個殘廢人的箏聲從土中掏出來了。她喜歡聽那箏聲。久而久之，每天若不聽聽那箏聲，簡直就不能過日子了。

那彈箏人住處在一個公共井水邊，她因此每天早晚必借故攜了小孩來井邊打水。她又不同他說什麼。他也從不想到這個美麗婦人會如此喪魂失魄的在祕密中愛他。

如此過了很多日子。

有一天她又帶了水瓶同小孩子來取水，一面取水，一面聽那彈箏人的新曲，當她把長繩絡結在瓶頸上時，所絡着的不是瓶頸，竟是那小孤雛的頸項。她一面爲那箏聲發癡，一面把自己小孩放下深井裏去，浸入水中，待提起時，小孩子早已爲水淹死了。

附近的人知道了這件事時，皆跑來觀看，卻皆不明白爲什麼這婦人會把自己親生小孩殺死。或以爲鬼神作祟作出這事？或以爲死去的副官十分寂寞，故把兒子接回地下去，假手自己母親，作出這事。又或以爲那副官死後，因明白婦人過於美麗年輕，孀居獨處，十分可憐，故促之把小孩子弄死，對舊人無所繫戀，便可以任其改嫁。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卻無一人想像得出這事真正原因。

那時彈箏人已不彈箏了，抱了他那神祕樂器，欹立在一株青桐樹下。有人問他對於這事情的意見：

「先生，你說，這是怎麼的？」

那彈箏人說：

「我以爲這女人愛了一個男子。世界上既有因受女人美麗所誘惑而發昏的男子，也就應當有相同的女人。她

必爲一個魔鬼男子先騙去了靈魂，現在的行爲，正是想把身體也交給這魔鬼的！」

「這魔鬼屬於某一類人？」

那彈箏人聽到這種愚蠢的詢問，有點生氣了，斜睨了面前的人一眼，就閉了隻獨眼說道：

「你難道以爲女子會愛一個像我這種樣子的男子麼？」

那人看看說來無趣，便走開了。至於這彈箏人；當然是料不到婦人會爲他發癡的。

到了晚上，彈箏人正獨自一人閉着眼睛，在月下彈箏，婦人就披了一件寢衣去找他，見到他時，同一堆絮一樣，倒在他的身邊。彈箏人聽到這種聲音，吃了一驚，睜開獨眼，就看到一堆白色絲質物，一個美麗的頭顱，一簇長長的黑髮。彈箏人趕忙把這個暈了的人抱進屋中竹牀上，藉月光細細端詳一下面目，原來這個女子就是日裏溺死嬰兒的婦人，再想做她的那件衣服，讓呼吸方便一點時，稍稍把那衣服一拉，就明白這婦人原來是一個光光的身體，除了寢衣什麼也沒着身！那彈箏人嚇呆了，不知如

何是好。

婦人等不及彈箏人逃走，就霍然坐起，把寢衣御下，伸出兩隻白白的臂膊抱定那彈箏人頸項了。

她告給了他一切祕密，她讓他在月光下明白她如何美麗。

但他終於因爲嚇怕棄卻了女人同那件樂器，遠遠的逃走了，而她後來卻縊死在那間小屋裏。

三一 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愛

第三個商人像貌如一個王子，他說：

我的故事雖然所說到的還是女人，這女人同先前幾個女人或者稍微不同一點。我的故事同扇陀故事起始大同小異，我要說到的女人，卻似乎比扇陀更能幹一些，但也有些地方與其餘故事相同，因爲這女人有所愛戀，到後便用身殉了愛。她愛得更希奇，說來你們就明了。

與扇陀故事一樣，同樣是一個山中，山中有個隱居遼世脩道求真的男子，搭了小小茅棚，住在山中。不問世事。這隱士小便時，有一隻雌鹿來舐了幾次，這鹿到後來便生

了一個女子，像貌端正嫺雅，美麗非常。這母鹿所生孩子一切如人，僅僅兩隻小腳，精巧纖細，彷彿鹿腳。隱士把女孩養育下來，十分細心，故女孩子心靈與身體兩方面，皆發展得極其完美。

女孩子大了一些，隱士因為自己是一個舊時代的人物，擔心自己的頑固褊持處，會妨礙這女孩的感情接近自然，故特別為女孩在較遠住處，找尋到一片草坪，前面繞有清泉，後面傍着大山，在那裏造一簡陋房子，讓她住下，兩方面大約距離三里左右，每天這女孩子走來探望隱士一次，跟隨隱士請業受教。每次來到隱士住處讀書問道，臨行時，隱士必命令她環繞所住茅屋三周，凡經這個女孩足跡踐履處，地面便現出無數蓮瓣。

隱士從女孩腳跡上，明白這個女孩，必有夙德，將來福氣無邊，故常為她說及若干故事，大都皆為另一時節另一國土女子在患難中忍受折磨轉禍為福故事。女孩聽來，祇知微笑，不能明白隱士意思。

有一天，國王因為國家大事，無法解決，親自跑來隱士住處領教，請求這個積德聚學的有道之人，指點一切困

難問題。到了山中隱士住處之後，見到隱士茅屋周圍，皆有蓮花瓣兒痕跡異常美麗，國王就問隱士：

「這是什麼？」

隱士說：「這是一個山中母鹿所生女孩的腳跡。」

國王說：「山中女子，真有美麗如此的腳跡嗎？」

「你不相信別人的，就應當相信你自己的。國王，那

你以為這是誰的腳跡？」

「假如這個山中真有如此美麗腳跡的人，不管她是誰

生的，我皆將把她討作王后。」

「凡世界上居上位的皆歡喜說謊，皆善說謊。」

「我若說謊，見到這個女人以後，不把她娶作王后，天殺我頭，你若說謊，無法證明這是女人的腳跡，我就割下你的頭顱。」

隱士眼見到這個國王血脈憤興，大聲說話，卻因為這裏一切皆為事實，難於否認，故當時祇微笑頷首而已。

時間不久，住在另外一個地方的女孩又跑來了，一見隱士身邊的國王，從服飾儀表上看來，就明白這個人是歷史上所稱的國王，就溫文爾雅，為隱士與國王行了個禮，

行禮完後，站在旁邊不動。這女孩既然容貌柔媚，並且知書識禮。國王有所問時，應對周詳，辭令端雅，國王十分中意，當場就向那個女孩求婚。他請求女孩許可，讓他成為她的臣僕，把那戴了一頂鑲珠嵌寶王冠的頭，常常俯伏在她膝邊。

女孩子那時年齡還祇一十六歲，第一次見到陌生男子，且第一次聽到國王這種糊塗的意見，竟毫不覺得希奇。她即刻應允了這件事，她說：

「國王，既然你以為把王冠擱在我的膝下使你光榮幸福，你現在就可照你意思作去。」

那國王得了女人的愛情以後，就把女人用一匹白色大馬，馱回本國宮中。選擇吉日良辰舉行婚禮。

結婚以後，這個女人，便被國王恩寵異常。一月以後，為國王孕了個小孩，將近一年時節，所孕小孩應分娩了，真忙壞那個國王。自從這山中女孩入宮後，專寵一宮，因此其他妃嬪，莫不心懷妬嫉。故當女孩生產一個極大肉球

時，就有人在暗中私把王后所生下的取去，換了一副豬肺，國王聽說產婦業已分娩，走來詢問，為其他妃嬪買通的收

生婦人，就把那一堆豬肺呈上，稟告國王，這就是王后所生產的東西。國王聽說有這種事情，十分憤怒，即刻派人把那王后押送出宮，恢復平民地位。

這女孩因為早年跟隱士學得忍受橫逆方法，當時含冤莫白，祇得忍痛出宮，出宮以後，就匿名藏姓，且用藥水把自己像貌染黑，替大戶人家做些雜務小事，打發日子。因為從自宮中，禮儀嫻習，性情又好，故深得主人信任，生活也不十分困難。

那個國王，自然就愛了其餘妃嬪，把山中母鹿所生的

一個漸漸忘掉了。
當王后所生養的肉球下地時，隱藏了這肉球的先把牠放在鍋中，好好煮了一陣，估計烈火業已把牠爛爛了。就連同那口鍋子，假稱這是國王賞賜某某大臣的羊羔，設法運送出宮。出宮以後，就擡到大江邊去，乘上特備的小船，搖到江中深處，把那東西全部傾入江中，方帶了空鍋回宮覆命。

這肉球載浮載沉一直向下游流去，經過了七天七夜，流到另外一個地方，為一個打漁的老年人絲網撈着。漁人

把網提起一看，原來是個極大肉球。把肉球用刀剖開，則裏面有一朵千瓣蓮花，每一花瓣，皆有一個具體而微非常之小的人，祇聽到那些人說：

「快把我送進你們國王那邊去，你就可得黃金千塊，白銀千塊。」

漁人不敢隱瞞下去，故即刻用絲網兜着那個肉球，面見國王，且把肉球呈上。那國王正無子息，把肉球弄開一看，果然希奇，因此就賞了漁人金銀各一千塊，漁人得了賞賜，回家作封翁去了，不用再提。這肉球中小人，卻因為在日光空氣與露水中慢慢長大，為時不久，就同平常小孩一般無二了。另外這個國王於是憑空多了一千個兒子，上下遠近，皆以為這是國王積德，上天所賜。

這一千小孩到十六歲時，莫不文武雙全，人世少見。到了二十歲時，這一千個兒子，便被國王命令，派遣到鄰國去戰征，各人騎了白馬，穿戴上棕色皮類鍍銀甲冑，直到另一國家皇城下面挑戰。凡個人應戰的莫不即刻死去，凡部隊應戰莫不大敗而歸。這樣一來，竟使城中那個國王，無計可施。

官家方面等待到自己無計可施時，於是就各處貼上布告，招請平民貢獻意見，且懸了極大賞格，找尋能夠擊退外敵的英雄。

山中母鹿所生的那個女人，知道這是自己的孩子，無此胡鬧。便穿了破舊衣服，走到國王處去說明，她有退兵辦法，請求許可儘她上城一試。得了許可，走上城去，那時城下一千戰士，正在躍馬挺戈，辱罵挑戰，但見城上大旗子下，站了一個穿着襤褸像貌平常的婦人，覺得十分希奇，就各自勒着韁勒，注意婦人行爲。

那女人說：

「你們這些小東小西，來到這裏胡鬧什麼？我是你們的母親，這異國王是你們的爸爸，還不去下刀槍，跳下白馬？」

其中就有人說：

「你說你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個證據。」

女人囑咐各人站定，把嘴張開，便探出雙乳，用手將乳汁擠出，乳汁便向下射去，左邊計分爲五百道，右邊也分爲五百道，一千戰士口中，莫不滿含甜乳。這一千戰士

業已明白城上婦人卽爲生身母親，故放下武器，投地便拜。

一切弄得明白清楚以後，兩國戰事，自然就結束了。

兩個國王因爲這一千太子生於此國，育於彼國，故到後就共同議定，各人得到五百兒子。至於那個母親，自然仍爲這二千兒子的母親。且仍然回轉到王宮中作了王后。二十年來使這王后蒙受委屈的一千婦人，因爲當時還同謀煮過太子，便統通爲國王按照國法捉來放到火中用柴火燒死了。

但當初那個山中母鹿生養的女人，其所以能夠在委屈中等待下去，一面因爲受得是隱士薰陶，一面也正因为自信美麗，以爲自己眉目髮爪，身段肌膚，莫不是世所希少的東西，國王旣爲這分美麗傾倒於前，也必能使國王另外一時想起牠來，使愛情復燃於後。因此所遭受的，卽或如何委屈，皆能忍耐支持下去。如今卻意料不到有了一千兒子，且正因爲這一千兒子，能夠恢復她那個原來地位。但她同時卻也明白了她其所以受人尊敬處，祇是爲了這一羣兒子。且明白了她如今已老了，再也不能使那個國王，或

其他國王，把戴了嵌寶鑲珠王冠的尊貴頭顱，俯伏到她的腳邊了。她明白了這些事情時，他竟覺得非常傷心。

她想了七天，想出了一個計策。同國王早餐時，就問

國王說：

「親愛的人，你還記不記得我在山中時節的樣子？」

國王說：

「我怎麼不記得？你那時真美麗如仙！」

「親愛的人，你還記不記得你向我求婚時節的種種？」

「我記得十分清楚，我爲你美麗如何糊塗。」

「親愛的人，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結婚以後出宮以前那

些日子的生活？」

「我同背誦我自己最得意的詩歌一樣，最細微處也容易忘記。你當時那麼美麗，這種美麗影子，留在我心中，就再過二十年，也光明如天上日頭，新鮮如樹上菓子！」

女人聽到國王稱讚她的過去美麗處，心中十分難受，

沉默着，過一會兒就說：

「我被仇人陷害出宮，同你離開二十年，如今幸而又

回到這宮中來了，一切事實料想不到。我從前那些仇人皆

爲你燒死了，現在卻還有一個最大的仇人，就在你身邊不遠。我已把這個仇人找得。我不想你追問我這仇人姓甚名誰；我祇請求你宣布她的死刑，要她自盡在你面前。你若愛過我，你答應了我這件事。」

國王說：

「就照你意思做去，即刻把人帶來。」

這女人就說她當親自去把那仇人帶來。又說她不願眼見到這仇人自殺，故請求國王，仇人一來，就宣布死刑，要那個人自殺；不必等她親自見到這種殘酷的事情。

果然不到一會，就有個身穿青衣頭蒙黑紗手脚自由的

犯人在國王面前站定了，國王記起王后所說的話，就說：

「犯罪的人，你應該死了，你不必說話，不必分辨，

擊了這把寶劍自刎了罷。」

那黑衣人把劍接在手中，走下階去，在院子中芙蓉樹下用劍向頸子一勒，把血管割斷，熱血泛湧，便倒下了。

國王遣人告給王后，仇人已死，請來檢視，各處尋覓，皆無王后踪跡。等到後國王知道自殺的一個仇人就是王后自己時，檢察傷勢，那王后業已斷氣多時了。

那王后自殺後，國王才明白她所說的仇人，原來就是她自己的衰老。她的意思同中國漢武帝的李夫人一樣，那一個是臨死時擔心自己醜老不讓國王見到，這一個是明白自己醜老便自殺了。

爲漢家五小哥輯自法苑珠林

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成於青島

詩三首

陳江帆

戀女

我底戀女在荔園，
她似五月的荔枝——
荔枝沒有她的悒快味。

可是我哀愁着，
像明珠投在闇水裏，
蘊着馥郁的戀情。

也許有人說我大狂顛，
待荔枝褪了紅，
果樹下唱着牠的五月。

夏的園林

悵惜欲墜的葡萄嗎？——
晚服的少女，在園林下。

年青人從園外走過，
唱着一串悅耳的歌曲，

默默地向她調情，
還捧着一串梅蘿香，
默默地問她要不要？
晚服的少女，
卻掩着笑臉。

晚風迴旋着，
將輕的羽翼載在海上吧。

在夏的園林下，
——梅蘿香的主人呢！
銀鬢的姑娘，
抱着正熟的葡萄，家去。

你可喜歡迴旋嗎？
我底戀是秧尖繡的海。

秧尖繡的海

你是我戀的晚風了，
當你閉着有點懶的眼睛。

無數的秧尖繡的海啊——
夏的田。

蘇俄的藝術的轉換

侍桁譯

（這是在蘇俄的德人 Richard Lewinsohn 博士對於新俄的藝術的觀察，他是想證實俄羅斯作家與藝術家們，已經拋棄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宣傳，而再返回到他們的國家的傳統，但其表現的方式，是要能指示出蘇維埃制度的不斷的勇氣的。本文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號的 "The Living Age"）

—

在蘇俄每一個人對於任何批評都可以用這樣的話來回答的，祇要有戰爭狀態的存在，不是勝利便是敗北，不是成功便是失敗，不是前進便是後退，不是正面衝鋒便是側面襲擊。現今是反資本主義的戰爭——那假想的敵人在俄

羅斯已被掃除了；現今是反抗這最後的怠業的敵人的戰爭——如果實際他們已經不再存在也必要設想他們是存在的；而且現今是反抗對我們加以威嚇的外國的敵人的戰爭。從前這敵人是美國；現在這敵人是日本；將來這敵人又將是那國呢？不過現今的戰爭，主要地是反抗古式的手法，而獲得現代的技術，反抗現實而創造一種理想，換一句話說，便是創造一種新的現實。一切的宣言都是用的軍事的語言，而且戰爭的隱語是佔有新聞紙的全部。能幹的工人們如接受了困難的工作，是被稱為「突擊團」；如果他們比所指定的作了更多的工作，他們是完成了「突擊的工作」的。爆發爐的完成是作為「烏拉爾前線的勝利」而慶祝的；一個新煤礦的開發，是喻為「東涅慈流域的穿

通」。

高級的軍事首領，是喜歡把經濟的建設譽為有力的軍事戰爭。但四年是一個很長的時期，而且新五年計劃正在開始，爲了新的需要而作新的鬥爭。雖然在軍委會的經濟的畫圖上，那進步是從來沒有的迅速，然而按心理分析地講來，那生活是好如斯達裏的戰爭一樣。就是那些最健強的戰士都希望一次有些微時間的休假。祇有戰鬥的精神是不夠的。休息和遊戲是不可缺少的。就連在前線上也必要有它的劇場。無論怎樣兢兢業業的勞動的園地，有時會成灰暗的。它必要多少加以光彩。這便是在今天的俄羅斯那人文政治的自由主義所以出現的最主要的原因。

一個人給自己一兩小時不關任何政治思想的娛樂，現今已經不再被人覺着是可恥的事了。一個人不必再穿着破大衣壞靴子走進歌舞場中去，以表明他是一個純粹的普羅列塔利亞。一個人甚至可以穿一雙很好的白鞋，然而仍不失爲一個良好的黨員。簡而言之，現在又是允許一個人給自己的儀表以相當的注意了。婦女們是以最經濟的而最有效力的辦法修飾自己。就連男人也比以前看着更活潑多

了。在街道上那種職工的外衣是漸漸地少，而背心之類的衣服漸漸的多起來了。最多的人們是買不起兩套衣服，可是當他們出門的時候，他們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這種情形，若以歐洲的標準來測量的話，多少有點像貧窮的小資產階級的郊外的樣子。無論如何，與從前對比起來，是相差太遠了。

二

不祇衣服是改變了。音樂從來沒有從娛樂的場所完全消失去，而現在更是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了。最小的酒館都有很好很大的樂隊，這和那空闊的酒館同樣是非物質的高尚的消閒品。而且從社交的立場講來，更重要地是人們又能跳舞了，不是祕密地在外國旅館的屋頂花園上，而是在公開的舞場裏，在娛樂的公園裏，在勞動者的俱樂部裏。在革命後的最初的十年間，社交跳舞是作爲布爾喬亞的惡德而被禁止的。跳舞被認爲是不自然的，墮落的徵候，可是現在一個共產主義者大笑着對我講，「那些主張禁止跳舞的黨員們，是些老傢伙，他們已經不再需要跳舞了，

但是我們年青的人是要跳舞的。」

舞臺的發展也是同樣的。歐洲的歌舞劇，有一個時候是作為資本主義的腐敗的表現加以禁止的，或者在頂好的時候也要加進政治的諷刺的成份才被允許的，可是現在歌舞劇卻非常光榮地又出現了。美國式的舞蹈的小歌劇也有了。如果爵士音樂是不像在西方那樣流行的話，那祇是因為必需的樂器還在缺少的緣故。無線電播音也比以前更輕妙更愉快的了。電影——關於有聲和無聲影片之間的困難還沒有完全地克服——是唯一的肯放手政治的作用的娛樂的形式。

西方的娛樂和遊戲的復活，不是偶然發生的。如果其中是加了一些改變的話，那也定是免除不了的。宗教的廢除，是得到了驚人的成功，因為人民是創設了一種對於生活的新的態度，而以政治領袖的尊敬代替了宗教的熱狂。但是在長期的政治的進行中；遊戲的本能是得不到滿足了，而且一切的向着這方面進行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宣傳，都是徒然無效的。現今在俄羅斯已經公開的承認，在娛樂的領域裏也能，在嚴重的藝術的領域裏也能，一種真實的普羅

列塔利亞的風格還是沒有創造出來的。

那在革命後的最初的幾年間獲得到世界的聲譽的俄羅斯革命的劇場的藝術，——其中梅葉霍爾特和泰羅夫的重形式的語辭，主要的部份是在革命前的時代產生的——是過於唯美的，過於理知的，雖然其中也有滑稽舞蹈和通俗的要素。從那時起，在俄羅斯有無數百萬人看過這種藝術，而且想法模倣它，但一般的趣味並沒有被它改變。西歐的人民，因為受了蘇俄劇場的新產物的感印；幾乎不能確實知道是剩下了多少尚沒有完全改變。

特別是俄羅斯人所最喜愛的歌舞劇，是沒有受到革命藝術的努力的影響。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有三家歌舞劇場，每晚是按着傳統的風格演着古時的歌舞劇，而且在較大的內地城市裏，也是同樣，兩個最重要的現代俄羅斯的音樂家，斯特拉溫斯基與普羅珂微葉夫，作為逃亡者而居住在法國。在音樂上新俄還是緊緊地把持着它的舊傳統，就是在今日，茶義珂夫斯基時代的資產階級的歌舞劇，仍是在演奏目錄上佔有主要的地位，同時比柴特的「喀爾門」與顯諾德的「浮士德」是聯綿不斷地受着情熱的歡迎。在列

寧格勒，瓦格納的「尼貝龍的傳說」，經過了長期的公開討論之後，是預備上演了。一些革命脚本的通俗歌舞劇的上演的企圖，是沒有獲得大眾的讚揚。就連古典的俄國戲曲，都能得到重要的地位，這使我回想起那所謂巴黎人的「法國喜劇」"Comédie Française"。在寧格勒，現季節的藝術的事件，便是古典的亞力山大劇場의 百年的慶祝。

三

那成爲俄羅斯的特殊的藝術形式的「巴萊舞」(Bal-let)，是完全地滲透着傳統的精神。「布爾喬亞」這個字，在這裏是成爲革命的詛咒的。那在所有的俄國歌劇劇場每週演兩三次的長篇的巴萊舞，是在世界的任何處都尋不出那樣完整的衆所歡迎的藝術。它們和柏林的克羅爾的歌舞劇或威廉二世時代的巴萊舞表演同樣地是與「文化的布爾協微主義」很少有關係。在莫斯科上演的這種歌舞，充其量祇能與巴黎的大歌劇相等，是莊嚴的顯示與完整的技巧，滿載着過往的灰塵。這種尊嚴的優雅和過往時代的光

彩，對於全部的普羅大眾，如對於從前坐在俄皇包箱裏的宮廷社會一樣地，是得到非常地歡迎。當莫斯科的「歌舞之花」的賽門諾瓦被數百穿着細紗的舞女圍着出場，走起她的小步，對着聽衆拋着吻的時候，便有熱狂的歡喜和喝采聲迎接了她。從克萊姆林來的紳士們會是毫不躊躇地也來賞識這過往的光彩。斯達林自己也時常享受這種觀景，而且像他的周圍的勞動者們一樣地大聲地拍掌和喝采。因爲他知道藝術的革命的觀念，祇是一種詞語的修飾，至少在現今，都是無需必要與政治革命比肩的。

斯達林會說，莫斯科的藝術團體現今是在懦弱地囁嚅着：「普羅列塔利亞是在熱烈地渴望着裝飾。」從這種意見引起了那有名的「裝飾的法令」，在過去的一年，我們可以看見政府的官員們以花朵和其他的裝飾品裝璜了公共場所，車站與休息的地方，使得這些地方看着更覺可愛。這種法令，是以斷然的布爾喬亞的方式熱烈地實行了。街路建築的實驗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這就如西歐的立體派與未來派祇能在廣告上固執着是一樣的了。在雄大的藝術上，這些市民戰時期之後馬上就消失了，而代以傳統的自

然主義。最近，列寧的古典的主張又再現了，一些完全傳統的建築已經建設起來。

在新的工業的城市裏，那些建築家們對於任何方面都會是自由處理的，他們固執着新寫實主義，而以一極勇敢無忌的態度，解決了他們的難題。當改塑舊建築的這問題起來的時候，而且當莫斯科克萊姆林已經作過了的時候，他們極仔細地推論到，與其毀壞了歷史的形式，還不如保持傳統的精神的。

許多外國的藝術家，因為希望能夠脫離開傳統的模倣而完全自由地工作着，才到俄國來，他們是得到了非常地失望。一位最有名的德國的建築家，他曾在俄國工作了幾個月，很坦白地向我表示了他對於政府的藝術的保守態度的不滿。鐘擺是向着這方面搖得太過了，對於新思想的任何傾向幾乎完全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不能從這些不可否認的傾向，而便推論蘇俄是正在返回到古式的傷感的藝術嬉戲去的。西歐國度所會走過來的，是不會再實現的了。但是一種新趣味的發展，是需要勞苦的教育工作，而這種工作現在是不能高於一切地

過重地加在大衆的身上。非常熱心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究想使大衆認識藝術教育學，而同時又輕蔑以前的一切的時代，在今天祇是能得到滑稽的效果。在莫斯科的典型的現代的美術展覽，也是同樣的，薩金的蒐集，在每一間屋子裏都掛着一個揭示板，那表上是按着經濟的歷史而分繪畫的每一期。那分期是形成這樣的：魯諾瓦（Reinold）——工業的布爾喬亞的時期；塞藏諾（Sazanov）——激烈的工業化的時期；凡·戈（Van Gogh）——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第一階段；馬蒂賽（Matisse）極端的帝國主義的發展的時期。

從高等機關已經發下了一道命令，停止了那熱心的布爾喬亞文化官員們的術學的愚行，這些官員們從前連文學的領域也要干涉的。這種命令是今年發下來的。現在更新鮮的空氣是可以吹進來了，這一步是證實政治的穩定，是實現到人們在工作之後是應當休息的，不能使一個人在一天裏作過份的事。在革命後的最初的幾年，那文化的條文是「凡是適當的便可允許」，而實際上真實的普羅列塔利亞所能享受的大抵都很少能是適當的。現今，那文化的條文是「凡是能結以快樂的便可允許了。」

還鄉

巴金

一

沒有一點風。連樹木也不作聲。六月的天氣熱得人快要透不過氣來。太陽高高地坐在天空裏，沒遮攔地把氣直吐在唐敬的白通帽上。炙熱的陽光燒着他的瘦長的身子。汗珠一點一滴地從他的額上滴下來，使得他時時摸出手帕去揩拭。他的左手提了一個小藤包。那乾燥的土地在他的疲勞的腳下喘息似地發出陣陣的熱氣。但他並不停住脚步，他祇願繼續往前走。

唐敬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有着一張橢圓形的臉，那已經被日光曬成了褐色，祇有一對眼睛是明亮的。他的眼睛看見的事情多着呢。這地方在他的眼睛裏並不是

陌生的。那一塊一塊的稻田，那深黃色的土壤，那幾枝荔枝樹，那一條小河，都是牠們的老朋友。還有迎面山上的一座塔也沒有改變，塔下面就是他的家鄉，那裏他已經有六年沒有回去過了。

這家鄉似乎具有着一種可以制服他的魔力，把他牽引着向他走去。過去二十多年的生活就像生根在土地裏一般，而且長出了株藤繫住他的心，雖然他飄過海，翻過山，雖然他在另一種環境裏度過了六年的光陰，但是他的心卻還被繫在他的鄉村裏，那一株藤還緊緊地纏繞着牠。所以他終於被拉回到家鄉來了。

他的身體經過長久的路程而變得疲倦了，但他的心卻是快樂的。當他的腳踏在那熟識的泥土路的時候，土壤的

香味一股一股地衝進他的鼻裏，他的全個身子，都因愉快而顫動了。這不是夢。他是從這鄉村裏出來的，現在又回到這鄉村裏來了。這鄉村的景物就像在展示他的一頁一頁的過去生活。他生長在這鄉村，而且他的血管裏也流着這鄉村的血，這鄉村好像在呼喚他。他的血因了這呼喚，而沸騰起來了。

他一步一步地逼近了那座塔。他看見了塔上的五層的洞門。這塔，他從前時常爬到牠的頂上去。他的鄉村就在塔下面，翻過山坡就是他的家。他記得很清楚。這一切似乎還沒有變更。甚至那些樹木也綠得和從前一樣。

他走到了河邊，就站在一株大榕樹下面，等候渡船。船正從對岸搖過來。有幾個鄉民坐在樹下歇涼，把擔子放在旁邊。情形和從前沒有兩樣。那些人的面孔他也彷彿認識。他們帶笑地談着閒話，那話題他了解，但他們說的卻是他從前十分熟習的語言，他和這種語言已經隔離了六年，現在牠進了他的耳裏卻變得異常親切的了。

在他的腦筋裏就慢慢地顯現了他的母親的胖臉和他的哥哥的三角臉。這兩個面孔對於他是很親切的。他快活地

微笑了。他們決不會料到他今天就會到家，這是一定的！他有三四個月不會寫信回家了。然而這事情會使他們高興！

渡船向岸邊靠過來。幾個鄉民和農婦急忙上了岸，另外幾個鄉民就走下船去。他擠在他們中間，站在船板上，看着船離了岸，不到一會兒功夫他的腳就踏在對岸的土地上了。

他現在到了他的鄉村了。一條曲折的小路可以把他引到家裏，這小路旁邊種了不少的葵樹，也有好幾株荔枝。纍纍的紅色菓子在綠葉叢中垂下來，這些荔枝已經熟了。他從前離開家鄉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荔枝熟的時候。

他在小路上大步走着，他已經轉了兩個灣，還沒有遇見一個人。但是他看見那磚樓了。那個高聳的白色的建築在他的眼前露了一個頂，卻祇有一個。他用眼睛找，也沒有看見另一個，他繼續走了一會兒，他卻有些兒奇怪起來了。他親眼看見人們建築了兩個磚樓，那時候花去了的好幾萬元，還是由各家攤派的。誰都知道主持這事情的人發了財，卻沒有人敢出來說話。兩個磚樓隔得很近，人走進

這個鄉村，最先看見的就是這兩個礪樓，這兩個礪樓吸了不少的人的血，村裏的人不能夠忘記牠們。

無疑地礪樓是少去一個了。爲什麼？這疑問存在他的心裏。他走過一個小廟，廟旁邊有好些人光赤着身子在砍樹。一株榕樹已經被砍掉了，祇剩了一個光禿的根，那傷痕還很新鮮。另一株樹身上被砍了一個缺口，但樹還沒有倒下來，枝上的綠葉很新鮮，很活潑地搖動着，沒有一點死的表徵。兩個鄉民拿着斧子輪流地繼續在砍牠。

他站在旁邊看了半晌，心裏又生出了疑惑，終於忍不住問起來：「朋友，你們把這些樹砍掉了做什麼用？」

鄉民就停了斧子，全都奇怪地看着他，好像都知道他是一個新從外面回來的人。一個人慢慢地回答道：「唐鄉長要在這裏造洋房。」

「唐鄉長？」他疑惑地唸着，他想該不是唐錫藩罷。

「唐鄉長，唐錫藩鄉長呀！」一個鄉民回答道，有些奇怪他連唐錫藩也不知道。

唐錫藩，他知道這個人。現在還是他在做鄉長！他在這鄉村裏做了好多年的鄉長了。他以前並沒有錢，現在卻

要造洋房了！

這樣一想，唐敬的心上那快樂的顏色就漸漸黯淡起來。似乎從這一件事情裏他看見了別的許多事情。他不再發問了。就一直往前走，他相信到了家他就可以知道一切。

路沒有什麼改變，他完全認識。在路上他遇見一些鄉民，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他們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他們都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他們。在比較僻靜一點的路口，常常有五六個鄉民聚在一起，帶着緊張的面孔，在低聲商量什麼事情。

他經過了礪樓旁邊。一個礪樓聳立在那裏，另一個就祇剩了座石。原來那一個是被拆卸了的。爲什麼緣故，他卻不知道。

他走進了比較熱鬧的街市。豬在路上跑。石板道旁邊露了一段溝，許多穢物，就堆在溝裏，被太陽整天曬着，就發出一股刺鼻的怪味。

變了！許多事情都改變了！在這個鄉村裏他如今完全成了一個陌生的人！唐敬不能不深切地這樣感覺到。

「喂，敬，是你？」一個粗暴的聲音衝進他的耳裏，他的膀子被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了。

他吃驚地注意地看那人，他馬上認出來站在他面前穿着一身香雲紗衫褲的漢子正是他的哥哥。唐義帶笑地望着他，接連說：「你回來了！你果然就回來了！想不到這樣快！」

「義！你居然認識我！我倒沒有看見你！」唐敬高興地說，他緊握着他的哥哥的手。

「我當然認得你。你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祇要我碰見你，你就逃不過我的眼睛！」唐義得意地說，笑容堆滿在三角臉上。他的眼睛和唐敬的一樣，是很明亮的。

「敬，你回來得正好！我正需要幫忙的人。我們這幾天鬧得正起勁！」唐義接着說下去，看他那神情，好像恨不得把他的一肚皮的話全都馬上說給他的兄弟聽。

「什麼事情？你在幹什麼事情？我問你為什麼把那磚樓拆了一座？」唐敬對於哥哥的話有點莫明其妙，便急忙用這問話打斷了他，這時候他又想起了磚樓的事情。

「磚樓？那是唐錫藩他們搗的鬼！他們說風水不好，

一定要把磚樓拆掉，又花了好幾千元！唐錫藩自己又賺了不少，丟那媽！」唐義說着，就把嘴張開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現在要造洋房了，」唐敬氣憤地冷笑說。

「豈但造洋房，他今年就買了兩個小老婆！」唐義說着，他的臉色就改變了，他把眉毛豎起，眼睛裏冒着火。

「他把錢賺夠了！做了這麼多年的鄉長！這一次我一定要把他弄掉！我們正在和他幹！你回來得正好！」他說到這裏就在唐敬的肩頭猛然一拍。

「我們回家去罷，媽媽一定高興看見你。她很怪你許多年不回家，你就祇有這一點東西嗎？你的行李呢？好，把牠遞給我來提。」他就從唐敬的手裏接過了那一個小藤包。

「行李還在城裏，現在又用不着。過幾天再去搬。」

「不要緊，我們這裏天天有人到城裏去，我叫人去給你搬來；你祇要告訴我行李放在什麼地方。」

這樣他們兩弟兄就並肩走過這街市，進到左邊的一個巷子裏去了。在他們的後面有一個短小的瘦漢子跟隨着，他們卻完全不覺得。這漢子的面容很奇怪，舉動很謹慎，

在腰間短衫下面突出來一件堅硬的東西。

二

第三天是舊曆十三日，十五就是選舉鄉長的日子。早晨落了一陣雨，過後太陽就從雲縫裏跑出來。天氣比平日稍微涼爽一點。

唐義和唐敬在家裏陪着母親吃了飯，大家坐在天井裏講閒話。時候不過十點多鐘。

忽然外面跑進來一個年青人，氣咻咻地對唐義說：

「大哥，快去，他們在祠堂裏等你！區公所已經把——選舉籌備員派定了。兩個都是唐錫藩方面的人。」這年青人叫唐慎。是唐義的同鄉兄弟，新近做了這鄉的小學校長。

唐義把眉毛一豎，臉色一變，猛的站了起來說：

「敬，我們走！」三個人就走出了這個小院子。

祠堂裏已經堆滿了鄉民，也有些小學校的學生大家胡亂坐着或站着，氣憤地在談話。

「大哥，唐錫藩又把圈套弄好了！又是那兩個籌備員！每年都是他們！都是他一黨！我們一定不讓他這樣

幹！」衆人看見唐義三個人進來，變得更加激動，有幾個人就這樣叫起來。唐義不過三十幾歲，但他們都習慣了稱他做大哥。

「這一次我們一定不肯再給唐錫藩做鄉長！我們一定要和他幹！」一個年老的鄉民站起來走到唐義的旁邊，氣憤地拍着自己的胸膛說：「這口氣我再受不下去了！我就看見他欺負了我們這許多年，大家都不敢開口說一個不字！這一次我寧肯拚掉我的這一條老命！」許多口水從他的口裏噴出來，濺了些到他的灰白鬚髭上面。

「這位叔伯的話不錯！我們這一次一定要打倒唐錫藩！」唐義大聲對衆人說。

「大家不要怕，大家記着：十五那一天不要放鬆！我們一定要他把選舉票給我們看，我們要問明白那一個選舉他做鄉長！」唐義跳在一張供桌上開始說話。

「丟那媽！哪個肯選他做鄉長！」一些人在下面響應起來。

「大哥你要當心。唐錫藩在外面對人說，你反對他做鄉長，他會叫人拿手鎗打死你！」一個新從外面進來的鄉

民走到供桌前面，帶着嚴重的表情對唐義說，聲音很大，衆人都聽得見。

「哼，他要打死我！」唐義在供桌上面冷笑起來，他都想不到唐敬會在旁邊替他擔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會怕他恐嚇？」

「他敢動你，我們就先打死他！」好些人在下面同聲喊起來。

「各位叔伯，各位兄弟，大家記住，唐錫藩欺負我們，他一個人年年包辦選舉……」唐義的話。

「丟那媽！」

「我們先打他！」

「打倒他！打倒唐老虎！」

「打倒唐錫藩！」

「我們這鄉一共一百二十五里。我們這邊差不多佔了一百個里，我們從來沒有選舉過他。他自己寫好了選舉票，出了佈告說我們選他做鄉長，年年都是這樣！他把鄉裏的錢把持着，一大半進了他的袋裏……」唐義的話。

「不錯！他欺騙我們。」

「他和縣衙門也有勾結。前天他還請縣衙門的人吃飯。」

「丟那媽！他每年要送錢給縣衙門，都是我們鄉裏的錢。」

「他好舒服！今年討了兩個小老婆。」

「不錯，他做了鄉長以來，就發了財，他今年討了兩個小老婆，現在還要造洋房！他不耕田，不做生意。他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大家想想看！……」唐義的話。

「打倒唐錫藩！」

「打倒唐老虎！」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

外面起了一陣騷動，有些人正跑進祠堂裏來。

「什麼事？什麼事？」

「講演隊回來了！」

「我們的講演隊回來了！」

進來的是十多個青年，手裏拿着白紙糊的旗幟，有幾面卻已經破爛了。每個人都是跑得氣咻咻的，臉上沒有一點笑容。有兩三個的白制服上面塗滿了污泥，頭上臉上也

都有。這些青年全是這鄉的小學校的學生。他們爲了選舉的事情，出去到各處講演，揭破唐錫藩的歷屆包辦選舉的黑幕。

許多人驚訝地望着這十幾個青年，看見他們的這種狼狽的樣子，不知道他們遇着了什麼事情。一些人就發出問話，聲音嘈雜着，響成了一片。

學生們走到供桌前面，他們站在那裏，氣得說不出話來。裏面有一個用了斷續的語句給衆人解釋，但許多人聽不清楚他的話。

「好好地說，你們遇了什麼事情？」唐義大聲追問，他頭都是汗，兩隻眼睛非常明亮。

「我們給唐錫藩的走狗趕走了！……」

「我們在講演的時候，他的走狗從樓上潑了許多污泥下來潑在我們的頭上，身上。」

「他的走狗處處故意和我們搗亂，他們要和我們打架，我們人少沒辦法。我們纔跑了！」

幾個學生搶着說，他們很興奮，有一兩個還有點恐懼，有的就把制服脫下來，換出手帕揩拭額上的汗珠。

這消息很使鄉民激動。「我們的講演隊給唐錫藩打了，給土豪打了！」有幾個人這樣地粗聲叫着，每個人都爲這事情氣憤起來。

「諸位叔伯，諸位兄弟，我們的講演隊給唐錫藩打了！他把我們一鄉的錢刮了去，還不許我們說話！你們大家以爲應該怎樣辦？」唐義圓睜着眼睛大聲叫。

「再出去講！我們再派講演隊出去講！」

「他一定又會派人來和我們爲難，下一次一定還會比較這次更厲害。」一個學生解釋說，他的臉上帶了一點膽怯的樣子。

唐義的兩隻光亮的眼睛望着那許多激動的鄉民。唐敬的眼睛也望着他們，他和唐義不同，他還不認識他們的性格，雖然他是在他們中間生長的，他們的血管裏流着同樣的血，但他和他們已經隔離了六年了。這六年全是在另一個環境裏度過的。

「你們去！我們保護你們！」

「我們大家保護你們。不要怕，他們要打架，我們就和他們拚個死活！」

「我們大家一道去！丟那媽！看唐錫藩有什麼天大的本領？」

許多人爭着說，有些就拍着赤裸的胸膛罵起來。

「我們派幾個人去見籌備員，要他們把選舉的事情公開。我們要自己選舉出我們的鄉長，不要再像從前那樣讓唐錫藩一個人完全包辦。我們以前太不管事情了，所以唐錫藩的膽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唐義的話。

「籌備員是唐錫藩那邊的人呀！他們不會給我們幫忙的！」

「我們被籌備員騙了好多次了！丟那媽！」

「那些野仔，他們祇會巴結有錢的人，唐錫藩每年都冇錢送給他們！」

衆人爭先恐後地表示意見。

「我們不要怕他們！我們人多，我們差不多佔了一百個里！我們拿點手段給他們看！我們沒有錢給他們。我們有拳頭，有氣力！」唐義在供桌上大聲說，臉紅着，他的眼睛裏冒出了火。

「好！叫那些野仔試試我們的拳頭！」

「我們就舉大哥，舉英先生，舉××舉××；做代表去和籌備員交涉。」

衆人一連說出了十幾個名字，後來大家決定了，八個人，唐義和唐英是裏面的兩個。

衆人陸續散去了，一部分人保護着學生講演隊出去講演，唐義和別的代表就留在祠堂裏面，他們應該馬上去找那兩個選舉籌備員。

「敬，你看我們的事情怎樣？唐錫藩這一次一定幹不過我們！」唐義快活地說，他得意地微笑了。

「不過你也得當心，唐錫藩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唐敬關切地說，聲音裏露了一點焦慮。

「怕什麼？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怪物！你在外面跑了六年，倒變得膽小了。你快回家去罷。」唐義說着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唐敬紅着臉，微微把眉毛一皺就走出了祠堂。在路上他還看見一些鄉民，他們四五個聚在一起，一面走，一面激烈地談論着。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他們，他有些不解。

三

鄉民的代表在城裏會見了選舉籌備員。又是那兩個老滑頭！每年都是他們！他們跑到這一鄉來沒有別的事情，不過在唐錫藩那裏吃一兩頓飯，拿一點錢。這倒是一筆好生意。現在他們又跑到城裏來銷磨光陰了。

在一個戒煙室的炕牀上，煙燈旁邊，那兩個瘦漢子過足了癮，把煙槍放下，慢慢兒坐起來回答代表的要求說：「這事情很困難，我們不過奉了區公所的委派。我們是很公平的，並不敢偏袒哪一方面。……請燒一口罷。」那一個年紀較大的就拿起煙槍，裝出笑容來敬客。

沒有人理他，唐義板起面孔敘說他們來這裏的使命，接着唐英和別的人也說話。

「我們很願意幫忙各位，不過我們是奉了區公所的委派。」籌備員時時拿這種官話來打插他們。

「我們奉區公所的委派辦理貴鄉的選舉事情，已經有好幾年了。年年都辦得很好，都辦得很公平。爲什麼今年就不行呢？一定是你們各位誤會了，或者受了別人的挑

撥，唆使。各位請燒煙罷，」那個較年輕的籌備員臉上露了一個奸猾的笑，便又倒下去燒煙泡。

「我們要求公開的選舉，我們反對一個人包辦，」唐英捺着怒氣接口就說了。

「公開選舉，我們不知道。我們祇知道區公所要我們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我們祇知道每年都是那麼辦，今年也就該那麼辦。唐錫藩先生真是一個熱心公益的好人，他做鄉長，不就是貴鄉的大幸事嗎？我勸各位安心回去罷。」年長的籌備員說着，他的滿是皺紋的臉上勉強做了一個謙恭的笑容。

在代表中間早有人捏緊了拳頭卻被唐英阻止了。衆人彼此默默地望了幾眼。唐義忽然站起來粗聲說：

「我們沒有錢送給你們，我們沒有功夫請你們吃飯。不過我告訴你們：看你們有什麼手段對付我們。你們不顧我們的意思，要想辦好今年的選舉，我勸你不要做這個夢。我們有好幾千人，你們兩個煙鬼算得什麼？去那媽！我們走罷！」

於是八個代表全都站起來往樓下走，剩了那兩個籌備

員在那裏，氣得臉一陣青，一陣白。

代表們在路上商量着，已經決定了一個辦法。回到鄉裏他們聽說唐錫藩已經把選舉票全寫好了，就派人四處通知；明天到縣政府去請願，里長全都去，而且每一房要派幾個代表。

這晚上唐義和唐英幾個人在小學校裏差不多忙了一個整夜，唐敬也在旁邊幫忙。他們還製好了許多面小旗。

四

十四日早晨唐錫藩正忙着布置選舉的事情，他把手鎗和長銃全都聚集起來，修理好，預備等機會來使用。他還僱了好些人帶着手鎗把守住他的房屋，又僱了些武裝的人看守着鄉公所。這鄉公所就是明天的選舉會場。

這樣布置妥當以後，唐錫藩就安坐在家裏陪伴他的兩個年青的小老婆，等着他的客人下午來吃飯，客人是那兩個選舉籌備員和幾個依附着他的小土豪，他的同鄉兄弟唐承平也在裏面。

這時候唐義一般人卻沒有一點動靜。他們那許多家許

多里都是靜悄悄的。街道上也不見那些平日活動的人。這使得唐錫藩那邊的人覺得奇怪了。他們不知道唐義那般人到了什麼地方去。

十二點鐘光景唐義兩弟兄在城裏出現了。唐英先到了那裏。汽車站就是他們集合的地方，那時候已經到了一百多人，還有許多代表在陸續來，手裏拿着小旗。代表裏面年青的多，但也有年老的。每個人都穿着一身黑衣的短打，有些人戴了白通帽，大半的人頭上卻戴着斗笠。大家臉上的表情是很莊嚴的，他們知道到城裏來是爲了他們自己的事情。自然到縣政府請願的事在這城裏並不是第一次。今年正月裏糞夫爲了反抗糞捐就擔了糞桶到縣政府門口請願過。但是在他們××鄉的鄉民，這卻是第一次。事情是很重大的，並不是一個兒戲。

時間還早，據說縣長要在一兩點鐘纔到衙門裏去。代表還沒有到齊，汽車站裏和街道上就已經顯得很擁擠了。一部分的人便散開到附近的茶館裏去，剩了一部分人拿着大旗在汽車站上等候着。

「怎樣不寫幾句打倒土豪劣紳的標語呢？」一個新到

的學生看見那一面「××區××鄉公民請願代表團」的大旗，就發議論。

「不錯，我們應該寫些字罵罵唐錫藩，縣長看見也會知道我們大家的意思！」一個年老的鄉民響應起來。

「現在來不及了，」唐敬在旁邊解釋說。

「來不及？哪個說的？英，你就在這裏等着。敬，我們到茶館裏去寫。喂，把大旗給我！」唐義粗聲說，就一把去搶了大旗過來，叫唐敬跟着他，兩個人走進一個茶館裏。

唐義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來，唐敬也坐了。夥計來泡了茶。唐義就去在櫃臺上借了筆墨拿過來，高興地放在桌上，一面攤開大旗，指着旁邊的兩處空白對唐敬說：

「你給我寫……先寫這裏……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還有唐承平的名字也寫上去！……好！這裏也照樣寫一句……好，這樣就行了。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且看這次哪一個厲害，我們一定要把他打倒！」他舉起茶杯，一口就喝光了，又斟了第二杯，一面把旗幟拿在手裏。

「唐錫藩不是好惹的，我們應該當心一點。你不要把

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唐敬關心地勸告他。「據我看來縣長決不會幫助我們，他和唐錫藩一定早有了勾結。」

「這一層難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們要做給他看：我們是有力量的，我們也不是好惹的，我們有這麼多的人，還把唐錫藩打不倒，我就不姓唐！」唐義興奮地說，他對於選舉的事情依舊很樂觀。「我們把縣衙門包圍住，縣長不答應我們，我們就不走，看他怎樣對付我們！」他又喝了兩杯茶。「走罷，」說着他就站起來。

他們回到汽車站時，代表們差不多到齊了。唐英看見他們回來，便叫人到附近茶館裏去尋找別的代表。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唐承平！」先前那個學生看見唐義的大旗上面的新字，就歡呼似地大聲叫起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唐承平！」許多鄉民響應地喚着這口號，借了這呼喊，他們的多年的怨氣也似乎發洩了出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喊聲像雷一般響起來。好些過路人圍起來看，連這街道的交通也被阻塞了。

這種事情城裏的人的確很少看見！

「反對唐錫藩包辦選舉！」唐英接着大聲叫起來。

「反對唐錫藩包辦選舉！」馬上就有許多人響應。

「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唐義大聲叫道。他把大旗就遞在唐敬的手裏。

「大家排着隊走，三個人一排，不要亂！」唐英叫起來。

「明理，明善，你們都出來照料隊伍呀！」唐英繼續大聲叫着，明理就是方纔說話的那個學生。唐英還叫出了幾個學生的名字。

「八個總代表在前面！」唐義一面叫，他自己就走到前面去！

「八個總代表到前面去！」唐明理接着叫道。

這時候到處都是人聲。在一陣騷動以後，這將近兩百人的農民請願的隊伍就開始有秩序地向着縣政府的街道走去，小旗動着，他們一路上喊着口號。

到了縣政府，隊伍就留在外面，讓那八個總代表進去接洽。

「縣長出去了！你們改天再來罷，」四個守衛攔住了

唐義八個人，不肯放他們進去。

「縣長出去了，科長也好。我們至少要見着衙門裏面的一個人，」唐義說。

「科長也不在衙門裏。」

「科長不在，我們就在這裏等他。我們兩百人走到這裏來請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沒有結果，我們就不回去！」唐英板起面孔說。但他的話也沒有效力。

八個人在門前站了半晌，沒有別的辦法。守衛絕對不開口。沒有人進去通報。唐英忽然走到隊伍那邊去，在那裏說了幾句話。隊伍馬上就騷動起來。小旗動着！喊聲響成一片。這聲音把守衛恐嚇着了。他們祇看見斗笠動，人頭動。喊聲又震得人耳聾。他們不知道來這裏請願的農民究竟有多少。

「如果你們不放我們代表進去，說不定會有意外的事發生，那時候就該你們負責。你們看罷。」唐義指着那隊伍帶着莊嚴的表情對那些守衛說。

「好，我替你們去通報罷，」一個守衛遲疑了半晌就膽怯地說了。

時間似乎過得很慢。那守衛進去了許久還不見出來。等到衆人快要不能忍耐時他纔慢慢地走了出來，同着另一個差役。這差役把八個總代表帶進衙門裏去，就叫他們坐在外面的一個小客廳裏，科長在那裏接見他們。

唐義把呈文遞了過去，同時說了幾句話。

科長默默地讀了呈文，聽了話，於是微微一笑。圓臉，幾根鬍鬚，人祇看那相貌，就知道他是一個滑頭。

唐英又搶着表示了意見。

「你們各位的意思兄弟完全懂得。第一層，把選舉延期兄弟可以大膽代縣長答應。第二層請求撤換選舉籌備員就難辦到了。兄弟本來很願意給各位幫忙的，但是這一層關係太大，兄弟實在沒辦法，祇有等縣長親自決定。」他說話時，嘴邊永遠掛着笑。

「縣長什麼時候回衙門，科長知道嗎？」唐義接着

問。

「不知道。說不定很晚。」

「不要緊，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唐義繼續說。

「我勸各位還是早些回去罷。等起來不知會等到什麼

時候。」科長的臉上老是笑容，這笑是有些做作的。

「不要緊，我們一定等。我們兩百多人到城裏來一次很不容易，」唐義鎮靜地說，表示着真正預備長久等待的樣子。沒有一個人表示肯這樣走開。

「好，我也知道各位很辛苦。我去打電話問問縣長，免得各位久等。」科長看見衆人不走，知道他們不是用一兩句話就可以騙開的。他自己終於也失掉了忍耐力，就站起來，收起了笑容走出去，留下衆人在客廳裏。

過了一會兒科長帶着笑容走回到客廳裏面，客氣地說：「兄弟已經和縣長通過電話了。第一層選舉延期，縣長說可以照辦。第二層撤換選舉籌備員，縣長說，這不是他的職權，應該由區公所辦理，所以還須慢慢商量，而且衙門裏還要派人下鄉來調查，不過縣長的處置將來一定會使各位滿意的。」

科長接着又說：「唐錫藩已經把選舉票的數目和結果呈報上來了，那裏面一百二十五個里長的名字都有，似乎和你們的呈文不符。這事情衙門裏要派人調查後才可以斷定是非。」

「我們都還沒有投票，唐錫藩怎麼就把結果呈報了？這就可見他是在包辦選舉，他是在欺騙。」

「我們的里長都在外面，科長不信，請出去看看！唐錫藩的呈報一定是捏造的！」

「唐錫藩每年都是用這種欺騙手段做鄉長的！」

代表們很氣憤，他們搶着說了上面的話。

「沒有事情了，各位回去罷。」科長就站起來送客。衆人祇得走出去。從進客廳到出客廳，他們就祇看見科長諷諷的笑容。

八個代表走出衙門，把結果報告給隊伍聽。大家商量了一會就決定解散回去。散開的時候衆人接連喊了幾聲口號。

唐義幾個人走在最後。他們還不會走到汽車站，就看見一部汽車從後面趕上來。這是縣政府的汽車，裏面端端正正地坐了一個穿中山裝的胖子。他不是別個，就是縣長。

「丟那媽！我們受騙了！縣長剛纔分明是在縣衙門裏面！」唐義懊惱地叫起來。

「我不是說過縣長和唐錫藩有勾結嗎？」唐敬搶着說。

憤怒漸漸在他的心裏生長了。

「有勾結，我們也不怕。我們以後也會弄一點手段給他看！下一次，我們不會再像這樣客氣的！」唐義氣憤地罵道。他對於自己的話似乎很有把握。

「我們不怕！丟那媽！看唐錫藩明天又有什麼把戲給我們看？」唐英罵着就揭下他的白通帽，伸手去搔他的頭髮。

五

請願發生了效果。選舉停頓了。十五那一天沒有別的人到鄉公所去。

唐錫藩早得到了縣衙門的消息。他的手鎗和長銃都沒有用了。他從來不會受過這樣的打擊！他坐在家裏和手下的人商最新的計謀。他氣得臉一陣紅，一陣青，一陣白，不時把手下的人責罵着。

在唐義這一方面鄉民非常高興。他們想：唐錫藩這野仔這次總算丟了臉，不會再有從前那樣的威風了。

下午唐義，唐英，唐敬都在小學校裏面，一個鄉民跑來報信，說縣裏派了一個公安局的督察來。

「好，叫大家預備好在祠堂集合！」唐義馬上吩咐那鄉民道。他們幾個人就站起來往外面走。幾個學生也出去通知鄉民集合。

唐義們走不到多遠，就看見督察迎面走來。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一身中山服，腰間插了一根手鎗。看那相貌，還是不十分狡猾的人。這人姓何，唐義認識他。他們便走上去和他招呼過了。

「上峯派兄弟來調查貴鄉的選舉事情，兄弟先到這方面來，還請各位指教，」那個督察先露一個笑容，然後謙遜地說。

唐義回答道：「何先生，你眼睛看得清楚。這是我們一百多里鄉民的公意，我們幾個人不過做個代表罷了。何先生既然來調查，我們就陪你各處看看。」這樣說，不等督察回答，他們就把他擁起走了。

督察不知道他們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心裏不免有點膽怯，但表面上卻極力忍耐住不表示出來。在路上他仔細地問了許多話，他們都回答過了。

走過兩三條小路他們就到了祠堂。祠堂門前的小塊空

地上站滿了人，都是穿着黑短打，許多人把手叉在腰間，褲帶上插着手鎗；有的顯露了出來；有的卻藏在衣衫下面。黑的面孔，深黑的衣服，都帶着武器，不說話，等督察走近了時，他們就大聲叫起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

「打倒唐承平！」

「反對唐錫藩，唐承平包辦選舉！」

這些喊聲像千軍萬馬一般對着督察的耳朵殺過來。督察的臉色馬上變了。他心裏懷着鬼胎，不知道這是什麼用意。他祇顧把眼睛往旁邊看，好像想逃走到別處去。

「何先生，你看這是不是公意？」唐義嚴肅地說：「祠堂裏面的人更多。我們進去看看。我們的里長都在裏面，你去問問他們是不是已經投了唐錫藩的票。」唐義的臉色和聲音都帶了威嚇的樣子。

「不進去了！我已經親眼看見了！這自然是公意。我很同情你們，」督察連忙搖手說。他的聲音有點兒顫抖。「你不親自問個明白，何先生，你回去怎麼好對縣長說？」唐英在旁邊接口說。

「我據實呈報就得了。我現在沒有多的時間。我已經看見，這的確是鄉民的公意，」督察膽怯地回答了，轉身就走，一隻手摸着袋裏的手鎗。

過了好一會兒，在小路上督察看見沒有別的人，便低聲對唐義說：「你們也要當心一點呀！弄出大的事情來你們也應該負責任的。」

「那麼何先生也有責任！」唐義莊嚴地回答着了。督察去了。唐義們回到了學校。

傍晚時分他們在小學校門前歇涼，兩個學生跑回來報告一件消息：

「督察沒有回城裏去。唐錫藩在家裏請督察飲酒，他兩個小老婆作陪，唐承平也在座！」

「那野仔到城裏去一定會說謊話！做官的沒有一個靠得住！沒有一個不想錢！」唐義恨恨地罵起來。

「不怕！我們不靠官！我們要做點事情給官看！」他一個人粗聲說着，就把手在胸膛上面接連拍了幾下。

六

就在這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唐義在路上遭了別人的暗算。那兇手放了三鎗，有兩顆子彈打進了唐義的身體。

鄉民把受傷的唐義擡到他的家裏。他的身子一路上滴着血。人是清醒的，口裏時時發出了呻吟。

這消息傳佈得很快。不到一會兒功夫，唐義的門前聚集了不少的鄉民。他們關心地訊問着，等候着唐義的消息。

在屋裏唐義躺在牀上，他的母親和妻子給他裹傷，傷是沈重的。胸膛上中了一彈，右腿上也有。血染紅了半個身子。那兩個婦人一面裹傷，一面哭。唐敬在旁邊流淚。

「你們爲什麼哭呢？我是不要緊的，」唐義極力捺着痛，勉強裝出笑容對她們說。

「義，我早就勸你要當心，唐錫藩那般人什麼事情都會幹的，現在……想不到我回鄉來就看見你這樣……」

唐敬流着淚說，抽泣阻止了他的話語。

「現在說這些也沒有用了。敬，你不要傷心，我不會死。即使他打死了我，也還有那許多人。你回來得正好，你可以代替我。我們鄉裏正需要着有熱血的青年。……你

快去叫英來，我還有話同他說。……明天在祠堂裏開會，你去替我說話。……」唐義用了極大的努力喘息着說了上面的話。他的一張臉變得紙一樣地白。

唐敬望着唐義的臉，他站在牀前不動一下，他含糊地應着，眼淚不能抑制地奔流下來。

「快去呀！你站在這裏幹什麼？你快去呀！」唐義瘋狂地睜大了兩隻血紅的眼睛望着唐敬，啞聲叫起來。

「我不會死的，不要怕，我不會死的！」他閉着嘴，喉管裏有痰在響。

一陣恐怖抓住了唐敬，他這時候不能不走了。走出大門他在擁擠的人叢中找了路跑開了。許多人要拉住他問消息，他卻祇是搖搖頭。他的耳朵彷彿還聽見唐義的啞叫：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

唐敬走進了泥土的小路，他好像走進了一個夢境。周圍靜寂着。一個圓月掛在他的頭上。天空是清朗的。那山坡，那山坡上的五層塔，那碉樓，靜靜地聳立在那裏，和平常沒有兩樣。起了一陣微風。稻田裏的那種樸實的香味彷彿在空氣中飛舞，直衝進他的鼻端。蛙在田裏吵鬧地打

起鼓來，蟋蟀也在路旁叫。月光在河面上流動。在月光下面黯淡地，閃爍着一些燈火。

這鄉村並不是靜寂的，牠是一個活潑的有機體。在牠的每一個細胞裏都顯示着生命的活躍來。牠在動，牠在叫，牠在呼喚他。牠就好像他的母親。他和他的哥哥唐義一樣，也和別的許多人一樣，他也是牠的兒子，他的血管裏也流着牠的血液。他不能夠離開牠，他不能夠看見牠衰弱下去。他應該出來，響應牠的呼喚，幫助牠，使他繁榮起來。他應該來繼續唐義的工作。

他跑着。他的全身發起熱來，好像全部血液都給這鄉村點燃了。血沸騰着，沸騰得很厲害。他覺得他的全身都跟着這鄉村在動了。他的全身都跟這鄉村在叫了。他的全身都響着一個呼聲：「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他知道一個激烈的鬥爭已經開始了。

「打倒土豪劣紳唐錫藩！」彷彿從那山坡上，從那五層塔上，從那碉樓上，從全個土地裏，從全個鄉村裏都發出這響應的呼聲來。

架上的八個

馬國亮

夜，沒有月亮，沒有星。

公園門口雖還閃着微弱的燈光，遊人卻沒有了。在晚春微寒的如此夜深，誰來浪費他底步履？誰來苦喝這淒冷的寂寞？縱然這裏有平滑而又整齊的路，有夾道濃密的樹蔭。人們都已醉倒在妓女底懷中，人們都已在舞女底纖腰失去了魂魄，人們都已在熟睡。

然而在這平滑的路與濃密底樹的那邊，在淒冷的夜深的那邊，那邊，那邊晚風傳出了掙扎的，掙扎的聲音。

那邊是縱橫的竹與木條像蜘蛛網般交架着，那邊是在建築中的士敏土的大廈。——這未完成巨怪，驕橫地，睥睨地，睥睨着牠底創造者，牠底奴隸！——這是次殖民地上的帝國主義者的兵營，在牠前面的是中國的勞苦羣衆。

這四層大廈面前，十多盞電燈垂列在木架上，在強烈

底電光下特別顯現出來的是那八個。

那八個，同樣是血和肉構成的八個，同樣是或人底父親，或人底兒子，或人底丈夫的八個。

站在狹窄的木橋上，這樣地——八個，分配在四層樓底高度上。

從地面檢起了笨重的磚塊，第一個舉給第二個，第二個轉上上面的第三個……一直到站在最上的第八個，把磚塊運上屋頂。

舉着，舉着，第一批舉了來了第二批，在深夜中不停地舉着；當旁的人們正醉倒於妓女底懷中，當旁的人們正在舞女底纖腰失去魂魄，當旁的人們正在熟睡。

舉着，舉着；晚風永遠吹不乾他們給汗溼透了的衣衫。面，手，和腳全給泥灰污蓋了，他們醜陋有如地獄的鬼羣。舉着，舉着，第一批舉了又來了第二批……

舉着，舉着；汗濕透了衣衫，汗從頭上，背上，腿

汗溼透了的衣衫。

這樣地舉着，舉着，在生活底下面掙扎，掙扎。和了血和汗建造着的是惡魔底巢穴，準備吃自己的惡魔底營。

惡魔底巢穴，惡魔底營！知道的，他們知道：這裏，當牠被完成之後，牠將滿藏着惡獸，毒彈，與鐵車。惡獸將挾着這毒彈與鐵車向着他們底屋上，父母妻子底頭上，自己底頭上，轟炸，轟炸！

舉着，舉着，一點不能怠慢，一點不敢怠慢。雖然娘養出的雙臂是酸痛得幾乎再提不起來了。然而舉呀！弟兄！你還得舉，舉！

強烈的電炬如同惡魔的眼睛，在旁邊監視；生活也在旁邊吆喝，鞭策；鞭策他們負起了頭上的重壓！

舉呀！舉呀！縱然你底腰酸，你底腳軟，你底手酸痛

無力——當心給鬼掩了眼睛，不留神滑了腳，或是失手

掉下了磚，打在下面一個底頭上，打出了腦漿，打折了腿

和臂，咳！雜種！誰來憐惜你這賤骨頭！

舉着，舉着，那八個：大家發着互相慰藉，鼓勵，的

呼聲，遙應着那在階中鏟着木，調着灰的同伴。

在昏夜，在燈光下，那八個！晚風永遠吹不乾他們給

過去的創痛，在他們底腦裏永不能忘記：就是那毒烈的轟炸的前夜，有錢的人們早跑個精光了，最受禍害的還是他們勞苦貧窮的羣。將來，這惡魔底洞穴再放出了毒焰時，同樣的，或是更深湛的禍害，將便是給他們現在這創造者底酬報！

想想，真有點憤怒了！自己的血汗，卻是為仇人建着更穩固的營！他們像覺悟了一般地狂吼着！他們要搗碎了電炬，拋下了手上底磚塊，從木架上跳下來，率領着全夥弟兄們搗毀了他們自己多月來被逼創造着的魔鬼的洞穴！

從掙扎呻吟裏，大家迸出了怒吼，惡習！

然而那怒吼，那惡習，那自由底夢幻，祇在一刹那

間，立刻就停息了。隨在他們頭上的生活，正張開了大的翅膀向他們嬉笑！在翅膀底黑影下面，他們看見自己底父，母，妻子。黃瘦的臉上正張開了希望的眼睛，希望他們的歸來——帶着換得米飯的工錢……

舉呀，舉呀！別胡想！當心滑了下去：人，或是磚塊！誰會憐惜你這狗命，誰照顧你家中底老少！

憤怒在胸口燃燒，手在被逼舉着，一批又一批。夜更深了。人更倦了。晚風永遠吹不乾那給汗溼透了的衣衫。那架上的八個！

忍耐罷，弟兄！那光明——他們記起這話，他們相信

的。那光明總有來到的一天。忍耐，暫時的，不是沒邊際的忍耐。

身旁強烈的電炬暈眩着他們底眼睛。不！他們知道的。這不是真正的光明，這是魔鬼的騙！

越過了燈光，他們彷彿看見那閃爍着的啓明星。

忍耐罷，弟兄！那光明——他們又記起這一句話。重撐起了疲乏的腰，擡着酸痛的臂，舉着，又舉上了一批。

那麼的忍耐，掙扎着；等候，等候着第一線晨曦出現時，他們準備來一個更偉大更壯麗的轟炸！

西乃山

劉 宇

整個的山被火柱包圍着，火焰在天空結成一團藍灰色的雲。山上的角聲有時忽高忽低的拖長着牠的尾巴，老是那麼淒慘的，恐怖的嗚嗚嗚。六十萬能夠拿着兵器打仗的以色列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一大羣，一大羣的計數不清的牛羊，都在這山脚安下帳棚，停止前進，大家都好像等待着什麼似的。看看四十個晝夜的末一夜就要在這情形下滑過去了。

那隱藏在山上幽暗處的摩西，他靠着石壁深深的呼了口氣，把那差不多要寫好的兩塊石板從手上放了下來，好像鬆了一付重擔那麼舒服的微笑着，瞥了站在他側邊的幫手一眼。

「約書亞，這該完全沒有毛病了吧？」他將一摺麟

子，得意的說。

那幫手是個整整齊齊，健壯的青年人。他正注視着石板上的字，沒留心他的話。

「還有什麼事是耶和華他們的上帝准他們做或不准他們做的呢？——哈哈！……那是一羣硬着頸項的人，那羣自私的！……約書亞，你說？」

「唔，大概沒有毛病了吧！」是一個慢吞吞的遲疑的回答。

顯然的，幫手約書亞是沒有他那麼開心的。他總覺得這石板上的話還不完全，似乎還有什麼東西也應該寫上才是，然而究竟是什麼東西呢？他可說不出來。

「不過，我們總還要斟酌一下才行！」

他終於不放心的向着正在望到天空的雲塊出神的摩西這樣說了。

這時，摩西正想到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話語；他又想到這一羣人離開埃及，在紅海邊被埃及人追擊着那種驚慌的情形，他沒聽清楚約書亞的話。他自言自語的：

「四百三十年的奴隸生活，六十萬人的被壓迫者……啊啊，歌珊！那被灰色的法老的虐待所染透了的寄居地呀！……」

結束他的話聲的，是約書亞腰間的刀光。他覺得這年青人的確是個可人兒，勇敢，聰明，而且死心踏地的服從他。他相信自己選的這個幫手實在不壞：像那次在非利丁和亞瑪力人的戰爭，要不是這年青人，他真不敢對那事抱着樂觀……。

「你真的知道山脚下那羣硬着頸項的人嗎？」

年青人忽然若有所思的問着他，打斷了他的思路。

「什麼？」他驚訝。「那一羣人？」

「是的，就是你領他們出來的那一羣。」

「在埃及，」他呼了口氣。「我和他們同住了八十

年。現在我領他們脫離了奴隸的生活，向那流奶與蜜的地方去，在這路上也足足的有三個月了。除了這四十天我在山上，我每天都在他們中間。我知道他們是頑固，自私，愚蠢，卑污，姦淫，偷盜，懶惰和好爭鬪的民族——可是現在他們已經相信耶和華他們的上帝了，他們服從我……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那一羣……。」

「不，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在這四十個晝夜裏，當你在這山上假藉上帝的名義，寫你的法律的時候，你可知道他們在山脚做些什麼？」

他覺得約書亞的話有點奇怪。他心想着：「難道你不知道他們在等我到山上來和耶和華他們的上帝立約嗎？」可是他終於沒有這樣說，他祇是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那幫手。

「難道他們又出了什麼花頭了嗎？」

他很不經意的說，這時約書亞卻早已轉過身去俯視着山脚。山脚那一片白皚皚的帳棚是像雪樣的遍地鋪着的。

「看哪！他們在做什麼？」他用手指着那山脚有聲音發出來的地方，向着摩西說。「你以為你可以用由他們祖

先口裏傳下來的上帝做幌子，就能使他們信賴你嗎？你以爲他們真願意離開這住了四百三十年的埃及，去到你那不可捉摸的什麼「流奶與蜜的地方」去麼？你真能夠把他們原有的偶像一脚踢開嗎？」

「我相信我會做到。」

「可是，像現在這樣做去，那你祇是空費精神！」

「爲了整個的民族，我總要……難道他們真是不可挽救的？」

「可不是！他們不會向你說過：『不要攪擾我們，容我們服事埃及人』麼？」

是的。他們曾經這樣向他說過。他們願意當奴隸，願意受異族的壓迫。他們覺得逃向外面去不一定就比在埃及好。這華人在歌珊時是這種心理，走在這路上也仍然是這種心理。摩西他何嘗不明白這個。

「哼！」他用手打着石板。「真是生就的奴隸胚子！」

「正因爲是奴隸胚子呀，」看到他懊惱的約書亞又說了。「你才領他們出來，是不是？」

「爲了整個以色列人的利益，他們可不能背叛我！」
「可是他們終於當你在這山上的時候就背叛你了！」
「不會吧！」他捋着鬍子。

「我會悄悄的跑到山脚去探察過，我親自聽到他們在說：『那領我們出埃及的摩西究竟遭了什麼呢？我們可不等他，我們要爲自己造神像，放在我們前面來引我們的路啊！』」

「亞倫會允許他們這樣做嗎，他是我嫡親的哥哥。」
當他上山時，他是把管理那羣人的責任交給亞倫的；而且他又是他在埃及時共同起事的幫手。就是現在，除了他自己，亞倫就是最大的一個領袖。他想他會反叛他嗎？
「你以爲亞倫是你的親哥哥，他就不背叛你麼？誰沒有想當領袖的心思！我親眼看到他叫他們把各人妻子，兒女的耳環拿下來交給他！」

「真的？」他瞪視着他。
「誰撒謊不成？他把這些拿來造了一隻牛犢，說：『以色列人啊，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的神。』聽哪，那山脚喧鬧的聲音，不就是他們在祭拜偶像嗎？」

「啊！」他憤怒了。

他想到這一大羣，這屬於自己的祖先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後裔的一大羣。他們在埃及忍受法老的種種虐待；替法老作苦工，不准他們留養男孩，不給他們吃的和工錢。……爲了不忍自己民族的滅亡，不甘受異族的壓迫，他才苦心孤詣的藉了由自己祖先口裏傳下來的耶和華上帝的名義，領導他們離開埃及。他又恐怕他們不願逃到那遼遠的地方去，才捏造着迦南是怎樣好的地方；那裏的葡萄是怎樣甜，怎樣大；土地又是怎樣的宜於牧放牛羊。好容易他們才跟着他離開埃及了，然而走在路上，爲了吃的和喝的，爲了羣衆中間的爭吵，他又是怎樣想盡方法才把這一羣灰了的心重新振作起來！

到了這西乃山。他是存心要藉上帝的名義造一種法律來範圍他們的。在這四十個晝夜裏，不知費了好多心血才作成這兩塊石板上的東西！可是他們現在竟公然的又起了異心，而且連自己的親哥哥也加入那一羣了！他越想越氣，越想越傷心起來。

他兩眼死死的看着那地上的兩塊石板。

「難道我就不管了嗎？」

他頹喪的向着約書亞。

「不，我親愛的摩西！」

約書亞是非常鎮靜的回答了他。

他站起來望着那山脚有人聲喧鬧的地方。

「不？你的意思？約書亞！」

「我以為完全靠耶和華的名義是不會使他們服從的。」約書亞轉身指着那兩塊石板。「這個有什麼大用處呢？還得另外有一種力量才行！」

聽到這話的摩西，他想說話，但是終於又忍住了。兩人都沉默着。這時，四周的角聲忽然拖長着聲音高了起來。

「約書亞！」摩西慢吞吞的說。「你是說除了這法律以外嗎？」

「是的，要另外有一種強迫他們服從的力量。」

「那究竟是什麼呢，約書亞？我不是常常向他們說嗎：「耶和華是永生的，全能的上帝。凡信仰他的，他就賜福給他，使他的後裔多如天上的星，佈滿這全地上；遠

背他的，他就要把他的名字從地上塗抹，如像折去一根麻
稽。」除了這個，我不知道另外還有什麼？」

「哈哈！你真不愧是一個長者喇！可是羣衆的心理是
不會和你一樣的。」

「唔，我想不到另外還有什麼——」

他俯下身去，想拿起那塊還沒寫完的石板來繼續寫。

山脚的人聲更加沸騰，差不多把山都震動了。

「不要寫啦，我親愛的摩西！」約書亞想奪過他手裏
的石板。

「爲了整個的以色列人啊——我要盡我的力……」

他心裏很難過。他想着要是他們果真背叛了他，達不
到目的；這一大羣不就這樣的被毀了嗎！那不真如他們所
咒詛他的「難道埃及沒有墳墓，你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裏
麼？」他不覺掉下淚來。正在他側邊躡着的約書亞也非常
了解他這難過的心理的。他說：

「親愛的摩西，你以爲這樣就是盡了你的力麼。耶和
華究竟是空虛的東西。誰見過他的面？誰知道他的力量？
誰見到他在跟着這一羣人走？誰又相信祇有你能和他面

對面的講話？」

「這個他們不能難倒我的——他們是凡人，怎能見到
上帝！我可以這樣說……」

「那麼，你爲什麼又不准他們中間的人上這山呢，甚
至連山的邊界都不可觸摸？」

「這是爲了要保守祕密呀！」他坐下。「爲了這兩塊
法版！」

「可是他們也不全是傻子，誰會相信耶和華連真心信
仰他的上了這山也要被擊死？你就沒想到這個！而且你又
召過亞倫和那七十個長老上山來坐着吃嗎——」

「關於羣衆中間的利弊，我不能不從他們口裏詳細打
聽的。」

「可是你能擔保你不會在他們面前露出馬脚嗎？那一
羣老奸巨猾！」

摩西他覺得約書亞的話也不錯。「難保他們中間沒有
人看穿了這個祕密？」他想。他不禁焦灼起來。然而這個
可以不必管他，那個擺在自己面前急於要解決的，他們已
經祭拜了別的神，這是一刻也不可遲延的。他望到約書亞

的眼光似乎在追尋他的回答，他就說：

「那麼依你說該怎麼辦呢？他們已經拜了別的神——」

「依我麼，我們就應當把那神像毀了；而且對於那些極端頑強的人——」他比着手式。「要殺了才行！」

「哦！」他手上的石板不覺掉下地來。「殺！」

顯然的，約書亞的話是他出於意外的沒有想到過的。

他沉默了。看到這樣子的幫手祇是在那兒微笑。

「可是，不，不！那是我們以色列人中的一羣呀，約書亞——」

他終於堅決的否定了。隨着他話聲起來的是山脚那一片喧鬧的人聲。

「唉，我親愛的摩西——極端頑強的人究竟是少數呀！」

他指着山脚。「難道你願意這一大羣都受他們的拖累，

讓埃及人知道了笑我們道：「以色列人究竟是不用中的」嗎？」

「可是叫誰去殺呢？你？我？」他的心已被約書亞的話打動了。

「專靠宗教的懷柔政策是不行的呀！你不光祇要他們信，也要他們怕才對啊！」這可愛的年青人是一步緊一步的逼着他了。

「可是——」

「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你不是利未的後裔，暗蘭的兒子嗎？我知道利未人是完全服從你的。你叫他們去殺那背叛耶和華的人，他們一嚇怕就會平靜了。是不是，我親愛的摩西？」

「唔唔。」他遲疑。

「就馬上幹吧！」

「唔唔。」他默認了。

魚肚白的顏色把東邊的天塗了大半，看看第四十個夜色就要呼牠最後的一口氣了。山脚全是歌舞和呼叫的聲音，甚至連每一句話都可使山上的人聽的明明白白。

「那個領我們出埃及的摩西究竟遭了什麼呢？……我們拜這神吧，他會領我們的路啊！……快叫亞倫來給我們祝福呀！……快來給我們祝福呀！……」

聽到這些叛徒的話的摩西，他憤然了。他向約書亞叫

道：

「去！去！不給他們厲害不行！」他站起來。

「不把法版重新修改過也不行！」約書亞得意的笑了一笑。

「那個——」

「這麼做啊……。」約書亞向他耳語。

「那不太辛苦了嗎？」

「爲了一勞永逸，……」

「好吧，讓我就去——可是你要當心那些火把呀！還有角聲……。」摩西他忽想起他們在山上點着的火把和掛在樹梢上的角來，因爲這些東西都是增加西乃山上的神祕的。他的幫手約書亞就是專門替他照料這些的。

「六十萬人，這是怎樣大的一羣呀！」當他下山時就這麼想着，「毀了他們的神像，打碎這兩塊法版，殺了那些背叛的，就真能夠使他們平靜下去麼？」他對約書亞的計策總不大相信的。但是當三千個叛徒死在利未人的刀下，當他的辯材在羣衆中激蕩着的時候，約書亞的計策果然像這幫手自己所豫料的那麼完全成功了。誰說這六十

萬大衆的以色列人不服服帖帖的又重新信仰他呢！這時再度走上西乃山預備第二次寫他法律的摩西心裏，是說不出的高興。

他看到約書亞正在不息的鑿着新的石板，他微笑了。

他心裏說：「真是一個好幫手啊！」

「做好了嗎？」他問。

「差不多了。」約書亞答。「很順利吧？」

「還好。那一羣硬着頸項的……好吧，那麼，讓我再來寫過吧。」他非常敏捷的拿起一塊石板來。

「可是這一回大事情你可不要忘記寫上呀！」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我是第一條誡命就要這樣寫了啦！「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像這些……」

「哈哈！」約書亞笑了。

「哈哈！」他也忍不住的笑了。

（在第二個四十晝夜裏，摩西他重新作好了「十誡」和全書法典。）

勃克夫人與黃龍

趙家璧

大地是中國風的作品——

她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她從中國小說裏所看到的中國人——她作品中的中國風格——

黃龍是原始性的初民——

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的命運觀——

大地是理想主義的文學

自從十三世紀馬可波羅(Marco Polo)到中國來，回去寫了那部東方的遊記以後，西洋人對於中國故事的興趣，跟了政治和經濟勢力的侵入，而繼續增高。同時為適應這種需求起見，西洋人寫的中國小說，那種封面上畫了怪誕東裝的「支那人」，橫七倒八劃了半個中國字的書，在書鋪子的櫺窗和報張上的廣告欄裏，也時常映入我們的眼簾。這些中國小說的作者，都是憑了有限的經驗，加上了

豐富的幻想力，滲入了濃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寫出這些看了要使人發笑的書。因為他們至多是盡了一個講故事者的責任，談不上是文學的作品，所以除了滿足一部分讀者卑劣的慾望以外，總不脫自生自滅的命運。世界文壇上，更沒有注意過這輩小說家。

一九三一年勃克夫人(Mrs. Pearl S.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以後，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

勃克夫人出過一本用書信體敘述一個中國女子悲慘遭遇的東風西風 (East Wind and West Wind)，又寫過一本以一個早已獻身於菩薩及後加入國民黨的青年為中心的小革命家 (The Young Revolutionist)。在大地出版以後的一九三二年，又以同樣的題材寫了一部續篇兒子們 (Sons)。但是一般人最注意而視為最成就的，還是她那部寫農民黃龍的大地。這被勃克夫人創造的角色——黃龍，不但活躍在萬千讀者的腦海中，並且在紐約的舞臺上出現過，今後還要在美國的米高梅和中國的明星影片公司的膠片上和我們相見呢！

一個作家要寫別一個地方或別一族裏的故事，為求忠實於現實起見，至少對於這塊地方要有相當的認識，對於這一族類裏的人，他們的生活和思想，也得有充分的瞭解。所以有許多作家為了充實他們的生活經驗起見，常常為了寫一部書，就得跑幾千里路去和他小說中的人物，求數月以至數年的共同生活。在熟習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習慣以外，最大的成就，還得能深入這一種人的心

底，抓住他們的靈魂，再在自己的形式中，創造出自己的
人物來。

許多寫中國小說的人所以失敗而勃克夫人的大地所以獲得世界的——連中國的在內——贊美，就為了前者單描畫得了中國人的外形，而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國人一部分的靈魂。

勃克夫人所寫中國小說最大的特點，便是除了敘寫的工具以外，全書滿罩着濃厚的中國風，這不但是從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寫上可以看出，文字的格調，也有這一種特點。尤其是大地，大體上講，簡直不像出之於西洋人的手筆。

勃克夫人在描寫中國小說上的成就，應當歸功於她三十餘年來和中國人的共同生活，而中國舊小說的影響，同樣使她完成這件困難的工作。

勃克夫人的血屬雖屬條頓族，但是一脫離母胎就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她從阿媽那裏先學會了中國話，所以用本國話講話，倒是以後的事。

她的名字是辟耳·S·勃克(Pearl S. Buck)，這是從的夫家的姓，她父親姓雪頓斯屈來格(Sydenstricker)。是美國西維其尼亞的一族，很早就遷在洞庭湖口的岳州，從事於教會事業。她幼年時，從岳州遷到鎮江，當時，有一位老年的中國阿姆日夕的陪着她，繼續有十八年之久。在這悠長的歲月裏，老阿姆每天教她講中國話，同時講給她許多關於她們鄉間所發生的瑣事聽，這裏有鄉下人和地主買田賣地的交易，有某人家妻妾間爭風的趣聞，有某人家兒子如何出外當兵的悲劇，這些平凡而片斷的故事，在一個西洋女小孩的記憶中，卻刻上了很深的印象，供給她日後應用在小說裏許多寶貴的材料，使她成就一位熟於中國生活的小說家。

在鎮江，她母親就教她體會文字的美。課餘之間，在江邊山麓游玩時，勃克夫人就產生了一種對於中國一切自然美景的愛忱，而和教堂附近鄉村裏天真的農民所發生的諒解和同情，她自己說過：「這鄉村的美和中國人民給我的感覺，已變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不能分離了。」這時所養成對於中國的山水土地和農民的熱愛，深埋在她的

心靈中，把握住了她日後在寫作生活中對於中國的觀察態度，就是有異於一般西洋人所常持的地域的私見和種族的自尊心，而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去描畫一幅忠實的中國的圖畫，有時，像對於黃龍般的人物，更予以極深的同情。十七歲時，她到英國去了一次，又轉到美國西維其尼亞州的盧道夫馬剛(Rudolph Mason)大學裏念書。在物質生活過度發展的故事，並沒有找到足以留戀之所在，所以畢業大學後，又回到中國來。

當時她母親病得很厲害，她看護了兩年以後，就嫁給一位也在中國佈道的美國教士名叫約翰·洛新·勃克(John Lossing Buck)的，嫁後有五年光陰，爲了他們在教會裏的職務關係，便被派在北方一個小縣城中。這五年的時間，他們在生疏的環境裏工作着，中國農民那種辛勤勞作的生活，和在天災人禍交相煎逼中農民們所抱那種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她們倆是認識得很清楚。勃克夫人說這幾個年頭是「我們生活中最豐富也是最艱難的，有一部分時光，在城裏和鄉間，祇有我們兩個白種人，簡直沒有時光，我們有六個人在一塊兒的。我的生活，就完全消磨在

中國人羣裏，我在他們中間來往，漸漸的對於他們的生
活，有了密切的認識。」

這五年多的內地生活，使黃龍這角色逐漸的在勃克夫
人的理想間次第的長成。大地裏許多習俗上的穿插，有不
少中國讀者，連江亢虎博士在內，以為是不忠於事實，好
像生了兒子在滿月上分紅蛋等等，其實勃克夫人就從這個
小縣城裏懂得了一些關於習俗上的瑣事，無怪與別的地方
有些差異了。那時光，他們還親自經歷了一次大荒年，事
後就被這位作者插在大地裏。

勃克夫人回到南京來住在金陵大學擔任了英文教授以
後，就有心寫一本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的小說，但是她很知
道這些和中國人住在一起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也許可以
說是已知道了中國人的生活情形，可是夠不上說是已瞭解
了中國人整個的思想。於是她又下功夫去讀中國的小說，
因為她相信好小說中的人物，是永遠足以當作研究的模型
的。

她對於中國字的認識，雖然比會說中國話為遲，可是

她十數年的研究，和在金陵大學時光，還每晚請了中文教
師來學習的結果，使她涉獵許多傳奇和韻部，並且能夠背
誦辭段四書。

她讀過天雨花，筆生花，夢姻緣等用韻文寫的劇本，
又讀過紅樓夢，金瓶梅，水滸等小說。她從這些文學作品
裏，又知道了許多在實際生活裏難以體會到的中國人的特
點。和中國小說裏那種有別於英國小說的描寫人生的方法
（讀者可參閱拙譯勃克夫人原著之東方西方與小說，刊載
於現代雜誌二卷五期）。

她看到中國小說第一個特點，便是「沒有真正的情
節，一般的講，簡直沒有一處我們可以指定了說這是動作
的峯點。」在沒有峯點以外，她還指出中國小說沒有收
場。可是這個與西洋小說比起來是極大的缺點，在勃克夫
人看來倒以為是「特別象徵着人生」。因為「人生也沒有
結構的。我們既不知道我們的將來，又不知道環境對於我
們有些什麼影響。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除了在短短的一
剎兒之外，能知道些什麼？我們遇見一輩人，他們的時
代，恰巧在一個短時期裏和我們相合，他們從小說裏走了

出去，我們就永不能再見他們，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收場，正如我們不知道自己的一樣。」在中國小說裏所特有的這種片斷人生的感覺，確是和西洋小說每本都有一個結局的不同。人生是這樣平凡的延續下去，要爲了寫小說而由作者去找一個峯點，求一個收場，這就不是藝術模仿人生，而教人生去模仿藝術了。

勃克夫人受到了這種深刻的影響，所以在她所作的小說裏，極力避免那種像先劃好了表格再把事實填進去的結構，而增重任何中國藝術所特長表現的那種深長幽遠的風味。這一種嘗試，在大地裏雖靠了背景和人物描寫，確已達到了相當的效果，雖然那種刻板的由上升到峯點再下降的表，以黃龍一生的事業，依舊很清楚的暴露着。

第二個特點便是中國小說之浪漫的和寫實的分別。

勃克夫人說：「中國小說，就有這樣明白的事：我所知道的中國小說中，憑他如何寫實，總有浪漫的情調，有的是粗俗而單純的浪漫主義，但是這浪漫，不是我們所說的浪漫。中國小說中真正的浪漫作品，事實上都用寫實方法去表現而描畫得像是再平凡不過的。」這一種寫作的方

法，正與中國人的人性表現，相互調和着，中國的浪漫小說裏沒有不可理喻的神祕，也沒有超出於人類理解的鬼怪，「在這種浪漫作品裏，能感到一種異味的寫實性。」

勃克夫人所寫的中國小說裏，沒有應用過鬼怪，她自己所信仰的上帝，也沒有插進過，但是中國小說中人性的描寫，在她的作品裏卻是盡量的表現着。

她說：「在許多中國小說裏，并且一直到現在，讀者就有一種對於另一個世界存在的感覺，這也不一定說是我們所常說般的當他作上帝解，也不當他作惡魔解，他祇是另一個世界而已。有時便是死人的世界，因為死人目前雖是變了形，可是還一樣是活着的，對於這些鬼怪，就有一種人性在。」看到在兒子們的開端，黃龍將赴另一世界前聽二兒子講出喪的儀仗將是如何的熱鬧，多少人將爲了他而戴孝時在枯瘦的臉上所表示的快慰，我們知道勃克夫人手下的黃龍是描畫得如何的富於人性，而黃龍這角色，簡直和水滸紅樓三國裏的人同樣是我們所熟知而可愛的人物了。

從中國小說所體會到的東西，此外還有一件值得指出，並且是使勃克夫人的小說充滿了中國風的重要原質，那便是風格上的中國化。

本來風格和內容上的調和，是一件好的藝術品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像伏爾甫女士(Virginia Wolf)的細膩冗長的筆調，是祇配描寫分割下的心理狀態的，拍索斯(John Dos Passos)的簡潔有力的筆法，正是描畫那輩爽直簡單的兵士和工人們的工具，至於喬也斯(James Joyce)的曖昧含蓄的風格，同樣和書中那些詭辯化的現代人的個性相和應着。假若用伏爾甫的風格，去寫拍索斯的故事，或是把喬也斯的故事放在拍索斯的筆調裏，不但要減低作品的價值，讀者也即刻會有矛盾和不調和的感覺。

勃克夫人數十年研究中國小說的結果，在格調上，她體會到中國文字結構上簡單的美，是最適合於敘寫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她知道用本國那種傳統的複雜的句法，反是不足以襯托出故事中人物的個性的。於是她擺脫了許多不需要的描寫文字：用簡單而直截的筆法，寫成四部中國小說。這裏充滿着質樸的美，沒有浪費的筆墨妨礙讀者

對於故事本身的瞭解。

我們揭開大地，第一句話是「這是黃龍結親的日子。」揭開兒子們，第一句話也是簡單的「黃龍快要死了。」這不是書的開場是如此，全書的大部分，都用這一種簡單的風格，和中國的舊小說家極相類似。當中國的新小說家，正在模仿西洋的複雜或倒置句法的今日，勃克夫人卻倒過來學中國舊小說中的直截簡略的筆法，確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我們細察勃克夫人應用中國作風的企圖，是頗可欽佩的。因為寫中國人的故事而用中國的作風，是再適當也沒有的事。而這種風格與內容上的調和，更增重了她小說中中國風的程度。

在大地裏，這一種格調上的單純化更和黃龍的個性相調和着。

那麼，黃龍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勃克夫人所創造的這位主角，是含有怎樣個性的呢？我們的回答是：黃龍是一個典型的初民(Primitive man)，抱着單純的信仰，過着

單純的生活，信着單純的命運觀，這一種落在現代文化背後富於初民性的人，歐美諸國不容易找，而中國就有一半以上可以出來充做代表。所以黃龍這人決不是純由勃克夫人理想中產生，而是由勃克夫人在中國實際社會裏挑選出來最足代表的一個。

在先進國家已由農業社會進展到商業社會，更在機械發明以後進展到工業社會的今日，我們中國的商業社會卻剛剛在擡頭，而大部分的人民還停留在原始的農業社會裏。這種依靠了原始的生產方法，度着原始的生活方式的農民，黃龍便是其中的一員。

黃龍實際生活的時代，雖屬二十世紀，可是因為他生活範圍的狹窄，和智識的缺乏，還給千百年前初民沒有多大的分別。他是靠地吃飯的種田人，所以由生產關係而發生的對於自然力的信仰，給歷史上初期的人類，抱了同樣虔誠的態度。這一種對於大地的崇拜心，開始是爲了牠把握住了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因而把牠當做操縱人類命運的大力一般崇拜着，及後，看到稻麥循着天時在田裏自生長而枯萎，人類的生命，同樣從大地上獲得延續生命的營養

料，而結果又埋入深深的泥土裏去，於是由物質的崇拜昇到精神上與自然力的共鳴。便在這一段裏黃龍更悟解了天人的合一性了。

「有的時候，掘起一塊磚，一塊木片，但是還有什麼意思呢？有個時候，有個時期，男人女人的身體是埋葬在這裏的，在那裏造過的房子，又塌下去回到地裏去了。所以他們的屋子，也有一天要回到地裏去，還有他們的身體，也得這樣子，每個人都要回到土地裏去。」

這一種對於大地的二重信仰，原始的希臘人，也不是例外。在希臘神祇的家譜裏；地神Gaia是站在最高的地位，她是萬物的生母，是一切神祇的遠祖，當時希臘的初民，都和黃龍同樣的敬重她。

但是數千年後的黃龍，怎麼不給他同時期的人般去信仰人爲的機械神而依舊拜倒在自然力的地神座下呢？這理由就證明了黃龍的原始性。他是知道除了土地以外，沒有其他的生產方式可以同樣維持生命的了。所以他發了財，即刻用金錢去買田買地，兒子們長大了，也祇希望他們不

忘其本的回田裏去。這種不謀生產方法上的進步，永久保守着這種初民的黏地性，是黃龍這輩人的特性。所以當他臨死的時光，還死抓住土地，當他聽到兒子們在集議賣田的時光，用他最後的力，喊出了這樣一句無補於事的呼聲，他說：『不能，不能，我們決不可以把田地賣掉的。』但是事實上，誰聽從了他的話？——尤其是照目前的中國情形觀察，有黃龍這輩黏地性重的人，即刻要感到無地可黏的恐怖了。

黃龍這種初民性的生活，養成了初民性的信仰，更影響於他的命運觀。

黃龍的一生，雖是都向着順境上走，但是他有許多遭遇，也很可以引起他的憤怒和悲怨的。但是這一種反抗的情緒，全書中簡直找不到。大旱年到了，兒女妻子去要飯，自己拉着黃包車度活，可是他一點不抱怨命運，他知道這是命裏註定了的，所以不想用人力去挽回天定了的事。至於阿蘭婆病死，小兒子要去從軍，同樣更是前身註定了的。這一種宿命觀念，勃克夫人在中國小說裏也看到，『在中國小說裏，命運就從不自人的本身出發，而都

是由外界加乎其上的，大半來自神道的，他的生命的模型，在他出世以前，早已替他安排好，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命運叫他做的。』黃龍就是這樣信從命運主佔一切的信徒。

這種全盤接受命運的態度，也是極原始的命運觀。（我們普通叫他做原始的接受 Primal accepta ce）聖經裏那部約伯書裏的約伯（Job），也給黃龍一樣的見地。他是一個信從上帝的順民，卻被上帝無理的燒盡了房子，盜去了羊羣，死去了妻子。約伯一點沒有反抗這重疊的不幸，他和黃龍同樣的接受命運所賜予的一切，祇是約伯還想用理知去和命運辯論，而黃龍是無條件的接受罷了。

所以黃龍的一生，沒有設想過一個問號。那次當他看見了那個渾身是肉的人，跪在他的面前，獻給他滿袋的黃金而使他忽的從一個苦力變做小地主的時光，也和大旱年到來悶家向兩避難時懷着同樣的情緒，他相信幸福與災難同樣是生前註定了的。要來的事情總得來，人類的行爲是完全徒然的。這一種不想用人類的意志去變化自然和制度而屈服於環境的宿命觀，使黃龍這一輩人，永遠躲避於觀念世界裏，而不敢應用革命的手段，去謀現狀的變換。

當黃龍一邊在嚼草根一邊在做着富貴夢的時光，他聽到一個青年在向大家高聲的喊着：「死的就是你們，那個在你們死了失去了知覺而還要刺你們身體的人，便是資本家，你們現在被他們踐踏着，他們正把你們一切的東西都搶掉了。」他感到了一陣心頭的煩悶，但是當那個青年厲聲的告訴他的時光，他不滿意的走開了。他怎敢相信這種話？

他肯定嚼草根的生活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幸而他離開了這位青年，一個機會使他富貴夢在瞬間就實現了。這一點黃龍應當感謝勃克夫人，因為她使他不再過這種非人的日子。但是中國的實社會裏有多少的黃龍至今還在拉洋車呢？可憐他們和黃龍同樣抱了這種初民性的接受命運的態度，至今還不知道命運究竟執在誰的手掌中，而怎樣才能把自己的一切用自己的手去安排！

這一種頭腦簡單的原始性的初民，佔去了今日中國人口的大半。勃克夫人從她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從中國小說中所獲得淵博的智識裏，才挑選了這位黃龍做代表，寫實的地把這位有血有肉的黃龍做中心，織成了一部二十萬言的大地。因為全書籠罩着濃厚的中國風，而技巧和內

容，大體上都到達了完滿的境地，所以在馬可波羅以後，西洋人所寫的中國小說中，可以說是第一部足資注目的傑作。

至於歐美文壇上對於大地是如此例外的贊譽，而歐美的讀者對於黃龍這角色是如此的熱愛，當然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從她對於黃龍的深切同情上看，勃克夫人可說沒有如別的西洋作家般有意的在小說中侮辱中國人，可是描畫出了這樣一位原始型的黃龍，確是洽合了歐美人的口味。因為他們早把今日的中國人看做是文化最落伍的民族，所以從沒有把我們放在和自己同一的平衡上，而把我們看做與非洲的土人同樣是不長進的富於原始性的初民。由於這一種不平的見解，近代歷史，已告訴我們許多被西洋人看做是落伍的民族，因而受到種種的壓迫和侵略的事蹟。這一種帶了種族眼鏡的人，讀到大地裏黃龍是這樣一個單純化的角色，便覺得他們往日的見解是不差約，中國人，確比非洲土人高不了多少。

大地把被現代人所贊譽，當然還有牠更大的理由，那就是牠的逃避性。

最近歐美的物質文明，已發展到了峯點，一般有靈魂的人，都在機械生活裏呻吟着，在都市裏感到了極度的疲乏。這不特在精神上，有這一種厭倦的趨勢，事實上，從十九世紀後期發長起來的機械生產和都市建設，因為受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的處置，近數年來，早已到達了一個將瀕破滅的危險期。當大家都感覺到無路可走的痛苦時，就有一部分人提倡脫離都市回到農村去，而過着原始生活的初民，就形成了現代人唯一的夢想。

在今日歐美的文學上，就明白的表現了這一種現代人逃避的慾望。他們和黃龍同樣不敢用人力去改造現狀，而祇求在觀念上獲得片刻的安慰。因此極端寫實主義的作品沒有銷路了。心裏分析小說也不能獲得大眾的擁護了。為適應現代人的這種心理要求，那種以猛獸和非洲土人為對象的小說遊記和影片，在一個時期會給了都市的居民一種很大的刺激和安慰。當勃克夫人在索稱精神文明的中國農民裏，挑選了這一位較富人性的初民型的黃龍作她小說

中的主角，去替代那羣獸性未脫的非洲土人，那當然使讀者在觀念上，獲得更大的安慰了。

在勃克夫人所創造的天地裏，他們可以不再顧慮機械生產的毀滅，都市的破產，他們也不再求什麼挽回這危殆現狀的實際方法。祇要能夠給他們在理想間一點安靜，他們就緊抓住不肯放手了。

因此在近數年來的小說裏，理想主義，就逐漸的回來，那位詩人而又小說家的史特朗(L.A.G. Strong)更說：『文化已很明顯的到達了亨利·亞達(Henry Adams)所說客觀範圍的外邊，今後的大運動便是轉向內去的了。人類的思想，以前是由一個圓錐形的尖端向外擴展成一種機械的文化，今後是要走向新的圓錐形的尖端去，那個精神的文化。』在這種主張理想主義文學旗幟下的作家，有開守(Wille Oather)，有羅勃老(Elizabeth Maxon Robertus)，有維爾特(Thornton Wilder)，有史特朗等。而史特立(A. G. Street)的農夫的榮光(Farmer's Glory)和比耳(Adam Beir)寫土地的三部曲，與勃克夫人的大地取的更是相類的題材。他們都給現代的讀者一種逃避現實的夢想力，因而史

特明一輩人更以理想主義為標榜，而提倡柏克立(Berkeley)唯心論哲學家)的復活運動。

勃克夫人的大地，雖然應用的是寫實的方法，而採取的也是現實的題材，可是作者把黃龍這角色寫得這樣的富於初民性，是給現代的讀者，和史特朗，開守的書同樣是一種逃避的文學，而帶有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

勃克夫人對於近代的西洋小說，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已知道英國小說已經過了寫實主義中的實驗主義時期。這種極端的寫實主義，現在像是暫時結束了。從許多別的證據裏，知道我們又在開始一個時

代，並且已經有了許多標識。形式回來了，浪漫主義在成千的冒險小說中回來了，在偵探小說中，也已擡起頭來……我們知道藝術到了過分自由時決不是一種好的藝術，人生假若拋棄了所有的規律，也不是最深刻最真實的人生。我們現在回到常態去，我們才覺得是新鮮而有趣的。」

勃克夫人的大地，就是這種藝術觀的產品，而黃龍便是她所認為最新鮮而有趣的人。

二二、六、一四。

詩選

妻的夢

滅了燈，玻璃窗外的夜雪，
妻，無心地擡着睡眠。

吳 汶

憔悴了，新的母親，
獨自寂寂地怯着春寒。

沉湎在波流裏，
十年，溫柔地捱過。

這樣的夜，玻璃窗上的雪聲，
喁喁地該引她入睡鄉了。

映樹

歐外歌

如今，青春已成往昔了，
花兒開綻在女兒的脣邊。

明空下 幼年之映樹之葉
八月之晨風輕漾

一聯隊 一聯隊的輕夢呢

夢的聯隊 一明一滅

軟風中 明空下

映樹的心 映樹的身

飄然的游泳

輕鬆鬆的

映樹的身

映樹的心的感覺

一個沒有護照的僑民

爽 唱

一個沒有護照的僑民

是每天晚上

當爲了他的下宿處而煩惱的

這絕非奇趣 歡樂

聽聽我的訴苦吧

從一數到一千

從搖籃時代……

從一于流回一

從戀人的趾之爪……

他 深夜的不寐啊

旅行者 幾次臨近了夢之村
又幾次給拒絕了入境

有幾多好夢已失落了吧

這不明明的是潔白的牀嗎

我沒有够量的哀悼以哀悼之

而且是溫柔的鋼絲之網

這絕非奇趣 絕非歡樂呢

但不寐 煩惱 每天晚上呢

雖然夜是幽幽之空中的夜

每天晚上呢 不寐 煩惱

但每天晚上 我是

爲了這下宿的煩惱所煩惱了

一個沒有護照的僑民啊

流行性感冒

葉靈鳳

流線式車身

V形水箱

浮力座子

水壓減震器

五擋變速機

她，像一輛一九三三型的新車，在五月橙色的空氣裏，瀟灑的街道上，鏗一樣的在人叢中滑動着。

蔡子，這樣快的走着，爲的是他嗎？

見着前面走的是她，便搶上了幾步，用肩胛輕輕的碰了一下。

回過頭來見着我：

不是，難道爲的是你嗎？

便也停下脚步，點點頭，狡獪的笑了。

知道不會有這樣幸福的。

可是，今天趕着過來，卻正爲的是看你哩。

我笑了。

那麼，我說，在這二十世紀，真的有使人不相信的神蹟出現了嗎？

不要空想罷，是使人失望的現實問題嚟：他要畢業了，想送他一條像你第一次來看我時用的那條領帶。

用着修道士的姿勢，停住腳，我向空畫了一個十字。怎麼樣？她驚異的問。

不祥的東西嚟！買了那條領帶的第一晚，還沒有結上，在公園裏，她就對我說她覺得有點愛我。

那麼，便在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也結上了嗎？

說着，將嘴擰了起來。一挺身，脚步突然的加快了。

從第四擋換到第五擋的變速機。迎着風，彫出了一九

三三型的健美姿態：V形水箱，半球形的兩隻車燈，愛莎

多娜鄧肯式的向後飛揚的短髮。

便也搶着追了上去。

爲什麼要向我化裝呢？知道你不是這樣的女性嚟。

難道在敵人誇耀到這樣的時候，還不應該自衛嗎？

居然已經是敵人了嗎？

誰和你這樣！

可是，計速表上的指針卻漸漸的倒退了下來。

在五月橙色的空氣裏，公寓門前的霓虹燈，已經從遠

遠的街路的右邊透了過來。

說 來看我的，那麼，就到我那裏坐坐罷。

不去了。

那麼，我陪你去買那一條領帶罷，就在前面的畢洛索

夫衣着店裏。

因爲不喜愛你的那條領帶，所以才想也買一條送給他

的。可是聽你那樣一說，我不要再買了。我並沒有將他當作魚的野心。我要買一條最喜愛的送給他。

將最喜愛的東西送給最不喜愛的人，孩子也不相信這

樣的邏輯嚟。

那麼，你上次爲什麼說，因爲愛「她」，所以極希望

「她」和另一個男子結婚呢？

是因爲我說了他，便也說「她」來向我報復嗎？老實

說，我假如是女性，我是怎麼也不會愛像他那樣的男子的。

可是，我雖然不是「她」，我卻覺得也有愛你的可能哩。

這樣說着，將脚步的距離縮短了半步，讓她的左肩在

我的右肩上撞了一下。

對不起嚟！她笑着說了。

我心裏一跳。

這東西你喜歡嗎？側過頭，指着路旁一家櫥窗裏的陳

設，我匆忙的說了。

櫥窗裏的陳設是：堪察加的大蟹，鮭魚，加利福利亞

的番茄，青豆，德國灌腸，英國火腿，青的，綠的，紅

的，紫的。櫥窗的玻璃上弧形的寫着：

麥瑞倫伙食公司

見着櫥窗裏所陳列的是這些，自己趕着想將說出口的話收回，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她站住向櫥窗裏望了一眼，笑起來了：

喜歡的，假如這些都是精神上的糧食的話。可是，爲什麼突然這種的慌亂呢？

我不開口。回過臉去，借着對面公寓門口霓虹燈的光影，掩飾住了我臉上的紅色。

過去坐坐嗎？

說過不去的。買一條最喜愛的領帶，我要看他去。我要問他：你愛不愛我？假如他說不愛我，我便……

兩隻眼睛定定的望着我。

S·O·S·I

我在心裏輕輕的呼救着。

……假如他說不愛我，我便來愛你，好嗎？

見着我不開口，便接着又說：

等待着。再會，傻孩子，爲什麼這樣的發愣呢？

一溜身，鑽到人叢中去了。

頭着鏡一樣的消失在人叢中的慕子，我茫然的站着。

認識慕子，是在電影一樣的場合之下。

二月的傍晚，翻起了大衣領，在寒風裏，我正站在南
| 京路一家洋書店門口，望着櫥窗裏陳列着的新書，做着
Bibliomaniac 的美夢，忽然有人在旁邊低聲讀着櫥窗裏

一本赫爾衛短篇集的書名：

“MEN WITHOUT WOMEN”

迂徐地，可是卻是挑戰的聲音。

我一擡頭：一件黑絲絨的短外套，鼠色毛織品的旗袍，抱着猩紅的大錢夾，咬着豐滿的下嘴唇，兩隻貓一樣的圓而黑的眼睛正躲在頭髮的陰影裏得意的笑着。

是怎樣一回事呢？是嘲笑我嗎？這樣想着，便咳嗽了一聲，卻低低的將書名倒念起來：

“WOMEN WITHOUT MEN”

她猛的一回頭，向我一望，隨即對着玻璃裏面自己的影子說：

爲什麼這樣的量狹呢？我並不是讀給你聽的。

我向她道歉，我問她，你也喜歡赫明衛的小說嗎？

她搖搖頭。

我說，那麼，你爲什麼單單的讀着他的書名呢？

她笑了。

不要這樣逼緊了人家喇！她忽然不好意思的這樣說。

天氣冷颯，我說，從Office裏出來嗎？說着，一面將

大衣領拉得更緊一點。

她點點頭，也將黑絨短大衣的領子拉得更緊一點。

可以認識你嗎？我問。

認識我嗎？她將兩道眉毛一揚，瓊克勞馥式的答應了

一聲。

先將你的名字告訴我。

我將來在膝下的一冊書翻了開來，將貼在裏面的藏書

票上的名字，指給她看。

她看了一眼，隨即不聲不響的打開獨紅色的手提袋，

在裏面拿了一張名片給我。小小的名片上印着四號仿宋聚

珍字：秦蕤子，江西路七號半五樓恆利洋行寫字間。

名片上帶着很濃的柯狄香粉的香味。

那麼，是朋友了，我說，天氣很冷，我請你到對面去

喝一杯可可。

這樣，在電影一樣の場合之下，便認識了秦子。

在沙利文蜜糖和乳酪的雲團裏，我知道她是一人獨居

在上海，還有一個他，在滬西一家私立的大學裏讀書，今

年快畢業了，是個章魚一樣的男子，必要的時候可以毫不

吝嗇的將自己的情人吞下去充饑的動物。

假如你不措意，下次有機會我可以給你介紹。不過，

你不必將他當作了競技的對手。

我默默的端起了放在面前的可可。倒是一個有彈力的

女性嚙，心裏不覺這樣的想着。

望着消失在人叢中的蕤子，這樣想着和她認識的經

過，便也不回到公寓去，儘是沿了人行道向前走了起來。

五月的街，在逐漸昏茫的空氣裏，用着每一隻街燈的

眼，在散佈着哀愁的菌子。饒舌的無線電播音器，奏完了

一隻流行的小曲以後，又用着嘶啞的聲調，報告着美國實

行通貨膨脹政策，放棄金本位，南方書局出版了關於推克

諾克拉西制度的解釋的書籍，虹口水藥店新到有新鮮的黑葉荔枝。

聽見荔枝，便想到已經是五月，認識了秦子已經有三個月，而「她」的走，更是七個月以前的事了。

在冬的寒夜裏，突然從我身邊消失了的「她」，遺下了無邊的黑暗。在這黑暗的空虛中，秦子的認識，是像彗星的出現一樣，突然用她奪目的光芒，從遠不可及的雲層中，填滿了這廣大的黑暗的空間。

第一次，從我的寓所的牆上，秦子發現了我是另有一個「她」的時候，雖然認識了已經有一個月，可是立時就裝了無關心的臉色說：

爲什麼客裔着不使我知道呢？我不是早已將他告訴了你嗎？

因爲怕你要成爲「她」的情敵。

冷冷的一笑。

祇要你不願成爲他的情敵，我是不會成爲「她」的情敵的。

可是，逐漸的，用着超越了友誼的關心的限度，秦子

利用着每一個不同角度的觀點，開始測量着「她」的一切。

爲什麼還不來呢？倒是一個狠心的姑娘嚟！

真的有這樣的一位「她」嗎？不要僅是當作了自己的保護色嚟！

我說，捏造了一個「她」當作自己的保護色，我不是那樣懦怯的動物。「她」不來，或者在準備結婚，結了婚自然會來的。

倒是一位慷慨王子哩！用着冷淡的聲調，秦子掩飾着自己吃驚的臉色說。不過，她又說，假如真的是那樣的慈善家，她倒也要準備做一個乞人。

走在黃昏的街上，想着秦子這種帶着磁性的話，瓊克勞複式的聲音，覺着在自己的面前，秦子已經是一輛紅色警備車，對於「她」，不時都在重重的脅威着。祇要自己略略的露出一點破綻，立時就有被裝進去了的危險。

帶着濃重的布爾希維克意味的份子，法西斯蒂黑色的陰影是隨時都在追蹤着的。

我知道，爲着對於「她」的防衛，若不將秦子迅速的成爲自己的俘虜，世界是怎麼也不會和平的。他，就讓

他落選罷。

走到路角上的畢洛索夫衣着店，在藍色霓虹燈的光暈裏，那一條領帶還垂直的吊在一件襯衫的領口上。將這條領帶當作了競技落選的錦標，從櫥窗的玻璃上，銀幕一樣的我幻想着那就要開始的電影的場面。

D·I· 黑暗的太空，電一樣的橫掃過去的彗星的尾。

D·I· 光芒中逐漸顯出來的葉子的臉。

特寫 葉子的眼睛，眼睛中伸出章魚一樣的觸手，被俘虜的動物，掙扎。(F·O·)

字幕：我雖然不是「她」，卻覺得也有愛你的可能。

F·I· 抱着「她」的照片的自己。站在一旁冷笑着的葉子。放下照片，笑，向鏡頭走來。

特寫 喫驚的可是同時卻又欣喜的葉子的臉。

遠景 春的街。花。燕子。顫動的笑聲。水銀上昇的寒暑表。

近景 競技場，將近終點的激烈競爭的選手。

特寫 記分牌：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

插入 落選的錦標：領帶。

字幕 因為不喜愛你的那條領帶，所以才想也買一條送給他的。

特寫 捧着錦標的落選選手的悲容。

特寫 葉子的臉。

D·I· 化成「她」的臉。

D·I· 又化成逐漸移近來的葉子的臉……

望着逐漸向自己湊近來的葉子的臉，從玻璃上反射過來霓虹燈的反光，耀着我的眼睛，一陣風吹過來，我止不住一連打了幾個噴嚏。

眼角上微微的有一點潤濕。

想到是五月，微寒的黃昏的街，正是流行性感冒傳佈的時候，記起隔壁是德國人的漢堡大藥房，便決定走進去買一份安替比林的發汗劑。

山

何章陸

自然本身便是 Apollo 的化身，所以祇要你能神會領略，隨時隨處可以窺見她的笑容，聽見她的清歌；若認識更深一層，那就無異在她的溫甜的懷抱中了。

自然景物中佔着很大地位的便是山。我們每提到風景，必山水並稱。其實沒有山那裏會有好風景呢？山之唯一的特性便是靜，所以玩山便是尋靜，愛靜趣的人必會發覺現山是最適口味的食物。

同一座山，她的姿色可隨時而不同，更可隨領略者的情緒而異。三月時，滿山的杜鵑花開得通紅。平時的山，最宜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遠看法，現在卻不同了，這時我們要近看。這樣火紅的杜鵑便在碧雲綠霧中如血花一樣地浮現出來了；此時我們如果定神靜靜注視一刻，呀！

真的，由眼花撩亂而迷醉了，因為杜鵑的血紅和草葉的鮮綠在深刻的對照中似乎生了一種刺人的鋒芒，如香氣似的，一直鑽入我們的心中。這便是擁着自然吻着陶醉的境界了。

春末夏初，山的神態又換過了，或者說，如女人一樣換上一套新的時裝了，若與人來比，這正是山的青春時期。那種勃勃的生氣，奕奕的精神，飽滿得似乎可以在每張樹葉上流露出來的，祇要我們一走近山麓，必有一種興奮向上的刺激。有時我們趁着天氣晴和的日子，夾了一本書，或者帶了一隻口琴，慢慢地上山，在山腰揀個濃蔭處坐下，旁邊的太陽正鮮明地照着，定了神，先看看遠處的景物，再來緩緩地翻翻書，或者隨意朗誦起來，或者吹一

二節小夜曲，這便是活神仙的生活了。這便是天國中的夢境了！

的確，山是靜的，她竟靜得如深夜一樣，不，靜得如雪天的深夜一樣，但並不如夜那樣靜得一無生氣。她還是活活潑潑的。祇要你看見山這種靜就可隱隱地感到了。有時我們在上走，或臥在山腰上看雲，耳邊偶爾有小蟲飛過，那嗡嗡的飛聲竟要誤為飛機，猛地地驚覺起來。在這樣壯嚴沈靜的空氣中，若能聽得一二聲突然而來的強聲，確可以使我們感到緊張，甚致更要感到驚恐！所以我們自己在山中高呼，不但祇覺到悶氣俗塵一逐而盡的清涼的愉快，更可發現自己浸潤在孤獨絕援的驚趣中。這境界若再深刻一些，那便是「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荒涼的情景了。我相信一個暴躁如雷的悍夫，如果把他帶到如此恬靜的境界來。他也祇得心平氣靜下來了。所以靜對於人性的感化真是有意想不到之妙。山之能擒住了人們的心，全靠了這種偉大的靜。

野花的香味並不減於人工培養的所謂珍貴的名花，尤其是深山冷谷中的野花，其香氣之清幽雋逸遠非家花所能

及其萬一的。香氣的領略也如欣賞音樂一樣，須先把心預備成澄清無塵，然後細味細玩。在山上就很容易有這種心境。所以偶爾被清風送過來的幾陣不知來自何處的花香，總是使人興奮的。總是夠人耐味的。總是沁透了肺腑的。

跑山雖是一件很費力的事，然而我總覺得比跑平路還有趣，因為費力僅是肉體的，心靈上的陶樂決不致會受肉體的影響，正如內心的創傷決非物質的享樂所能醫治的。人事俗務浸倦的我們一看見山的恬靜自在早已給心露上不少的安慰，望着山走，似乎前面就有無限的愉快，彷彿上面便是天國中的樂園。我們確是抱着這樣的希望不顧一切地往前走，朋友，你可知道嗎？就在這望前走當中還有一個意外的異趣呢！所謂這意外的異趣是什麼呢？好，告訴你罷，就是回頭看呀。這回頭看的意味真是在意料之外的，因為那時我們心中祇有前面的希望，而且是非常專一的，誰願回顧已經過眼的東西呢？其實我們後面的風景雖是剛才看過的，但若作一綜合的欣賞，她的情景又大異其趣了。所以回頭無意中發現意外的景緻，真要喜出望外的，真要驚異讚嘆的。現在讓我們再繼續前進，真的，快樂是

努力的代價。我們跑到上氣不接下氣，最後居然到了山頂，那時的自傲自足自樂的狂喜，真是祇有身歷其境的才能體驗得到。在這樣喜得不可自制的心境中，誰再會想着身體的疲勞？誰再會記得內心的隱痛？誰再會念着世事的是是非非？這時的心才算是點塵不染，才算是清明見底。於是我們再平下氣來，睜開眼睛向四方遠眺，我們的心固然可以隨着視線廣展到老遠的天邊，一享心曠神怡的愉快，但蒼茫之感卻又緊緊地籠罩上來了。

遠山所給我們的印象與近山大有差別。我們看見她老是那樣安安定定聳聳巍巍地立着，雨天也這樣，黑夜也這樣，其泰然鎮定的態度與雄壯偉大的神氣，祇要一提到山就深深地感到的。我知道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時的心境氣概必與兩山一樣泰然雄偉，換句話說，這也就是牠能感人的地方。山啊，你真偉大！多少漂泊不定的心，祇有你能安慰！多少俗塵浸透了的心，祇有你能洗淨！多少

兇悍暴躁的心祇有你能撫平！多少偉麗雋逸的詩情都是你培育起來的！多少英雄的偉業都是你所啓迪的！

如果你以為山是難看的粗獷，那你就大錯了。牠如美妙的少女一樣，也有笑容，也有曲線。牠的豔麗婀娜並不弱於你的愛人。遠在天際的山峯與乳峯一樣富有夠人耐思的意味；隱隱約約中的重巖疊嶂的輪廓與女人的裸體一樣富有細膩的曲線；半藏半露在雲霧裏的高山總是嫵媚多情的；紅葉滿樹的秋山總是多姿多色的；金色陽光下的小山總是鮮艷奪目的；雨後的近山又有梳洗新罷的風趣。啊，山的姿色真非言語所能盡述的，若要免強都寫出來，那便是一部最偉麗的「百美圖」。其實這「百美圖」也決非人力所能寫的，誰敢說斐多汶的月光曲已奏盡了一切月下的幽趣，自然詩人華茲華斯盡畢生之力不會描就自然面部的一個粗略的草圖。文字祇能作一啓迪的引子，祇能寫出個人情緒的一部分，無盡藏的美與最偉大的靜仍是原封未動的埋在山裏，讓讀者自己去發現吧！

小託爾斯泰及其文學生活 (A. S.)

玄明譯

爲他的文學生活第二十五年紀念而作

阿·託爾斯泰的作品的源流是要回溯到革命以前的文學上去。

在他的文學生涯的黎明期，託爾斯泰是對近代主義傾向多少表示着好感的。他寫着關於達孚尼斯和赫羅哀的詩，又拿斯拉夫神話來做他的詩歌的主題。他又從俄羅斯民間故事裏得到了他的童話的材料提示。

但是在彼得堡，在一個溶雪的日子，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卻做了一件在他以前有許多俄羅斯作家都做過的事情：他從這一家書店走到那一家書店，把他的第一本詩集全數買了來，然後用一把火來把牠們清掃了去。那焚毀了達孚尼斯和赫羅哀的火卻產生了託爾斯泰的散文；這位作家從偽羅曼主義走入寫實主義，從詩歌和童話走入故事

和敘實，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可是阿·託爾斯泰的早期散文著作卻還不能算寫實主義的，假使用寫實主義這個字的全般的意義來說。他對於近代主義的偏向現在卻結出果實來。他的散文還不能脫離某種麻醉性和過意的彫琢的羈絆。這是一種伊·屠格涅夫和查利·德·雷尼哀的奇怪的混和。

在對於一切現存的東西的不合理和腐化經過一度悲慘的默想之後，在對於當時文學上所流行的古代化，中古世化，和文藝復興時代化經過一度深入而並不十分明晰的考察之後，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的天才橫溢的散文，擺脫了太生硬的陪襯法或是太眩目的色彩，對讀者是造成了一種感動而誘人的效果的。無論是急進的資產階級，或是保

守的貴族階級，都可以用一種輕盈的心境去閱讀他的關於腐敗的鄉村士紳的故事和短篇小說。

「我曾經把從前的小說重讀了一遍，」這位作家後來這樣地承認，「讀的時候卻經驗到了一種恐怖的感覺。老是寫着那些伏爾迦河岸的男女貴族的軼事。爲什麼要寫呢？寫了有什麼用呢？」

當這些題材枯竭了的時候，士紳階級便讓位給了智識份子。託爾斯泰的關於俄羅斯智識階級的小說是有着那種模糊的，抒情主義的特徵的。雖然散見着好多成功的敘述，卻依舊不能調解他在那個時期內的散文的一般的無目的性。

一個第二流的作家是可以終身從事於這種關於鄉村紳士和誘人的流浪漢的瑣碎的作品。但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卻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不久便發現了這是走向腐敗和沒落的道路。

姊妹篇 (Sisters) 三部曲苦難經歷 (Passing Tortures)

的第一部，在革命時代在法國寫成的，依然反映着託爾斯泰的戰前時期的心境。個人的原素在這篇小說裏面依

舊是很堅強的。主人公們和他們的命運對周圍的世界也祇有極微細的關連。戰事祇很遙遠地表示着。截止到那時候，戰事和革命還不能毀壞了把個人的快樂當做人生的唯一目標那種觀念。士兵，工人，和革命者，祇在一種被限制的情況下描劃出來。他們不過是捷列金和達霞的愉快的戀愛故事中的一些陪客而已。

可是這篇小說卻的確可觀地前進了一步。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的古舊的彼得堡，像洛克福爾的乳酪同樣地腐敗的，「被不眠之夜所困擾，在酒，金錢，和無愛情的愛情中發洩牠的苦悶，」似乎在「等待可怖的末日」那樣地存在着，這部小說就用一種叫人不能忘記的生動的手法把這麼一個社會描畫了出來。

託爾斯泰第一次面對着他對於世界的態度的大問題，以及一個藝術家在這充滿全世界的龐大的鬥爭所保持的地位的大問題，便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早在一九二一年，託爾斯泰就發現了，在蘇維埃的所在地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鬥爭中，歷史的正義是不在於邱吉爾和克勒滿沙那一方面的。託爾斯泰便離開了他在一

九一八年遷徙去的巴黎，回到了他的故鄉來。

伊凡·捷列金，那三部曲的中心人物，他在昨天還祇有興味於個人的經歷，而對於一般問題是完全無關心的，現在卻是在跟布爾塞維克的魯布羅夫談着各種流行的問題了。捷列金的哲學是簡單而可說是真率的。一切所發生的事情的眞心，我們的革命的國際性，走向無階級社會的鬥爭——這一切都是捷列金所不能理解的。他祇是一個忠誠的戰士，一個普希金筆下的格里尼約夫的直接後裔。但是他的消極的中間性卻永久地打破了。

「必需要到那裏去走動走動了！你知道，我這樣坐在這裏等待一切事業的完成，是覺得有點不能自安了。」

這部小說所達到的最高的智慧是雀特金隊長所說的這句話：

「我非難自己的專事冥想。這是一個嚴重的罪惡。」連藝術的價值也計算在內，一九一八三部曲之第二部，還可說是寫得不很相稱的。固然這裏面也有許多美麗的篇頁，例如寫葉卡捷里諾達爾之戰，寫捷克斯拉夫人之佔領撒馬拉，古拉坡爾地方的場面；有許多人物也是用極

完美的技巧來寫成的，例如布拉文醫生，撒坡什珂夫，等人。但同時，這部小說又有許多未完備的地方。黨的作用，以及作爲主導組織原動力的無產階級的作用，祇是很輕淡地畫了一個輪廓。

內戰時代又供給了託爾斯泰以另一部著作的資料，伊比庫斯 (Ibicus)。這部簡短，但是熱烈的作品取的是革命時期的 philistine 的題材。這個題材是旁的著作家所常用的，但是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卻寫得特別親切。他用一種幽默的語調表露着那主人公的貪吝和窄量，又刻劃着他的純然獸性的自衛。涅甫佐羅夫，伊比庫期一書的主人公，開始了蘇維埃文學中的騙子和吝漢的肖像畫廊。

在魯多瓦納·里服之罪惡 (The Crime of Antoine Rivand) 和黑色的金曜日 (Black Friday) 這兩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戰後歐羅巴的巧妙的圖畫。

託爾斯泰的短篇小說在臥榻下發現的原稿 (Manuscript Found under a Bedstead) 是一個萌芽，這萌芽後來發展成長篇烏金 (Black Gold) 這部小說非常接近於政論，接近於小冊子。凡爾塞和議，今日的巴黎，白黨流亡

的首領，政客，投機家，這一切都用非常尖刻的，寫實的態度描劃了出來。要是作為政治的諷刺文，烏金可以算是達到他的目的了。流亡的烏合之衆在這些刻劃之中發現了他們自己，竟發生了一度可怕的喧嚷。

在蔚藍的城（Azur Cities）這個短篇裏，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描寫了一個不願意接受新經濟政策的「左傾空談的英雄」。

那個在任何分野都關心到的進步的社會主義者，對一切以新經濟政策為退讓的人們施行着可觀的攻擊。五年計劃的陣容的展開，完成五年計劃之的建設的狂熱，這些東西規定了智識階級的一般心理態度的斷然的變更。

最近，阿·託爾斯泰已經完成了他的小說彼得一世（Peter Firstbest）。這部小說是普希金的“Copper Rider”的直系の後裔。出於一位偉大的寫實主義者之成熟而巧妙的手筆，牠便超越了祇於某一時期有關的普通歷史小說的限度，而成爲有世界意義的作品。這是一個關於意志和智力決勝於停滯和原始力的驚人的詩篇。

爲要努力接近於當代性，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正

如別一些作家一樣，是走了一個兜圈子的道路。像他的許多前輩一樣，他向一個不同的時代作了一度長的旅行。

但是他寫作彼得一世的時候，卻正是社會主義進展的時候；那時候，寄生階級不但已經斷然地被摧毀，甚至連他們的復興的可能性都完全而且永遠地被破壞了。正當這時候，託爾斯泰在報紙上發表了些重要的議論，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這些論點的對象雖然不同（有些論及對強迫勞動的誹謗，有些論及西歐的危機等等），但牠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相信現在在我們這國土裏進行着的偉大的鬥爭和建設工作是歷史的正義。

「我不能超然於滿佈在我們這國土上的建設的狂熱，」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這樣地說，「但是在看了一兩處新的建設之後，我卻也不能夠對當代生活說一些話。一個藝術家的道路是錯綜的，並不永遠是直線的。單單應用算學上的四則法，是沒有可能計算這條道路的軌跡的。我決心用我自己的方法來反映我們的時代。爲要表示對自然力，墮性，和亞洲傳統的決勝，我便又轉向了過去。」

阿列克舍伊·託爾斯泰在他的創作力的最燦爛的時期

達到了他的文學生活的二十五年紀念。他多量地而且緊張地工作着。他誠意地打算在他的作品裏反映我們這歷史的大時代。

蘇聯的創作生活的環境，是可以保證他的意志完成的。

現代書局精印

現代原稿紙

鋼筆毛筆兩用原稿紙創始於日本，新文化運動以後，著作家紛紛採用。其後雖有國貨，但紙質惡劣，且多用鉛線排印，有油墨處無從書寫，作家苦之。本局創始用橡皮版，佳質道林紙印製原稿，潔淨優雅，無滲墨走油之弊，行格種類甚多，任憑選擇。定價又極低廉，祇及日本貨之半，愛用國貨家，著作家，請試用之。

- 甲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4×25)一百頁·五角
- 乙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A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5)五十頁·二角五分
- B種橫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C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D種直行單面原稿紙(10×20)百頁訂本·二角
- E種直行單面原稿紙(6×20)百頁訂本·一角五分

新聞中的三個作家



(上)舉行文學生活二十五年紀念

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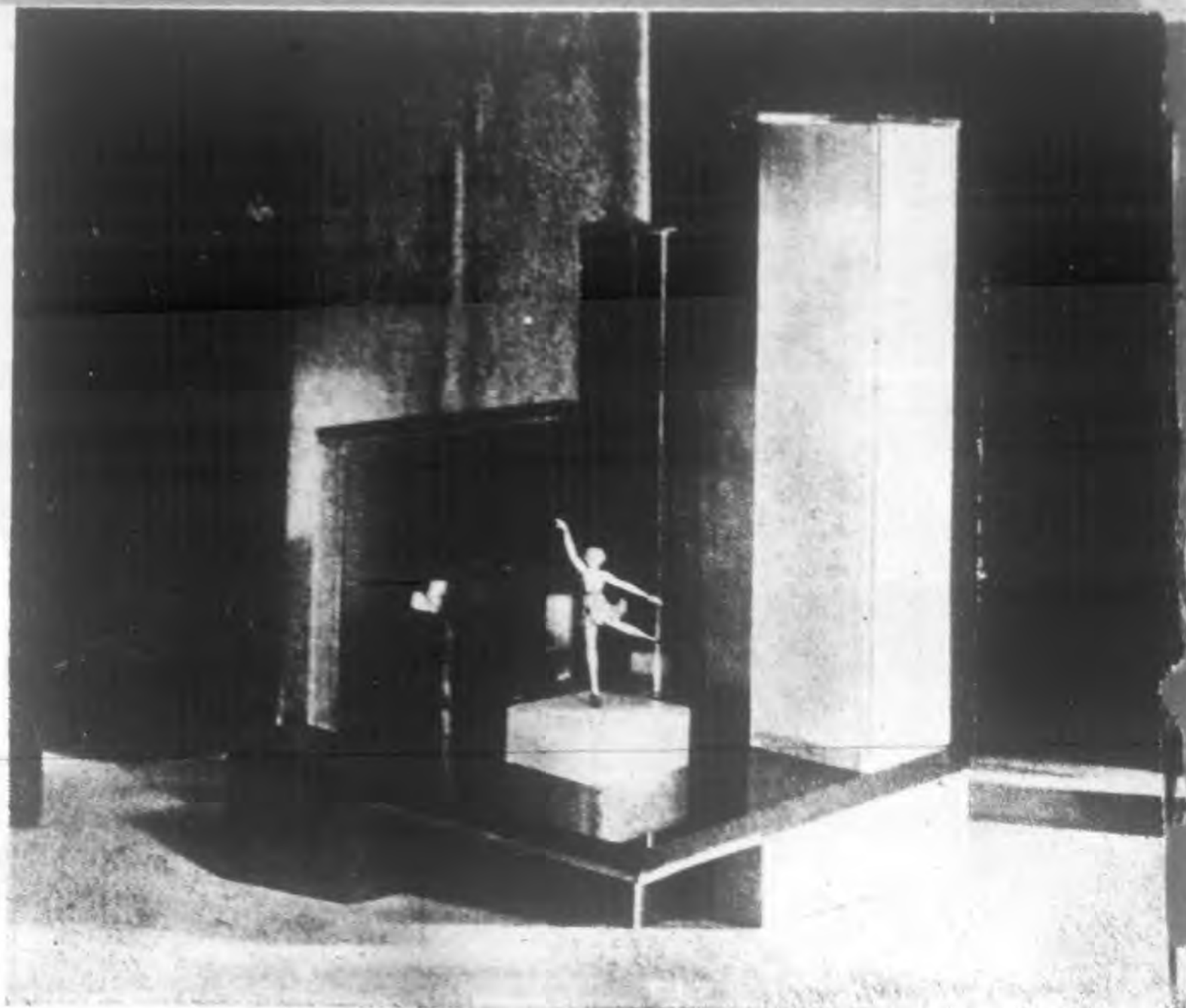
夫人

(左)在本年四月三十日逝世之法國女作家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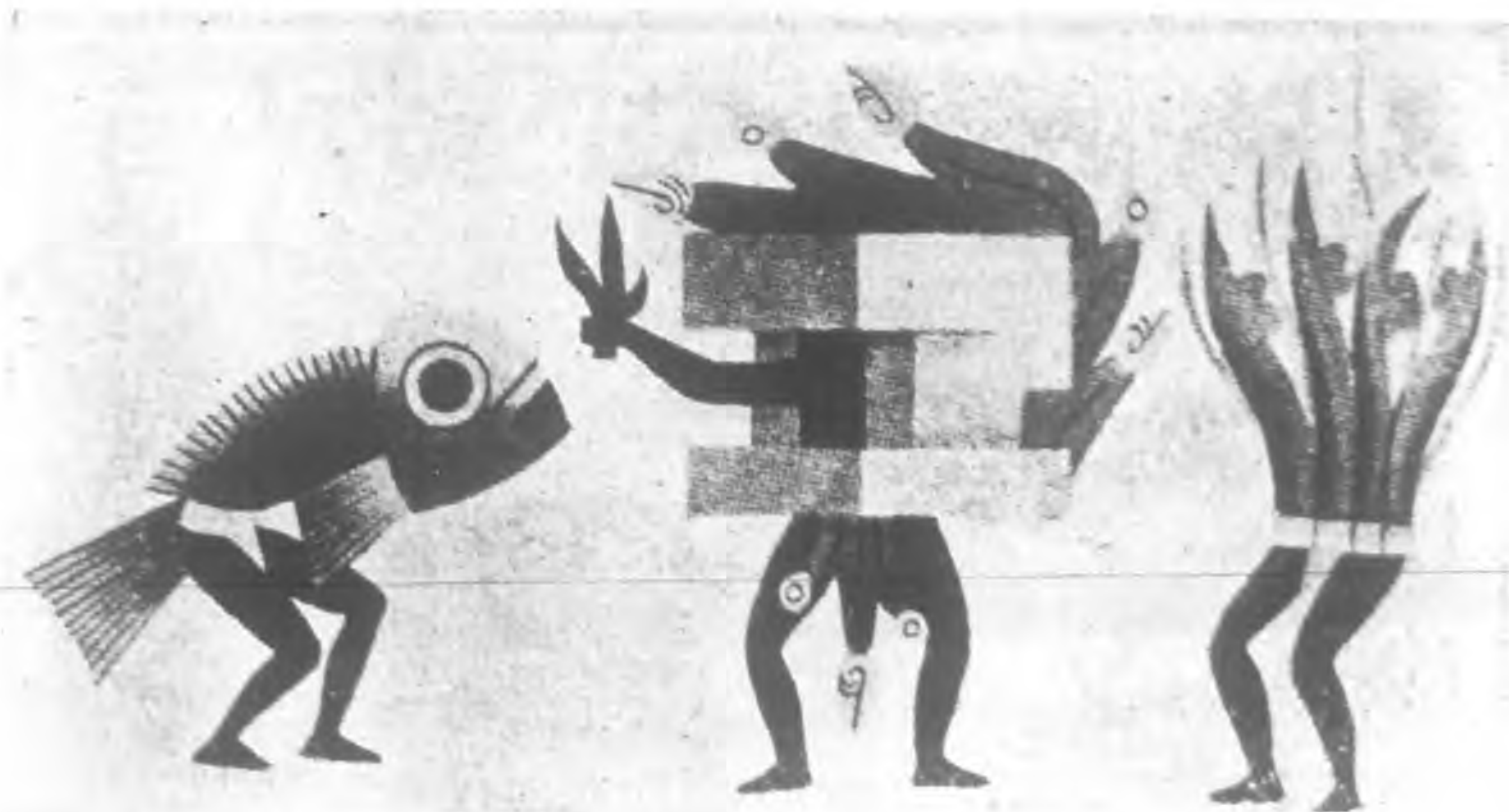
(上)參加國際非戰
大同盟本年大會於八
月十八日來滬之法國
左翼作家，巴黎人道
報主筆代揚·古久列
氏

舞臺藝術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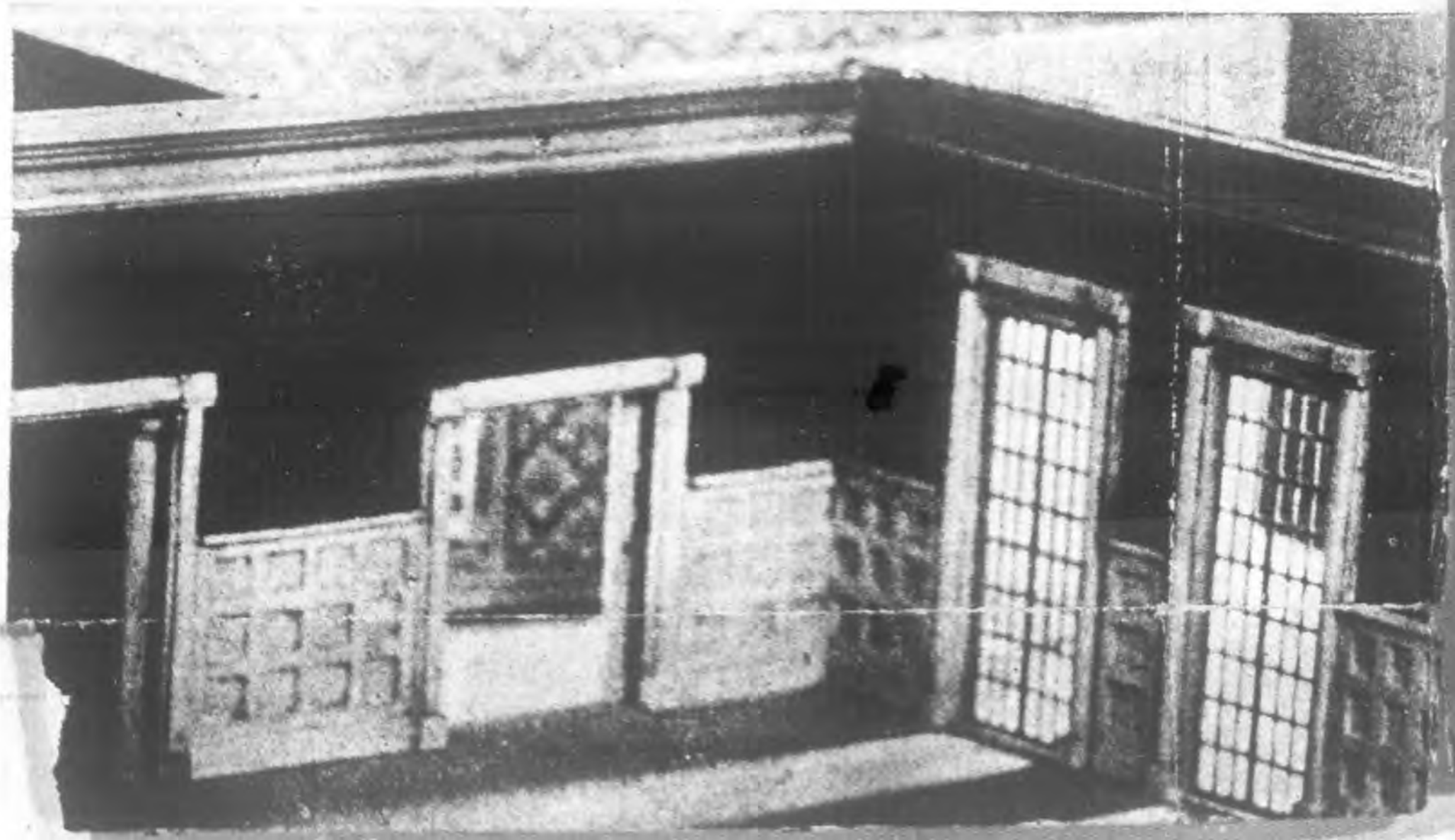


本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二日，美國紐約建築協會第四十八次年展中曾附有舞臺藝術展覽會，以下三圖即從此次展覽中攝得。

愛羅生設計的現代歌劇的舞臺面，全以玻璃構成。



墨西哥舞蹈的服裝：魚，浮屋，蘆葦。





諾威詩聖皮龍遜百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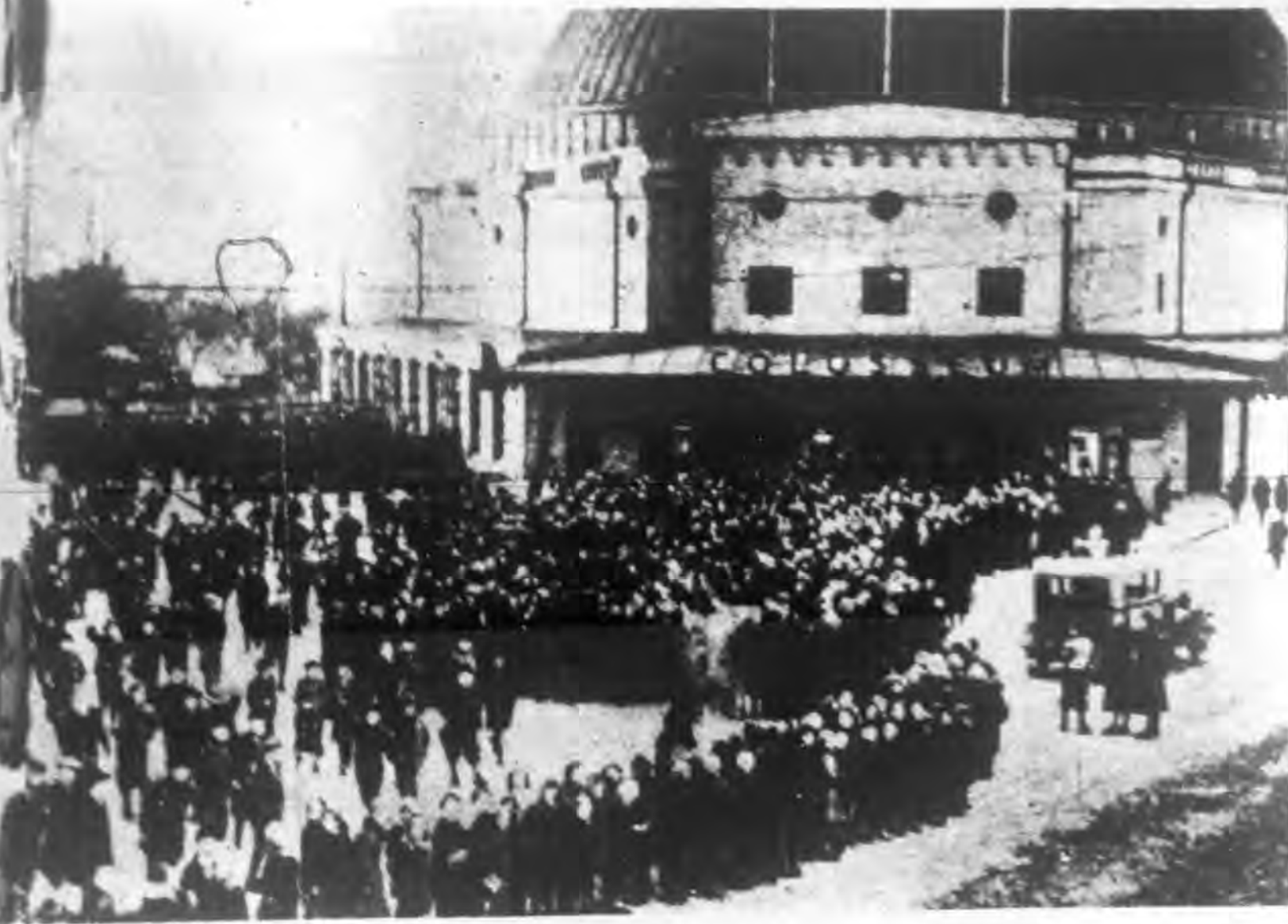
去年十二月八日爲諾威詩聖皮龍遜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百年祭，左圖爲皮氏像，下圖爲諾威人民在行念紀式後在會館前之行列，最下圖爲皮氏與其

夫人談話時之留影，紀念會中之陳列物也。



詩之展覽會

上圖爲英國格林威區村中所創舉之街頭詩展覽會，黑衣者即其發起人麥克羅頓氏。





「鐵流」的作者綏拉費莫微支
與青年作家辟特羅夫談話

出席蘇
聯作家
同盟演
說中之
盧那卻
爾斯基



參加最近蘇聯
作家會議之各
國代表家，自
左至右，赫達
斯與喬寄爾（
匈），阿拉公
（法）克爾雄
（蘇）伊里斯
（匈）



庫斯尼沙夫所
作雕像：國際
的團結

蘇聯文藝動靜



白夜

蘇聯——託爾斯泰

江兼霞譯

在高加索式的無憂飯店（列寧格拉特，米哈伊羅甫斯卡亞）底小小的密室裏，雖然擁擠，但依舊是很幽靜的。裏面坐着三個人。一個是位教授，一個大食家，一個性情非常穩定的人物。第二個是劇場經理，他爲了心境底紊亂而喝着苦酒。第三個人卻是個跟這故事沒有什麼關係的。

他們碰着杯子，嘴裏喃喃着；分吃着炸香魚當點心。

香魚是一種很好的魚。現在，也像普希金和彼得大帝底時候一樣，同是那一點自然底寄子們把他們底網撒到涅瓦底灰色的水波裏去，那就在皇宮底對面，在那兒，灰暗的窗戶照耀着落日底光輝，在那兒，俄羅斯帝國曾經繁昌着；那些人，既不同頭去看看橋上的電車軌道，也不去注意船底嘯聲，好像把整個都市，以及牠底過客，以及牠底熱情，以及牠底全部歷史，都當作彼得堡底塵霧裏一個夢境似地，祇管

小託爾斯泰自傳 玄

明譯

——十月革命給予了我一切

截止到一九〇七年，因爲是一個技術學院的學生，我對於文學是很少興味的。也許，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那時寫着些拙劣的詩，使我接近文學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的原因。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文化生活成爲更其灰色而且空虛。我們的學生生活是特別地沒有光彩。

我的第一部書，一部失敗的詩集（祇在一年以後，我就引以爲恥辱了）是在巴爾蒙特，別列伊，……諸人的影響下寫成的。一年之後，我出了一本小說集，叫做喜鵲故事（*Mesquie*）。一九〇八年，一本詩集以（*Grin*）板印行。我的第四本書又是散文，伏爾迦之左岸

把生氣蓬勃的全宇宙拉進他們底小船裏去；而他們底宇宙便是銀色的香魚。然後，把牠帶在籃子裏，他們立刻在夏園底鋪道上，在潘捷列莫諾甫斯卡亞，在彼得格拉那邊的十字路口把牠賣掉了。這是一種很有滋味的小魚，而且便宜。

友誼的閑談在這小小的房裏進行着。那位劇場經理，向來是說話很模糊的，說話的時候汗珠在青灰的禿頂上閃耀着：

「想想那匹馬。……馬老是不做聲。馬不會說話。不！……」

（他舉起了一個指頭，而當他做着這姿態的時候，誰都沒有說話。）
「一匹馬也會感到痛苦的。在馬戲場裏……啊，不錯，我自己親眼看見的。他們強迫牠用嘴套子在一張紙上寫字。寫吧，有學問的馬，把你底痛苦說出來吧。噤，啪！——馬寫着，用牠底嘴套子在紙上亂塗。祇是些口水，而不是文字。牠不能把牠底痛苦寫出來。一頭噉的畜生。可是牠會感到痛苦。啊！……」（又舉了舉指頭，又停了一會。）
「牠老是這樣做——用牠底嘴套子擱在紙上——噤，啪！……這樣就完了。……至於說眼淚？也許有眼淚的——我看不見。……我不知

道。」

現在，這是毫無疑義的了。那匹不會說話的馬便是——他自己。故事是模糊的，非常陰鬱的。在垂着帷幕的無憂飯店底窗子後面，無

(The Left Bank of the Volga) (Shipovnic板)——一本關於伏爾迦左岸的紳士們的小冊子。因這本書，我安穩地跨上了文壇。跛行的男爵(The Lame Baron)畸形人，(Odd People)也是伏爾迦之左岸那同一個圈子裏的小說。牠們是憑藉從伏爾迦沿岸搜集來的故事寫成的，那是我的生長地，我會在那裏過了我的兒童時代。

但是伏爾迦之左岸的材料是顯得枯竭了。於是我便走到一個歧路口。這是我的文學工作的最悲慘的一個時期。我既不能依靠字句，又不能依靠文辭……我生活在近代主義者的那個狹窄的環境裏，在頹廢作家的圈子裏。我並沒有看見人生，我不能夠反映時代。能夠跳出我的那種環境的人，是祇有勃洛克一個。

一九一四到一四的那幾年是歧路之年。帝國主義戰爭替我的創作活動開闢了一個新的場所。我常着 *Russkie Vedomosti* (俄羅新

眠之夜在瘋狂似地在傾瀉着牠底種種蠱惑。那位劇場經理底碎了的心苦痛地哭泣着。他是被他所愛的女人所遺棄了。他感到屈辱。但表面上卻沒有眼淚流出來，祇有在酒醉的禿頂上露着些汗珠。

那位教授是不喜歡這種感情主義的。他能替一切事情都找出一個主要緣由來。這樣他便可以更平靜一點。爲那個撇下了舞臺經理逃走的優女孩子是不值得賠上這些眼淚的。

「我們來喝一杯吧，」他誠懇地說，斟滿了那些杯子。「把事情看得簡單一點吧。你底性神經上是經過一度創傷了。爲什麼要說這些象徵的話？不錯，這裏……」（他跟他的同伴們碰着杯子。）

「那匹馬是沉默着，」那劇場經理重說着，用彎屈的指頭抹了抹他底額角。「那匹馬痛苦着。」

「胡說！……老頭子，吃一些瀉藥，把你底浪漫精神瀉掉吧！……」

「欺侮一匹馬是不對的。……一匹馬是不會說話。」

（一顆眼淚從劇場經理底鼻子上滴下來，掉在紙質的檯布上，那個跟故事沒有什麼關係的第三者在是正在檯布上攪着女人底腿。）

那位教授帶漲了雙頰，眼鏡宕在下面，來說理底神情講着：

「一種分泌物底過量的生產是鬆弛了的內腺裏進行着。牠們刺激

聞）的戰爭通信員。我的新聞文字是拙劣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在前線上，我卻看到了人生的悲劇，民衆的悲劇。我脫離這個着了魔的圈子而看到一切歷史的過程，（這，在那時候還是我所逼視的真理。）在戰事的那幾年內，我第一次寫了些戲劇。（燕尾（Swallow-tail）惡精靈（The Evil Spirit）及其他。）

在一九一七革命的時候，我正在過渡期中。苦難經歷（Walking Thru Torments）這三部曲的第一部，姊妹們（Sisters）是我在一九一九年寫的，實際上是開始了我的創作生活的新時期。這是對時代的理解和藝術的探討之開始。時代是可以憑藉理性、論理，和感情去理解的。但是一個藝術家之理解時代，卻必需找到藝術的形象。我的從姊妹們到彼得一世（Peter the First）的路程，是對我們的這時代的藝術的探討之路。一種辯證的探討。我理解時代，是着眼牠的動態，而並不視爲時間的

着神經系。神經經驗着一種內在的激動，而沒有外部的反應。因為沒有反應，組織本身便很快地找尋着替代物。這便是你底神祕意識和各種浪漫精神首要的基礎。假如你再不停止這種分泌物底生出，那便不能預料要弄到怎麼個地步了。在一星期左右之內，你會去威脅婦女。你會看到無賴暴行底過程底實踐的表示。」

劇場經理垂下了頭，開始哭泣起來。他底在兩個捏緊了的拳頭之間的頭殼，卻像從桌子邊窺張着的月亮一樣。一般地說，在男女之事上面，那位教授也像那位劇場經理一樣，他們兩個全是不對的。而在窗後面，列寧格底底夜是瘋狂了。小船在大大小小的河流上盪着，六弦琴鳴奏着，像是婦人底淺笑底回聲。在島上，在公園裏，被死色的光所照耀，夜鶯歌唱着；追求愛情的人們，像已經找到的人們一樣，在左近閒蕩着。他們是並不需要教授或劇場經理底幫助就會辦到的。他們唱着歌，撥着六弦琴。

除開這些，附近還散見着一些——我們是無需乎對罪惡閉住眼睛的——帶着人工反應的，（例如神祕的和浪漫的人們，）具有太多的分泌物的人物。……試想想這樣的事件——北方的六月之夜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東西呀！

看！一個微醉的女人，說得正確一點，一位及笄年華的女郎從無

固定的片段。並且，正如一位批評家所正確地指明的一樣，我以為彼得一世是從後門走近時代的。

現在，我正在完成彼得一世的第二本，在有了寫歷史小說的豐富的經驗之後，我將開始寫苦難經歷的最後的第三部，這將反映着一九一九到二〇那幾年的事情。此外，報紙上早已宣佈過，我還要做一本關於一個叫做O.G.P.D.的布爾塞維克會社的劇本。

如果革命並不會發生，充其量是祇有像波達潘科那樣的命運在等待着我：革命前的一般普通作家的沉悶而無色彩的工作。十月革命給予了藝術家的我以一切。在「十月」以前，我的整整十年間的創作成績是祇有四本散文；在今日為止的十五年間，我卻寫了十一本書——而且都是我的最有意義的作品。

在一九一七以前，我並不知道我是為誰面寫的。（連帶說起，我的書每年的行銷是最多

眠之夜的煩困裏，——這煩困是從那兒，爲什麼而起的，那恐怕祇有魔鬼知道吧，——像一隻飛蛾似地飛進無憂飯店底小小的密室裏來，在那兒，那位教授正在重重煙霧之下調合着一杯飲料。

她推開了門，停着，用她底深黑的眼睛望望那用匙羹攪着瓶子裏的東西的教授底二十啞重的軀幹。

「啊哈！」他說。「走進來！……又是一個有假的反應的人。」於是那女郎急躁地走到榻邊，扯下了她底帽子，就在舞臺經理底背後躺下去。甚至在她從門口走到榻邊去的時候，她底樣子也好像是睡熟了似的。

「這個我懂，」教授說，「她神經鬆散了。」

那睡着的女郎底臉是慘白而可愛的。嘴微微地張着。在她底修短了的栗色的頭髮裏插着一把破梳子。她是細長的，像一個男孩子。她底肘子纖細的手臂是伸張着。衫子在腋下露着裂痕。那女郎底有點粗的腿是穿着廉價的玫瑰色的襪子。拖鞋是更破爛了。她底項頸纖美而明淨。她熟睡着，以致她底眼皮會給予一種死人底印象。

劇場經理底臉上顯着恐怖的神色。他粗野地看看那睡熟的女郎。她底環着一隻綠色樹膠手銜的醜惡的手腕落在他底膝蓋上。他跳起來，挺了挺身體。

不過三千本。現在我卻覺得有一個讀者活着，我需要他，他使我充實，而同時也需要我。二十五年以前，我是當做一種有趣的追求而來接近文學的，祇認爲是一種娛樂。現在，我清楚地看到文學是一種無產階級爭取世界文化的有力的武器。存在於我身上的這種識覺，是我的創作生活的有力的槓桿。我記得，在我的文學生涯的最初十年間，我是多麼困難地替我的長篇和短篇小說找題材。現在，我正在凝想，剩下來可以活的時間是多麼短，而以一個人的生命和我們這大時代的驚人的行進匹敵，是顯得多麼無力。（譯自 *International Litera-*）

Eng. 英文板一九三三年第二號）

是野雞。真的，我還在貝倫高等學校畢業過業。我是從那地方來的，一半坐火車，一半步行。你瞧，我遭到了搶劫。……明天我要去騎在鐵軌上。……」

那劇場經理祇磨他底牙齒。就連那教授底思想也不知跟煙氣飄到了什麼地方去。他搖搖他底灰白的頭，開始問了一句最重要的話：

「你叫什麼名字，女同胞？」

「卡齊亞。……我剛纔說過，我是從貝倫來的。這，我可以向你們證明。瞧，我頭部底這一邊有一個傷疤。白軍佔領貝倫的時候，一粒子彈從窗子裏打進來，在這裏掠過我底頭。現在，再摸摸這一邊——又是個傷疤。……紅軍佔領了貝倫，一塊石片在這裏打中了我……那時候我正在街上。……現在你們肯不肯相信我？我今年二十一歲。」

她抽出了她梳子來梳着她底散亂的栗色的頭髮。她看見那梳子是破的，便把牠丟在櫃子上面。

「糟糕！我現在連梳子都沒有了！」

「不要緊！」那劇場經理粗糙地說。「我替買一打梳子都可以的。……你祇要對我解釋，你爲什麼到這裏

來。你爲什麼在這樣的夜裏還要跑來跑去？」

「什麼？——這有什麼關係？這祇是我一個人底事情。我底親屬死了之後，我便到坦波夫去找我底姑母。我想把我底生活弄得有規則一點。在路上我被搶劫了——搶得一個銅子都不剩。我到了坦波夫——但是並沒有找到姑母。這真見了鬼！我並沒有失去勇氣。我不願意讓他們欺侮我。我到一處歌舞班裏去應徵。他們發現我有點才能。春天我步行到列寧格勒來……因爲這裏有更好的跳舞班。……但是我現在卻覺得自己動也不能動了。……」

「怎麼？你還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錢。……我對這一切都厭倦了。……明天早晨，我要去騎在鐵軌上，」她漠然地說。

劇場經理又開始在屋子裏踱着，兩手捧住了頭。

「我什麼事情都不了解。……她是誰？她要些什麼？誰叫她到這裏來的？」

「她完全是說的謊話，」教授說，「不要再發展你底這種浪漫精神了……你瞧，我們把房間裏弄得全是煙氣

——差不多連呼吸都不可能了。」

那女郎似乎並沒有聽到這句話似地，依舊接下去說：

「因此我在這都市裏飄來又飄去……我要生活……

我要吃。……我什麼都沒有了，祇剩下一件破爛的衣服。你們都是 *Nepesca*。你們有舒服的牀可以睡。……因此我來找到你們。可是我在貝倫還有一些財產——一箱的衣服，和一個很好的茶炊。到那邊去的路費要三十盧布。我怎麼能夠弄到這筆錢呢？我到工作介紹所去報了名。他們答應了我一個棉紗工廠的生意。我心裏還決不下。因為這樣，我就跟我底藝術，跟跳舞班決絕了，而且斷送了我底藝術前程。……」（她底嘴唇顯然在顫抖。）「現在祇能把我底頭放到鐵軌上去。……」

「卡齊亞！」劇場經理跳到桌子邊，抓住了她底脆弱的手，他底眼睛釘住了她。「有誰欺侮了你沒有？幾時？可是很久以前嗎？——怎樣欺侮你？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

……」

於是那女郎，也不抽去她底手，也不表示不快意，祇滿臉眼淚地哭了起來。她沉默着。無論那劇場經理怎樣催

迫她說話，她總搖搖她底頭。至於那教授，他是一句話也不問地，就好像懂得了，臉上露着不快的神色。

「卡齊亞，」劇場經理大聲地喊，「你很寂寞，我也很寂寞！無眠之夜弄昏了我們底靈魂。我們兩個都感到厭倦。可是我們不能在一塊。……不。……不要這樣期待。……不要這樣期待。……我們是互相隔得很遠的。……沒有愛情，我簡直不敢接近你。……不過是一個朋友，你要懂得——祇像一個哥哥。……一個受到的痛苦和你很類似的人。……」

劇場經理喃喃地說着這些感情的話，說得那教授祇能用手臂做着個絕望的姿勢，而那女郎卻皺皺眉頭溜了開去。當劇場經理底頭又像一個月亮似地在檯子邊出現的時候，那女郎站起來，用兩隻手把那小小的軟帽戴到頭上去。

「你們可以給三個盧布嗎？」她斜看了一眼說。

她得到了三個盧布。她把盧布緊抓在她底小拳頭裏，走到門邊去。她轉過身，她底表情立刻改變了，用嘲笑的口氣說：

「假如你們高興，你們就說我是野雞也不要緊。這完全沒有關係。……你們也不用替我擔心的。……要是我並不爲要討好你們而去躺在鐵軌上，那麼請你們原諒吧。在必要的時候，我是可以打消這主意的。……」

於是她便在灰蒙的帷幕後面不見了。

再換在那兒是沒有理由的。他們付了賬，用肘子推着那劇場經理，暗示他無論如何應當回家去。他們走到被月光底迷霧沉浸着的街上。潮濕的木塊砌成的鋪道上沒有一個陰影，窗戶都沉睡着。東方的雲伸出了金絮的羽毛，掛在整個都市上面。

一個頭上裹着布巾的婦人在鐵欄上塗着白粉，一羣羣

的男女學生在遠方走過。他們底聲音是清晰的，帶着黎明底意味。他們趕快地，否則那掛橋一抽掉，他們便不能到島上去。

那跟我們這故事沒有什麼關係的第三者把教授夾在臂膊裏。

「你以爲她是怎麼樣的人？」

「一個寂寞的靈魂。可是什麼——一個野雞？」

「我怎麼對你說呢？……現在，生命底輪子是轉得更快了……一切都是混濁。……」

「夜啊！……夜。……怎樣的疲倦……我再也不能忍

受了……」劇場經理呻吟着，跨進了一輛街車。

志

朱迅鳩

病後的三天，牡丹一個人在樓上靜養，還沒有出門去與人遇旋過。

她每天除了在牀上睡覺之外，所有的時間是大部份消磨在沿窗的一個欄干上；帶着一點料峭的初秋的風，打着檐頭一株梧桐，把滿樹的黃葉在無聲無息中逐漸吹散了。對窗和兩旁全是不整齊的樓房，高聳地兀立在週圍，將所有的景色遮掩了，粉白的壁，灰青的牆瓦，顯現在視線上的，全是這樣呆板，牡丹每當倚窗凝神的時候，就把這梧桐來作消遣。

她看到每片黃葉無端從樹上脫落，從西風裏打着盤旋停在地上，似乎都有一種神祕的意義，足夠費她的思索。

由一片葉，偶然想到一個人，牡丹現在首先對於自己

的身世感到了悲傷，於是她用着沉重的眼皮，映了幾下，望着那小天井中已經堆積起來的滿地黃葉，暗裏不自知的也會流起淚來。

牡丹是十四歲那年就出門，到這裏來操着下賤的生涯，計算起來已有七年了，目下雖則已成了坊間一個最紅的倌人，但如果一想到初時母女兩口兒穿着父親的喪服到客地來覓生活的那種苦楚，心中還是不免會起着一種無端的淒涼。當地花間許多姑娘中，地位像牡丹高的雖然還不止她一個，可是要覓一個像牡丹樣好性情的少女，卻就難了，她不像別的賣笑女子，不說謊，不倔強，每晚總是浮着微笑，和來訪這間陰鬱的小室的各種客人戲狎；遇到客人都給了額外的錢，她就拿去供給母親，叫他多添幾件衣

服，間來吃些點心，這是她的幸福，也就是她的快樂處。

維持了一家生活的，祇是牡丹一人，這次她僅僅生了五天的病，可是特地拜訪和探問的客人，卻夠受了麻煩，在病榻旁一切的事，她是祇要母親一人擔負，其餘的表示着殷勤的人，都被她婉言謝絕了。

這天是牡丹起牀的第一日，清早就倚在欄干上，一隻手托着頤，在這樣地冥想着自己與樹上的黃葉作比較。

「小姐，洗面吧！」婢女第三次把面水提上來，始終用了非常溫柔的聲音這樣喊着。

「哦——」

她恍如從夢中驚醒，不由得打了一個呵欠，才跑到鏡臺邊來，帶着一副近乎輕狂的情態，自己也覺得好笑的望着婢女。這時那婢女把手巾浸在盛滿了水的面盆裏，拿了一塊黃色的檀香肥皂，正在預備替牡丹梳理頭髮。

「媽呢？」牡丹接了婢女手中的肥皂這樣問。

「太太先一刻才出去的，說是去買新到的金山蘋果。」

「那末你去，我自己來好了。」

婢女在她臉上瞟了一眼，露出一個笑容，就默默地退

出了；牡丹於是把睡衣的袖子捲起了，開始把頭浸在水裏，用手擦着頭髮，嘴裏低低的哼着小曲，心中卻還在想下午到××公園裏散步的一會事。

頭是將近有一星期沒有好好的梳理過，今天牡丹第一次動手，格外帶了一種高興的心境，用手儘量地在頭上左右揩拭。全身仔細的清理考量着，對於自己這個身體，也起着莫名其妙的歡愛。

「這是我的威權，也是多少男子運命的總樞！」她帶了笑心裏是這樣的叫着。

但五分鐘後，在鏡前那隻梳妝檯上所遭遇的事實，她卻完全呆住了。

這是怎樣令人吃驚而不解的一個奇蹟，牡丹這時正想把手中的粉在臉上塗抹的時候，忽然發現在左邊眉心和右部嘴角下，有兩顆米粒般大浮腫的東西。

那腫粒是帶着一點青灰的黑色的，牡丹曾幾次用手巾盡力去揩擦，可是顏色反格外鮮明地呈現在潔白的圓臉上，她於是再把鏡子到沿窗明亮的地方去診察，可是終沒

有一個適當的方法可以除去牠。

莫名其妙的煩惱，突然侵蝕了牡丹的心，她望着鏡中艷麗的臉上，平地添了這樣兩顆醜陋的黑點，胸口難過得愈加火一般的燃燒起來，於是她用手盡力的在臉上亂捏亂擦，但所得的效果，仍舊沒有異於從前，黑點並不因了一個人的處境而減少她的光澤。

一切都完全出於意外，牡丹自己也想不到一個人在一刻鐘前後性情上所發生的差別竟會如此的懸絕，她癡癡地對着鏡子，對着這些粉匣，臉上像故意作難般的比前更覺得浮腫起來，並且隱隱的覺得還有些刺痛。

牡丹這時嗒然若失地歎了一口氣，不知在什麼地方覓出了一把刀子，她閉着眼，咬緊了牙齒，決定用着缺髮髮時那種剛毅的精神，向那兩顆黑點上盡力拔去。

祇是一瞬間的像鋼針樣的一種刺痛，牡丹不敢把眼睛睜開，可是看到鏡中的那個臉容時，血已經鮮紅的浮上了兩頰。

她於是重又歎了一口氣，兩手非常迅速的去扼住傷

處，而心上卻早被恐怖所扼住，她高聲向樓下喊着婢女。

可是從樓梯上走來的，卻是她底媽媽。做母親的這時出於十分驚慌的看到自己的女兒臉上流着的血漬和那種情急的呼聲，不覺也全然忘卻預備把金山蘋果給女兒吃時的快樂，忽促的跑到了她面前。

「什麼事？牡丹，究竟什麼事啊！」年紀已在五十開外，而臉上隱約還保留着青年時代底艷質的母親，剛說完這話，就看見了牡丹蹙着眉尖的一副憂愁的色相。

「臉上生了瘡哪。」她這樣說，這時血已不再流出，祇有許多血漬，黏着在臉上。

「瘡？」她母親重複這樣說時，不禁突然笑起來，她料定女兒的天真處，一定又把什麼事情弄錯了，在她清早出門時，女兒的臉上，還沒見到一點瘡粒腫脹的病象，難道這幾小時內就會有了劇變嗎？母親這時反而寬了心，用着方才的一塊手巾替女兒揩去血漬。

於是等她再看到那個白皙的圓臉時，已完全沒有一點傷痕了，不過做母親的總不願使女兒失望，她再用手撫摩着她的臉頰，一面就安慰般的說：「沒有什麼事，現在好

了！去吃金山蘋果吧！」

「那裏算好！臉上不是依然兩顆黑點嗎？」牡丹在她媽臉上投了一眼，帶點生氣的樣子說。

「黑點，不是瘡！」這年老的婦人背書般的說時，在一隻抽屜裏才拿出一架眼鏡，帶點懷疑的神色，再去望那女兒的兩頰。

「這是瘡，不叫黑點。」

「瘡，不錯！」

牡丹這樣說，眼不覺又望到了她母親底臉上，她如今好像開始明白了調究竟比自己多經驗，多懂得世事，在她毫無辦法的時候，是正須她來幫助的。

不過，這時她母親不作聲，似乎很關心的在處置方才這許多包札，同時再使喚着下面的婢女，叫她趕快把檯上零亂的東西和面水收拾去。

她不耐煩於把這事如此的延擱下去，心裏非常焦灼，終於鬧着硬要母親下午去請醫生。

「叫醫生來怎麼樣？」

「我要除去這臉上的瘡！」

正把鮮紅的蘋果逐隻搬出來的那刻，聽了這出於意外的話，老年人終於抵住了嘴，幾乎笑出來，關於這事，她實在有點好笑，女兒對於歌唱和交際方面的熟練和聰明，原是使母親驚異得不解，可是在另外這方面的愚蠢與糊塗，卻也足使這老人懂不得。

「這可用不到醫生，醫生是祇能治病的，瘡可算不得病哪。你祇會在男人們前撒着嬌態，連這點都不懂。」她媽說完就又笑了，可是這樣，卻並不減退牡丹拗執着的性子，她不要吃蘋果，她不再情願到××公園去散步，她還是一心一意地爲着這個問題而煩惱着。

「一向是很聽話的好孩子，今天爲着這件小事，偏要倔強起來，這是不乖了。」

這時，做她母親的，一面雖這樣說，但一面還是跑到女兒的跟前，把百合粉拿上去，勸她吃了早餐再說，那時，恰好婢女端了粥盤上來，她於是再隨便在包札中拿了幾大塊鱈魚出來，放在牡丹的面前。

早餐時，牡丹似乎還放心不下，曾幾次跑到鏡前去照

着鏡子，心裏非常苦悶，要求着母親替她想個醫治的法子。

「媽，我想從此不出門了，這樣不是怪難看的嗎？」

「你不是可以多搽些粉，我們生意上的人，那裏可以不出門！」

「不行哪，我沒有這付臉皮。」牡丹又發着脾氣，在桌面上掙持着這種論調。

一件小小的事情，真會給了一個人極大的麻煩，兩人現在雖則都靜默了，可是室內的空氣，卻顯然已變得沉重了起來，做母親的果然並非不明白年青人的性情，況且她又是一個職業上的女子，不過爲維持這女子一種平靜的生活，在毫無辦法之前，也祇能這樣安慰着。

牡丹這時是很消沉的睡在牀上，把朝晨來活潑潑的一團興致，全都打消，她反覆地在枕上，帶着一種可怕的想法，很擔心這事在將來所得到的遭遇。

她十分清楚，對於一個賣笑女子在大衆面前所盡的義務，她也明白每個男子在女子身上所得的一點歡心，倘使

從這兩方面，把目下臉上這兩顆黑痣來作評價，那給予一個美貌女子的損失和陷落，卻不堪設想了。

照現在她所負的盛名，與這兩顆醜陋的黑痣，同樣有着一種勢力，足以影響她的生活，關於這方面，牡丹雖則還沒有想到，不過由這女子的愛美性所給予她的無端失望，這時已足夠騷動了她全部的生活。

下午約她赴××公園散步的幾個客人，幾次三翻地打電話來催她，可是仍一點不能搖動她的意思，她照例倚在窗前的一個欄干上，獨自對着那梧桐樹凝思。

她母親，雖然起先是固執着要她出去，可是看到了女兒一味的拒絕，這時也祇好用了種種的說話在電話裏去回絕那些寵上她女兒的闊人了。但是，在她心裏所生的憂慮，實在也不是先前所能預料的了。

「牡丹，這模樣你過得去嗎？」

每一次電話來，她竭盡心力應付之後，就對女兒這樣說着，牡丹故意裝作不聽見，扭轉了身子，把眼睛數着地下的苔蘚，就是有時回頭過來，也祇是漠不關心的報之以微笑。

「媽，你代我打個電話給×公館的陳大爺，說我病還沒痊癒，免得他們這樣麻煩，」最後牡丹毫不考慮地這樣說，說完依舊坐在欄干旁，和腳邊一隻小花貓打趣。

「可是你一輩子預備留在樓上嗎？」她母親氣沖沖地這樣說，心上也變得憤激起來。

「難道我留着這付面皮，可以出門見客嗎？」女兒說時眼角中便有些潮潤了。

話停止在這裏，心卻深深地已被這黑影壓住，兩個人同樣地矜持着內心的一種煩悶，為營業，為這神祕的病狀發着憂愁。

母親在四點鐘的時候，果然下樓去又向×公館覆了一個電話，五點鐘以後，電話機上於是也斷了聲音，牡丹在鏡前又再三把面部考量了一下，結果那黑痣還是非常鮮明的黏着，不過較以前似乎約略小些，並且也不再浮腫在皮膚的上面。

這時她一面照着鏡子，一面是在想這痣的來源，她以為各種病的徵像，一定有一種因果的關係，由於因可以得果，由外界所感到的刺激，才可以有身體上的各種反

應，牡丹在小學裏讀書時，書本上曾給她過這樣的一點啓識，但她對於現在自己臉上所生的東西，卻格外沒有辦法了。

沒有發現這黑痣之前，她的臉上的確從不會有過特殊的感覺，就是有了這東西，生理上營養上排泄上仍沒有多大的變化，她實在不能明白這個理由，於是悲哀也不由得在她身上蔓延了開來。

晚上，她母親重覆用着哄騙小孩子的態度，去勸她，去安慰她，從各方面舉着不少實例，講些有了年代的故事，要女兒耐着性，不再在這種僅僅是兩個黑痣上去胡思亂想。

老年人講到玄虛的話，是最能令人動容，女兒這時是細細聽着媽深奧的哲學，同時也起了一種領悟的思想，媽這時突然想起初見女兒時的那個血漬，不覺又問到了她這痣初起的情形。

「洗臉時才看見。」牡丹莫明其妙的這樣回答。

「那麼臉上的血漬？」

「這是我割破的，因為那時兩顆黑點上是特別浮腫

着。」

「痛不痛？」

「並不十分痛得厲害，是癢癢地。」

「可是現在呢？」

「現在就一切都不覺得了。」

母親微微點着頭，做着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嚴肅的姿態，才慢慢地對女兒說着隔壁趙太太告訴給她的一個方法，牡丹這時一動都不動的坐着，把手在臉上撫摩，兩眼好久注視在燈的一角的那個壁簾裏，好似虔誠的禱告。

「不過明天早上你須得到××廟燒香去，可知這是一個人身上不清淨的緣故，是普通人一件容易遭遇的事情，試看鄰近的柘榴姐滿臉都是雀斑，平常她原是一個不分上下的。」

「哦！」

牡丹完全出於驚奇的答應着，胸口如被神祕的力所驅使，心也特別的跳動得厲害。

晚上她翻來覆去地總睡不着，身子懶懶的動着，周身發

熱，出汗，不到一刻，房內突然起了一個騷動，似乎有許多人都一起趕了上來，她馬上從牀上跳起，披了一件睡衣，瞇着眼睛跑上前去，為首的就是那個×公館的陳大爺，牡丹正要陪着笑向這些闊人招呼，可是他們全都像喝了酒，沒有聽見的樣子，祇是各人高興地談着話，放開了嘴，發出巨大的笑聲。

牡丹這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正想退回牀去穿好衣服，驟然看見有一個陌生的男子睡在她牀上，這一嚇，不由得臉上紅起來。她想喊，但嘴裏又喊不出聲音，她益發沒有辦法，於是祇能故意拉下了帳帷跑出來，裝做沒有事的樣子。

遠處有許多人聲，牡丹感到自己已經不在家裏的小樓上，她偷偷地走過去，看見有一大羣女子擁着方才的許多闊人在那裏吃喝着，雪亮的電燈，發着異樣的光彩，桌上放着各種珍饈，她於是再仔細把頭望到那正中的一面，呀！那個×公館陳大爺已經擁着同春坊裏的迎春和善徽正在很高興地猜着拳。

就在這片刻間，牡丹完全被妒忌撐持着膽量，非常粗

齒的跑到了他們面前，而正在這時，她突然覺察到，睡在她自己牀上的那個男子，也緊緊地跟在她後面。

「啊嚨……」牡丹本能地喊出來，可就祇這樣的一聲，所有的男女，都一起跑散了，連桌面上的杯盤碗盞，也一起打翻得滿地，沒一個人來收拾。

「是個不乾淨的女人！是個淫婦！」臨去時許多人都這樣說，用口沫唾着她的臉。

好久，牡丹伏在地上一動都不敢動，直到所有的人完全走散之後，在臉上也發覺似乎有隻冰冷的手撫摩着她；她慢慢地擡起頭來，從手鏡中望出去，原是一個陌生的婦人穿了一套全白的衣服在對她微笑。

「你醒了沒有？」這婦人曳着閃着水鑽的長裙，走上前來這樣問她。

牡丹呆看着她底臉，沒有回答一句，祇着點着頭。

「快拿這塊手巾去把身上的骯髒揩掉，這樣不乾淨的女子是要受責罰的！」牡丹接着手巾低垂了頭在身上揩拭，一面在想着這婦人面熟的臉色。

「你飯吃過了嗎？」那婦人收回了手巾這樣問。

牡丹又默默地點點頭，驟然想到壁龕中的一個觀音，不覺把驚奇的視線又投到了那個婦人的身上；「啊！」她不由得得暗暗地在心裏叫喊，那相貌，確實與壁龕中的那尊觀音絲毫無異。

不過這霎間，有一個念頭打動了她，使她記起身上僅有的一件睡衣，她不覺慌忙地溜了出來，拚命向街上奔跑回去，但後面卻還隱約可以聽見追趕的人在罵着「小淫婦」。「小淫婦」的聲音，牡丹腳裏益發發急，猛的被地上一塊石板絆倒，她嚇了一大跳，忙睜開眼睛來看時，卻還是好好的睡在牀上。

惡夢消醒，秋天的曙光已充滿了這房間，牡丹在胸頭透了一口氣，貼肉的襯衫上已給汗沾濕了一半，但神思還徘徊在那可怕的夢境裏。她想起那穿白衣的觀音大士向她說的話，那睡在牀上的男子，那豐盛的酒席，那陳大爺這些人，不由得使她對於自己的良心感覺到十分痛楚起來。

幾年來顛沛的生活，是與這夢境相差多少，她為着自

己的營業，的確已污辱了純潔的靈魂，天堂裏是容不了這些污辱的女子的，她將永遠地淪入於黑暗的地獄中去。

臉上所生的痣，不是病，不錯，那是天神的一種警示，她這時記起了母親昨夜的話，於是這信仰更深刻地映進了心裏。

她因此再也不耐煩地睡在牀上，新的力，新的光明，好像已在領導她，她急忙的走下了牀，到鏡檯前去照着自己的臉色，但黑痣照樣地分佈在她臉上。

不過這時她不再歎氣，不再失望，她很莊重地跑到對面砌在牆內的一具紅木壁龕前，很虔誠地用兩膝跪下，望着裏面的磁質的觀音大士祈禱着。

「天堂裏的慈悲的觀音大士，我爲了養活母親，操着這種醜陋的買賣，但我的行爲除了污辱我一個人之外，決不加害給別人的，我曉得天堂裏是能夠寬人的罪惡，我懺悔我一切的罪惡，我現在祇有求你，願得早早恢復我的自由，我的快樂！」

說時眼淚似珍珠般的不絕掛下，雙手緊抱在胸前顫抖得非常厲害，日光這時已淡淡的射到玻璃窗上，照在她的

頭髮上，發着金色的光彩；她母親才從牀上醒來，女兒喃喃的禱告在空氣中還是很清楚的震蕩着。

做母親的，突然發見到女兒在朝晨寒冷的空氣中跪在地上禱告的情形，心裏不覺想起了昨天晚上對她說起的話來，她懊悔到自己的鹵莽，她很後悔不該在年輕人的觀念中種下這樣可怕的陰霾的黑影。

她母親於是戰戰地起來，抱住女兒回到牀上，拭着女兒的眼淚，再拭着自己的眼淚，有好一刻翕開着嘴說不出話來，牡丹這時也另外被一種異樣的感覺所征服，頭格外緊貼在母親的懷裏，心裏始終迷惑於方才的一切事上。

「你身上不舒服嗎？」母親問。

「不是！」

「那麼你爲什麼一早就起來？臉上變得這樣難看！」

「我昨晚做了一個惡夢。」

牡丹詳細細把夢裏的情形說了出來，她母親此刻再也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來，再三對着女兒臉上的兩顆黑痣呆呆地望着。

「現在可不必擔憂，能夠懺悔的人，上帝一定可以原

陳的，你聽我底話，吃了早飯就到××市去。」母親將女兒從身上扶起來，才這樣說着，於是兩人才開始做着早晨的工作。

吃過早飯，牡丹把身上整理整理，就跑到鏡前去搽粉，這是她第一次這樣盛裝的出門過，在鏡中雖則將各種的粉搽去塗上有好幾次，可是那個美麗動人的風姿，卻依舊不減於往昔。

牡丹回來了，在她臉上隱約地仍又帶劃來了一種難看的臉色。

「是一逕就到廟裏嗎？」母親替她接了包札就這樣問着。

「不，在國貨公司坐了一忽。」牡丹坐定了，揩着汗回答。

「陳大爺，遇到沒有？」

「沒有，但迎春燕薇卻都見過，她們說已經盼望我好久，那裏有幾位先生預備設個局子，非得要我去參加不

可。」

「那末準下星期去罷！」

「不過……」

「不過什麼？」

「受不住他們的冷笑，迎春一向與我有點醋意，今天她還沒有講上三句話，就忽地拿蒼蠅來奚落我，我一時氣得臉都紅了。」她說時氣憤憤的眼睛又紅了起來。

「吃飯罷！自己也用不到這樣悲傷。」這時候她媽已把飯菜一起搬在桌上，不由得爲牡丹這樣說着，可是剛說到這一句，牡丹已經失聲的哭起來了，眼淚流滿了雙頰，埋在桌上，正在咽噎了半個鐘頭。

愁雲重又壓到了這兩個可憐人的身上，雖然僅這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所受煩惱，給予牡丹靈魂上的一種鞭策，在普通的一個女子生活裏，是發現不到的。

牡丹原是憑着自己的色相來維持生活的一種人，她確實不能給人失望，她的生活是繫結在大衆的身上，她忘不了昨夜的夢，她感傷地又倚在欄干上望着窗外。

一片片的黃葉又落到了地上，牡丹淒涼地合上了手中

的書，在想，「這黃葉的運命，也就是我的命運吧！」

這書，是她從蕭薇處借來的幾本醫藥書，上面忽然翻出了這樣的幾句：

「……衰弱貧血之人，臉部皮脂腺，往往有一種色素分泌，發生黑色或紅色之小點，浮於皮膚上，視之頗不雅觀，俗名痣，……」

但是什麼叫做皮脂腺，什麼叫做色素分泌，她依然一點都不懂，書本上說的都是這些空話，診法沒有，方案沒有，做書人的目的全是在騙錢。

拋開書她又望到窗外，這時一陣冷風吹來，有幾十片黃葉，跟着一起在風中打旋。

晚上，她母親很謹慎地拿了一隻酒杯，上面用一方紅布遮着，走到她女兒身旁，在耳邊低低的說了幾聲就走出去了。待她母親第二次拿了香燭回來時，牡丹已洗滌完畢，換了一件紫色絲葛的旗袍。

「媽，這是什麼？」女兒指着紅布遮的酒杯問。

「這是醫痔的藥！」她說罷就做了一個手勢，叫女兒

對那壁龕跪下。

「閉着眼，牡丹，慈悲的觀音大士，是會領導你到一條快活健康的路上去。」

母親這時用着一根骨杆，嘴裏念咒語般的許多聽不懂的話，把骨杆在杯中攪了幾下，點在她女兒的痣上。

真如冰落在頭上，僅僅片刻的手術，牡丹在感覺上所滲入的一陣寒冷，簡直連毛髮都豎了起來，她緊緊地咬住牙齒忍耐着這刺激，但心中卻為另一個觀念所啓示，很高的在替這苦難祝福。

手術完畢，牡丹閉着眼，睡在牀上，全身起着一種異樣的感覺，初時祇覺發熱，頭上略微暈眩，繼而覺得有些刺痛，似抽筋般的在這兩點上收縮，牡丹雖盡力忍耐着這苦楚，但一想到用紅布遮着的這隻可怕的酒杯，心中又不覺驚駭起來。

抽痛一陣一陣地加劇，牡丹這時全然近乎懷疑起來。

「媽！這杯中的究竟是什麼藥？」結果是她終於這樣地問。

「這裏是七粒米，七粒石灰，七粒礬，你放心，沒有

什麼別的藥，你不是覺得發痛嗎？」

「是的，痛得很厲害，」

「不要緊，停會兒就會好的。」母親仍用着這種安慰的老調。

不過說也奇怪，牡丹痛到半夜的時候，的確完全平靜了，並且連身上都很舒服，不久就好好的睡熟了，明晨到她醒來，日光已很高的曬到了她的帳中。

她翻了一個身，把圓頸埋在褪了色的毛氈裏，還帶着一付懶散的樣子，下面打臉水的聲音，街上賣油條的叫聲，甚至她母親責罵婢女的呼斥聲，都歷歷地打在她耳中，使她格外拋起了一種纏綿的愁思，這時鐘上正敲着九下，她踉蹌地披着衣服起身，可怕的往事，重又湧到了心上，她似打賭般的跑到鏡前，全身爲那最後的希望起着顫慄。

可是正由這不容間髮的頃刻間，命運之神，完全冷笑般的使牡丹全部失去了知覺，原來鏡前臉上所清楚留給牡丹的卻還是這兩顆黑色的小點，昨夜藥力上給她的痛苦，不過是腐爛了臉部黑點上的一層表皮而已。

「媽！」牡丹瘋狂般的喊時，立在面前的她底母親臉上完全失了色。而同時門上突然又響起來，她媽正想回過來詢問，可是X公館一向爲她捧場的陳大爺已經由兩個婢女的引導踏進了這房間。

「陳大爺。」牡丹揩着眼淚跑過來這裏招呼，全身起着顫抖。

「牡丹——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你看我臉上罷！」牡丹很不好意思的這樣說，眼不覺又望着窗外。

陳大爺在她臉上看了好一會，幾次作着驚奇的眼光，在思索。

「哎呀極了，你那裏去學會裝疼的方法？這是一種 Beautiful Spot，美國女人想出來的新花樣！」說着非常高興地笑起來。

「哦，怎麼？」

「好好，下禮拜到我這裏來，我給你在同春坊擺酒。」

「哦——」牡丹完全如在夢中地這樣地答話，一直呆望着立在對面欣賞着她底黑痣的陳大爺，好久說不出話來。

朝鮮新文藝運動小史

(朝鮮——鄭學哲作)

俞 遙譯

關於朝鮮的文藝介紹，在過去時有綜合的或是片斷的出現。如遠在「文章俱樂部」時代，許多人談論到朝鮮的文藝；但屈指算來，匆匆已有十餘年了。而且在那時的介紹，實際上也不過舉出一個作家的幾種作品來寫成一篇小論，後面刻板式的附着一篇短篇小說的翻譯。

那是社會上的要求嗎？或是編輯者個人的意圖嗎？現在當然不必去探討它了。可是無論如何，在那時一部份人們都含着一種「異國情調」的好

奇心來研究朝鮮的文藝的。最好的證據是給一部鄭某所作的愚劣的作品「漂泊之空」的讚詞，他們稱讚他的理由沒有別的，祇是因為「從朝鮮人的手裏寫出來的日本文的小說」，這是惟一的理由。

但現在的朝鮮，那種異國情調的霧圍氣完全喪失了，在日本文壇對之也感不得何等興味了。所殘留下來的祇是對它作幼稚的侮蔑和抹煞。

昭和七年四月（一九三二年四月）的改造雜誌上張赫宙作的「新人」，

是宣布了新的發現，那是很光榮的事情。在嚴密的意味上說，那也許不是朝鮮的文學；不，那是從被忘去了的朝鮮文學，不是從好奇心喚起了新的注意。從此在同年改造雜誌上就接連二三個月揭載了李光洙的「朝鮮的文學」及尹白南的大衆小說。

爲了想使研究朝鮮文藝真面目者的一助，筆者草作此文。

若朝鮮文學因此勇健地長成起來，同時爲了這篇短文能使人們給它不絕的注視和激勵，那是作者望外之

幸了。

一 史的回顧

在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朝鮮社會情勢自有朝鮮史以來差不多未曾有過的錯雜多端，變遷無窮了。一言盡之：即封建制度的瓦解，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變態的構成，及××主義到達了完全的形態；至今造成了無數變遷和質的飛躍。

所以朝鮮的新文藝運動發生以來，在二十多年中的歷史，他發生的原因如何，這因為要借助社會史的解說，所以希望完全的論述是很困難的。

這裏要對它作準確的觀察，批判，介紹，這篇小論到底是不能的。作者的意思祇想從表面上把諸現象儘

所有的加以敘述。

朝鮮的新文藝在外觀上，時代上觀察時可作如次的區別。

時代)

6. 現階段

以上的時代的區別，是免不掉極

1. 準備時代

(一八九四——一九一〇年)

2. 啓蒙運動時代

(一九一〇年代。爲李光洙，

崔南善時代)

3. 自然主義時代

(一九二〇年代爲廉尙燮，

金東仁，玄鎮健時代)

4.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黎明期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代爲崔鶴松，金基鎮時代)

5. 普羅文學的長成期

(一九二六年——一九三〇

年前後，爲「加坡」(譯音)

結成期及民族主義文學敗退

粗雜獨斷的誹謗的。例如第三期的自

然主義時代，介於它的前後有浪漫主

義——羅稻香爲其代表人——及世紀

末的諸思想；即如以黃錫禹爲主的象

徵派；無用解說的金億，朴月灘等的

始終一貫的頹廢主義等。自然主義的

勝利和以後的動向，也並不指示。

以上爲了便宜上作爲敘述的基

礎。

x x x x

說到啓蒙運動，使我們立刻想到

德國的「狂風暴雨」時代。那是一個

巨大的出發點，雖然各種思想的要素

雜亂地交流着而是向美麗的發芽期前

進的。在最初的開始，當然有特殊的

慌亂的一時期。

最先由李光洙，崔南善，洪命熹等領導的朝鮮語文學——用純粹朝鮮語的形式作成的新詩和含有近代意味的小說的創作；同時煽動民衆對本國語作劃時代的反省和尊重。一方面鼓吹民衆的愛國心；一方面漠然地向民衆指示民族文化建設的理想。

這時代崔南善是有最大功勞者的一人。使可勝過和歌的朝鮮固有民族詩「時調」作復興運動；並且組織出版社「新文館」，發刊雜誌「少年」，他們用十足的學究的態度，研究朝鮮史——這成爲他主要的事業。如果說他是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史家。他給與那時代的功績，實實比在中國文學史上用功夫的胡適毫無遜色的。

正在此時有李菊初，崔南善與努

力於準備時代的李光洙，除提倡本國

語運動外，又高唱從日本傳來的激烈的歐美的個人主義思想的調子。要打破封建的家族中心的社會；於是便捲起了世人間轟轟的輿論。這時代出現的作品有他的「無情」「開拓者」等爲最著名的代表作，這類作品使朝鮮的新文藝運動得了強固的基礎，也就

是下了新文藝的種子。
從儒林也來了激烈的攻擊，廣汎的青年層便開始了暴風雨似的動員。

x x x x

到第三時期。在歐美足足經歷了五六十年才形成的種種思潮，在朝鮮僅僅費了四五年光陰便一氣呵成了。即從浪漫主義到自然主義的勝利，更到新浪漫派，世紀末的諸思潮的簇生——這許多到一九二四年前，是在朝

鮮文學上錯綜複雜的種種流派。

在朝鮮這類思潮，如果要想替它劃成顯然的時代的區別，是不可能的；因爲它是在同時雜亂地交流着。推其原因，因它的過程非常短促，最重要的是因那時候的朝鮮社會的經濟史的遷移，真是急激多端，加上世界大戰終後吹來狂風似的x x x x問題，激動着朝鮮的民衆。這類雜亂的思潮的同時產生，是常時朝鮮社會的反映。

於一面個人主義思想的全勝利，封建意識即行總破壞，他方面社會的新秩序漸漸形成，浪漫主義也便產生。不久以後市民層意識形態跟着自然主義的勝利，形成歌謠幻滅，頹廢，享樂的市民層的意識。各個思想的時代的區別既不明瞭，而且對每一種思潮

自身也無深切的了解，各種思潮中的作品也沒有一篇代表作留下。

羅稻香的作品，雖然完成了他大膽的空想的開展，完成了快活的歡喜的憧憬，而他始終祇是些漠然的理想和無意味的感傷；廉尚燮的自然主義作品，陷於極端的煩瑣性，對新社會的觀察缺乏了解；金東仁的作品，不但如他自己標榜的「儘有」文學，而且暗暗輸入了宿命論的思想；玄鎮健也時常捕捉不住事象背後的陰影，苦於無意味焦躁中；其他作家像金炯元，洪露雀，方仁根，朴月灘輩，都迷入了以上的種種迷宮。

他們在浪漫，自然，新浪漫各思潮間彷徨，成了左顧右盼的狀態。好像沒有確實的社會的根據，又自身缺乏明瞭的意識。

總之，第三期諸作家的作品，能

發見一層共通的陰鬱性，這裏再不必細述了。這都是社會上經濟苦悶的反映。不久新生的階級文學，可說發動了新的時期。

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前後，朝鮮的文壇是一時陷於極度的沈滯中。

× × × × ×

既成文壇既守了沈默，在一方面新傾向派就此開始露面，從一九二四有「開闢」雜誌上了舞臺，當然的，從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生長起來的階級思想，必然地在世界上廣汎地傳播。

仕昇宰的「告文士諸君」書，及金基鎮的「光明 (Clarité) 運動」是與「白潮」「焰羣」等刊物的發行都明明白白是向既成文壇挑戰的宣言。

金基鎮向文壇上叫着：

「朝鮮目前的實況，是非常充分的可以作為我們作品的內容，然而我們所有的作品是怎樣啊！……可以大呼為「我們的作家」的人，「真實」的詩人，是一個也沒有，我們也許有五個莫泊桑，左拉……然而一個高爾基也沒有啊！雖然有不少文藝理解者，可是沒有一個培林斯基！」

這樣新進氣銳的金基鎮，凝視着朝鮮的文壇，大呼階級文藝的高調。並且親自執筆，發表創作「赤鼠」，到了一九二五年，繼「赤鼠」之後，有許多新傾向的作品出世。如朴英照的「戰鬥」「獵犬」，李益相的「狂亂」，李箕永的「貧乏的人們」，崔鶴松的「飢餓與殺戮」。然而那些作品中都缺乏新的世界觀和社會觀，

便是馬克司學說的ABC也似乎不甚明瞭。他們僅僅漫然的描寫些無產階級的悲慘的生活情形，千篇一律的調子，末了總用殺人放火做結尾。在那些作品裏所看到的，祇是非人間的虐待，極殘忍的個人的復讐。如此而已。

其後，土著布爾喬亞漸次反動化，同時漸漸加深的經濟壓迫，××主義的迫害……至一九二五年遂發起「焰羣社」和「波斯開拉」團體結合，組織「朝鮮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同盟」（略稱加坡）發起人有金基鎮，朴英照，金永八，安碩柱，崔承一，李益相，崔鶴松，宋影，李箕永，沈大燮等

× × × × ×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〇的五年

間，朝鮮的普羅文學開展了對內對外的最惡劣的種種情勢間的惡戰。結果開拓了一條路，向自身的長成繼續邁進。

當時總動員了左翼陣營，執拗地鬭爭着，使失了指導理論的民族主義文學完全破壞。梁柱東，鄭靈風再想挽救頹勢，提倡折衷論「民族的階級意識」（但這並無起絲毫作用，不必論及）。

如此，到一九三〇年，普羅文學在多數新進作家的影響之下，完全掌握了朝鮮文壇的權威。

二 現階段的諸情勢

在朝鮮的民族主義文學，在某種程度內，帶有多少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色彩，自從在指導理論的論

爭上吃了敗仗後，從一九三〇年後半年起便確切地與普羅文學成了對立的形勢。有時謳歌法西斯蒂魔王慕沙里尼，摧殘文化的惡魔希特勒；有時把一個少年運動員(Sportman)認為國寶，給予誇大的無恥的宣傳；他們是熱烈地焦慮着如何去麻醉民衆。

然而朝鮮民衆的窮迫，依然與日俱增。你看到實際的情況，知道民衆的心都壓着沉重的黑暗。巨大的××的壓倒，土著資產階級的反動化，經濟力的根本動搖，中產階級的激烈的衰落，人們要支持他們的生命已是很苦，那裏再有零細餘裕呢？教育程度年年向上（例如××的殖民教育）但出版物的發行卻年年減少。中間層的經濟宣告破滅——購買力的低下——這樣，在朝鮮的文化事業要繼

續存在，是非常困難的了。

現在朝鮮共有四種朝鮮語的日刊新聞紙。是「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每日申報」。在此四種中，朝鮮和中央是多少採取自由主義的立場，東亞為民族主義的大本營，每日是××的御用新聞紙，民間的讀者幾乎沒有的。從嚴密的意味上說來，朝鮮語的新聞可說是不能存在。不論別的，在朝鮮比較能長期繼續刊行的刊物祇有這四種新聞紙，就可明白了。所以朝鮮作家，他們的作品除了大部份在此發表外，再有什麼地方可以收容呢？

便是作品，也完全變成商品化，這不必談，寫新聞小說的所謂名家暫作別論外，一般無名作家要想靠原稿得點收入可說絕不可能。

轉變的激烈，大小無數雜誌都陷於經營困難中，除二三種雜誌外，大家都苦於稿費的無力支出。使發表慾旺盛的文學青年，沒有地方可以發表。而新聞雜誌的編者把篇幅都載滿了惡劣的作品，月月送出無數的新人（？）。

從而朝鮮新聞的學藝欄必然的帶來了特殊的色彩。祇有一頁的學藝欄，忘去了新聞的使命，充滿了雜誌的要素。小說勿論，再有戲曲，電影脚本(Script)等的連載。於是已可以推察出它的全面了。

除了以上的狀態，更來了對外的惡劣的條件，即××帝國主義的檢閱制度。除了在最近脫離「加坡」的「朝鮮之光」是依新聞紙法發行的雜誌之外，沒有別的了。說不定今後也

不會再容易得到了。所以漸漸出世的雜誌，出版物，也受到了發賣禁止。我們再有什麼話可說呢？朝鮮人的出版活動，再有些什麼呢？

到最近為至，民族主義文學漸漸反動化，並且法西斯蒂化了。所謂檢閱制度，專門加在普羅文學的頭上。民族主義文學利用這機會，乘勢作對立的攻擊。對於左翼作品，採取了同盟絕交的情勢。在他們陣地裏的發表機關，一律拒絕普羅作品。然而在他們自己的陣營裏，不但沒有強固的組織，而且缺乏指導的理論；僅僅在靠「東亞日報」的讀者保持餘勢。各人老是作一些恣意的作品和說些說過的理論，來保持雜誌「東光」和「新東亞」。但民衆的心卻刻刻與他們離開了。便是誇稱獲得了廣汎的讀者層的

李光洙的作品，現在也失了大部份青年讀者。他們現在卻向從前反對啓蒙運動的儒林妥協起來了。這不是很可憐的事實嗎？他們現在是背著時代逆行，不注意新產生的事象，卻從歷史的事實中去找尋題材了。

文藝批評史

宮島新三郎著
黃清媚譯

本書是研究文藝批評的歷史的一部最扼要的書，共分五講：第一講先解釋文藝批評是什麼。第二講敘述古典時代的文藝批評，從文藝批評之起源一直講到羅馬的文藝批評。第三講敘述文藝復興期的批評。第四講敘述近代文藝批評的一斑。第五講敘述現代文藝批評之諸傾向。卷末并附有關於文藝批評及其歷史的重要書目，尤便參考。

每册七角。現代書局版

洋涇浜奇俠 (續)

張天翼

史兆昌在低着頭，閉着眼，痛苦地想着。突然他聽見有叫聲。他斷定還是貓叫。可是他慢慢地從這貓叫裏彷彿聽出了有字眼似的。

「唔，這是女人叫救命！」他還閉着眼，用心地聽着。可不是麼，女人受了委屈喊救命的叫聲！

陡地，突然，猛可裏，——不過這些還是形容不了那種快法，總而言之很快很快，一下子他就站了起來。他擺好莊子，左手蓋在眼皮上遮陰，眼珠子四面上下地搜尋着；他要找出那喊救命似的聲音是從哪兒來的。他得打抱不平。

「喂朋友，坐下去，」後面的人輕輕觸他一下。
史兆昌發見了叫聲的來處：嚇，戲臺上。

「唔，是唱歌，」他輕鬆地坐了下來。
臺上還在嚷着：

「我愛你的揚子江……」

那位愛國音樂家歸先生忙着彈洋琴，鼻涕淌了下來沒工夫措，直到弄完了才掏出一塊花手絹來抹抹鼻子和嘴，一面驕傲地望望臺下。

「這是邪道，這是！」史兆昌想得心都疼起來。「不論是誰，祇要是他媽的邪道，我史兆昌就得……」

忽然有個打翠綠領結的漂亮人老遠地對他打招呼，接着走了過來。唔，劉昭。

「我早就看見了你，」劉昭搓着手。「這種歌舞不好看，遠比不上外國，是不是。」

那個用鼻孔應酬地笑一下。

劉昭把左手撐在椅背上，右手插着腰，談着洋鬼子的歌舞怎麼漂亮。於是表示他自己不打算看完這些表演，預備邀史兆昌出去喝點兒酒。他說話聲音提得挺高，不然史兆昌就得聽不見；這兒太吵，大家拍着手嚷着，催戲臺上快點兒開幕演第二套。

「我覺得寂寞得很，」劉昭靠近史兆昌耳邊喊道。「兆昌兄你贊不贊成同我去喝一杯酒？」

史兆昌嚥不下救國女俠。可是又想要故意撇下她。到底她是不是邪道？他可不能冤枉好人。可是他要給邪道迷住了也不是玩意。得了，這回走他媽的再說，明兒得探探底細。

他顫動着嘴唇：

「我也悶得慌，我也是那麼……他媽的別人跟我耍骨頭。……好罷，去喝點兒。到你們府上麼？」

「到我們那裏，死，征倭募款委員會。」

可是史兆昌又躊躇了會兒：要不要告訴她——告訴那冤家一聲？

「冤家」——想到這兩個字的時候他臉紅了一紅。

她愛他。可是她有點兒像是那個。

「不告訴她！」他咬着牙想。「她要是邪道她自個兒就得明白我……」

用勁地站起來跟劉昭就走。

外面怪冷的。

他倆走到戲院門口，有幾個下等人擋住了他們：

「先生，捐幾個錢。」

史兆昌覺得不對勁：下等人天生的都是歹心腸。而且要錢！今天真蹩扭：剛才救國女俠是那個，現在……他運着全身的勁在手臂上，嘴裏問：

「怎麼回事？」

「我們是東洋人開的鴻發公司裏做工的。我們要打倒東洋帝國主義，我們同他們……我們罷工……」

罷工！——這又是邪道裏的玩意！

「嚇嚇，罷工！」史兆昌獰笑。

「我們要罷工到底：我們做到哪裏是哪裏。我們要同帝國主義的觸老拼到底……不過我們一定要請大家幫

忙，我們現在都沒有了飯錢……」

他們咬着牙齒說着：要是沒了援助，大家就得餓死，再不然就有人耐不住餓會去復工。現在到了頂爲難的時候。他們手在用着力，嘴唇在抖索。

「祇要我們每個人一天有十個銅板，我們就能夠拼下去，沒有哪個肯復工的。要是……要是……」

說話的人把眼珠子翻上去，不叫眼淚掉下來。牙齒咬着下脣，腮巴子上的肌肉一條一條在動着。

冷氣像瞧得見似的從四面逼來，史兆昌把長大衣的領子翻上來圍着頸子，劉昭把一雙細嫩的手插在大衣袋裏。他們互相瞧了一眼，不知道要怎麼對付。

「名流還絕食救國哩，」劉昭在嗓子裏輕輕說了一句。

史兆昌把剛才運到膀子上的勁鬆了下來：他得先想明白這回事。罷工是邪道。可是他們罷的是鬼子的工呀。究竟該不該花幾個子兒？他得快點想明白：這兒太冷，老歇着可不是勁兒。

「這是邪道跟邪道鬥法，」他肚子裏商量着。「也許

是玉皇大帝使這些邪道來破鬼子的。」

着，這麼着他就得掏腰包。他就挺起肚子，右手在上面拍一下：

「我姓史叫史兆昌：我史兆昌從來就疏財仗義，不在乎幾個子兒。可是話總說明白，對不對。我得仔仔細細知道你們的來歷。……說得對了勁兒，叫我史兆昌捐什麼一毛兩毛的我滿不在乎。……來，咱得攷你們一攷。我問你：日本鬼子是邪道不是？」

「什麼邪道？」
嚇，邪道都不知道！

「我問你：日本鬼子幹麼要打咱們中國？」

「他們有幾個觸老想到中國來發洋財。」

史兆昌瞧着他們。他們的說法總不大對勁。要是邪道，史兆昌就得在這兒收服他們。他耐着性子再問：

「日本鬼子裏也有好人沒？」

有一個就閃一下微笑：

「有好人也有壞人。」

還有一個插了進來：

「上回開市民大會，還有兩個東洋人演說哩：他們也要打倒東洋帝國主義觸老，他們叫我們『兄弟』，『不要打中國的兄弟』。」

劉昭沒說一句話：他裝着不耐煩的臉色，站得遠點兒。他不懂史兆昌幹麼要跟他們鬥幌子：要是遇見了熟人成什麼話——跟他們像朋友似的優不里機地談着！可是這回就像一個有力的手把他拖了過去，忍不住想說話。

可是他還沒把這件事想妥貼。頂好當然是日本快點亡國。他們現在自己鬧了整扭：許多人反對他們政府。那是些不安分的傢伙。中國也有些壞蛋。這可危險。可是——

「他們國裏面內部分裂。他們自己會倒的，」他想。這叫他快活。不過太危險，要是中國這些不安分的傢伙——那個……

他忽然記起他是在這些穿破棉襖的人跟前：這些人也許不安分。他就用力把兩個手從大衣口袋裏抽出來，搓了幾下，用來打着手勢：

「那是東洋人的民性！他們的民性是反復無常的。他們有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你們不能相信他。那些

傢伙都是不安分的傢伙，那些傢伙一得了天下，我們中國就更糟糕，我們中國的……中國的……」他手冷了起來，就又回到大衣口袋裏。「我們中國……中國……要是日本那些不安分的傢伙得了天下，我們中國也會要……我們中國也沒有好處的，懂不懂。他們那些忘八蛋都……他們……所以日本那些不安分的忘八蛋一得了天下，中國也是不得了，懂不懂。因此這個……這個這個……」

說話的人挺着胸脯瞧着大家。他忽然記起那些演說家講完一番話下臺時的術語，他就斬鐵截釘地：

「我們的意見就是如此！完了！」

史兆昌跟他們談到了罷工的事。這準是天意要用邪道尅邪道，說不定玉皇大帝還降過旨。天意可不能違背。他伸手掏口袋。

「我史兆昌向來愛打抱不平。我史兆昌是疎財仗義的。記着：我姓史，史兆昌。我捐兩毛錢——兩毛！……

呃我問你：捐了錢的人你們可也給他名字登在報上麼？」

「登在報上？」

「是呀，」右手停在口袋裏還沒出來。「誰捐了多少，

誰捐了多少，那些個名字都登在報上，一齊道個謝。」

「我們怎麼還有錢去登報呢。」

「那可不成。不登報，捐的人不是白捐了麼：名字總得給大家知道知道哇。」史兆昌的右手在衣袋裏動了幾下，十來隻眼睛都熱心地等着牠出來：牠可沒出來。「登報總得登那麼一下。錢可不在乎：我史兆昌從古以來就疎財仗義，誰都知道。」右手在袋裏又動了幾下沒有出來。「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靠他頂近的那個拿募捐竹筒的瞧他一眼。答道：

「我叫侯長春。」

史兆昌用手摸摸自己的臉。——當然自用左手：右手還在衣袋裏。

「我問你：幹麼好好兒的要到鬼子公司裏去做工？以前是幹什麼的？」

侯長春他們拼命耐着性子。不管別人擺着什麼臉色，那麼老耍着骨頭，別人總答應了要給兩毛錢。買買燒餅，這兩毛錢就夠三四個人一天吃的：祇要有點兒吃的吊住氣，就能拼到底不復工。侯長春努力壓住那一肚子的脾氣，

抽一口氣，很小心地告訴別人他以前是幹什麼的，不過聲調有點不自然。一面緊瞧着那兩位大爺。

「我從前在我們家鄉種田的：問人家租了幾畝田，每年……」

種田的！史兆昌肚子裏彷彿有股滾燙的熱氣突然膨脹開來，把他全身都炸得粉碎。他喘着氣，眼睛瞪得怪大，沒命地咬着牙。

「媽的，好！種田的！」

做工的跟他沒打什麼交道：邪呀正的都不關他的事。他頂多不過打打抱不平。可是——種田的！這年頭那些種田的全是些……全是些……

史兆昌記起自己家裏吃的佃戶的虧：佃戶到縣裏告史家虐待他們，他們還去請願。不許史家加租。他們一條窩跑到史家來硬叫開倉平糶，有時候簡直就搶米。他們還有一個人到史家裏來上吊，害史家吃人命官司。

他史家吃過種田人那麼多虧！

現在那些種田的沒一個好人，都是些大逆不道的。種田的？你們這些傢伙本來就是種田的？

這就是他跟前那個叫侯長春的傢伙說的！

史兆昌眼瞪得眼皮都發酸。一臉的青筋都突出一兩分高。嘴唇發白。突然他用了高音叫了起來：他嗓子本來在低音和低中音之間的，這回一用了高音，就倒了嗓子，炸成了嘎聲。

「邪道！土匪！你們害得老子好苦，操你一百萬代歸了包錐的祖宗！」

一下子——他退了兩三步，彎下腿子來擺好莊子。右手從衣袋裏抽了出來，手裏沒拿什麼，祇裝了個要打五雷掌的姿勢。腦袋往前伸，背脊往後駝：頸子就給拉得挺長，頸子上的皮細得怪緊的。

劉昭嚇了一跳。不對。劉昭還來不及嚇一跳，史兆昌就變了姿勢：他對着侯長春他們用形意拳的步子走去，腳往前跨一步，手就向前撩一下。到侯長春跟前祇有一步那麼遠近，史兆昌頸子拉得更長，緊閉着嘴，用力地瞧着侯長春，用力得眼珠都幾乎跳出眼眶來。這麼瞧着瞧着，就猛地一下子撲了過去。

對手很早很早就避開了。

這就是說史兆昌撲個空。史兆昌撲到了壁牆上：自己用了的猛勁兒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倒到了地下。

腦頂上一個老大疙瘩。

眼前的東西忽然旋轉起來。到處都在飛着些花花綠綠的紙片。電燈一個個都在跳舞。

怎麼回事呀，這是？

他們用的邪術，嚇！

他得拿出真本領來：太極真人教給他那些咒語可以尅邪術的。可是太極真人叫他不要隨隨便便地就用道術，「要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懂不懂。譬如你去打鬼子的時候，你才可以用這些法術。」

「媽的！」史兆昌爬起來，用他那高音叫着。「你們用邪術！邪術！他媽的老子得顯點兒……」

拿拳頭拼命地對侯長春他們打去。

劉昭拖住史兆昌。可是拖不住。劉昭在後面抱住史兆昌：

「兆昌兄，不要打，不要打！兆昌兄！」

「您放手。我準得揍死這幾個大逆不道的邪道傢伙！」

——史兆昌用力一扭，就和劉昭兩個人滾到了地下。

許多人擁着來瞧熱鬧。守門的警察也走了過來。他們把劉昭和史兆昌扶起來站穩着，就攔住史兆昌不叫他再顯身手。

「啥事體，啥事體？」

「啥路道？——哦，打白相。」

「老子得揍死這幾個邪道！他們使了邪術，你瞧。」

「我們向他募捐的。一點沒有什麼，無緣無故地就打起我們來。我們一點也……我們並沒有……」

劉昭瞧了那巡捕一眼，大聲說着：

「你們當工人的——動手就打人！」

「什麼，我們打了他？他自己……」

「不要哇哇哇啦！」警察打斷了他們的，把臉轉向劉

昭。「這是……？」

「他們打人！」

「我們……我們……哪，大家看見的，這個人……」

「你們生來就不安分——搗亂分子！豬羶！賤骨

頭！忘八蛋！不良分子！看看你們這付神氣就曉得是賊

胚！你們哪裏有……」

劉昭那麼一口氣罵着，忽然發見自己大衣上有許多灰，就專心去拍灰。

瞧熱鬧的人們瞧劉昭和史兆昌的衣裳——跟他們自己的差不多。他們馬上就知道這西裝朋友的話不會錯。他們瞧侯長春他們一眼，「看看你們這付神氣就曉得是……」

「募捐就募捐好哉，打人？」

「這兩位朋友也真是！同他們去吵嘴——犯得着麼？」

「打得過倒嗎哈。打勿過吃子虧，真犯勿着，阿是格。」

「是格哇——」一個中年人用無錫拖腔拉得長長地這

麼說，大家都瞧他一眼。

「行裏去行裏去！」一個小伙笑嘻嘻地叫了一句，就吐一下舌頭溜了開去。

警察噓了口氣，忽然怪和氣地叫侯長春他們走。

「好好好，到別的地方去募捐罷。」

大家知道沒什麼了不起的戲看，一個個散了開去。

於是劉昭和史兆昌也走到了街上。劉昭挺着胸脯，緊

緊閉住嘴。史兆昌一肚子的脾氣：想到救國女俠那些議論，想到要給崑崙山的煉丹臺捐錢，想到剛才那些邪道的傢伙。他記起一些上海罵人的話來，他罵着：

「真是大逆不道！阿木林！混蛋！邪道！好白相！忘八蛋！」

（未完）

文藝自由論辯集

蘇汶編纂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上，發動了一個很重要的論爭，那就是因爲在本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蘇汶先生的一篇論文而引起的關於文藝創作之自由的辯論。現在由蘇汶先生自己把關於這一次的論文集合起來，加以詮次，並冠以序文，讓讀者對於這次論爭有一個較有系統的認識。全書二十一萬言，包含魯迅，胡秋原，陳雪帆，何丹仁，易嘉，宋陽，蘇汶，周起應等十餘人的論文，堂堂一巨冊，祇售捌角。

現代書局 出版

陶爾逸伯爵的舞會

(法國——拉第該)(續)

戴望舒譯

當陶爾逸小姐下樓來吃晚飯而走到客廳中的時候，阿納在客廳中大聲地嚷着：

「一件大新聞！你猜是什麼……瑪娥和賽里曷士是表姊弟。」

陶爾逸小姐望着她的弟弟，接着，取出她的手眼鏡來，望着那兩個處着被告發者的地位的青年。

「我的弟弟真是一個妙人……」她獨語着，也並不對於她的話加一個明確的解釋。

在吃飯的時候，阿納·陶爾逸除此以外什麼別的話也不講。他什麼細微的事也不肯放鬆，又趁此機會給格里莫亞爾·德·拉·維爾伯里家編了一個完全的家譜。陶爾逸夫人臉上顯出了宣讀獎狀時的那些受優等賞者底羞紅。法

朗梭佩服着這被香比尼之遊所引起了興致而在這一晚談到格里莫亞爾家時大顯身手的阿納·陶爾逸底知識的淵博。

這時，那新聞傳到了僕室裏。
——伯爵爺畢竟還是覺得這樣方便一點吧，「一個聽差認真地說。

僕室離客廳不遠。這個僕人做了誹謗的領頭的人；他闡明了人們將要交頭接耳地說着，甚至高聲地說着的一切。

在拜別的時候，法朗梭把陶爾逸夫人的手放到他的嘴

唇邊。阿納把他們兩人都抓住了：「你可以用別一個方式向你的表姊告辭，而和她接一個吻嗎？」

陶爾逸夫人退了一步。正如不想活活地投身到火燄裏去一樣，她和賽里易士都不想接吻，但是他們每個人都覺得這不應該把自己的意思讓對手知道。因此，他們便嬉笑着接了一個吻。法朗梭在那臉上顯出了一種狡惡的表情的馮娥的頰上，接了一個大大的吻。她憤恨她的丈夫的逼迫，她憤恨賽里易士的嬉笑。因為她是知道她自己的嬉笑的意義的，她當然也想得到法朗梭的嬉笑的意義。

* * *

這天的次日，賽里易士很想遇見保爾·洛班。他到外交部去找他。他把香比尼的那段插話講給他聽。

保爾以為自己察出了阿納·陶爾逸所造的一個謊。正如一切真實的事一樣，他覺得這故事編得拙劣。大家都在交頭接耳的時候，保爾還躊躇着。他不復躊躇了。他的意見已決定了。

他也像那個僕人一樣地想着。

——這可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嗎！」法朗梭喊着。

——不，不，」保爾說。——他好像在回答一個把劇情講給他聽的戲劇作家一樣。——「不，不，這很別致，這穿插得很好。約瑟芬的畫像，馬爾諦尼克島，全體都使我覺得有趣。」

法朗梭·德·賽里易士呆望着保爾。然而他一點也不疑心那外交官自信在讚美一個故事。「這個人的腦筋真奇怪！」他想着。「羅班把人生當作小說一樣地看待。」他不料自己竟猜得那麼準。

法朗梭去找這一個朋友，為的是把自己的快樂分一點給他。他有一種極大的孤獨底感覺。實際上，他是孤獨的，他孤獨地對着那大家都以為已經成功的他的戀愛。

* * *

阿納想請賽里易士夫人去吃一次晚飯。法朗梭卻反對說她不愛在晚上出門。他們決定了請吃午飯。

午飯之後，法朗梭和他的母親一同辭別了陶爾逸夫婦。因為客人多的原故，賽里易士夫人頗有些態度不自然。他們靜默地走了幾步之後，她說：

——陶爾逸夫人真是一個可愛的女子。我祇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媳婦。」

「我呢，我也祇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妻子，」他悲哀地想着。但是他卻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在他的母親的話語中看出了他的運命底確信，看出了他的心並沒有錯誤的證據。

在她類上的那個吻，對於法朗梭是一個壞的回憶。

在另一方面，陶爾逸夫人也還記得着。可是，由於一種心底戰略，對於這荒謬的接吻，她相信祇恨着他的丈夫。

有一天晚上，他們三個人一同上戲院子去。在汽車中，法朗梭照例坐在他們夫婦兩人之間，因為沒有坐舒服，他便稍稍擠動了一下，不意他的手臂竟插進到陶爾逸夫人的手臂下去。對於這不能算是他自己底而是他的手臂底動作，他十分驚駭。他不敢抽出他的手臂來。陶爾逸夫人知道這是一個無心的動作。因為不願意聲張，她也不敢

抽出她的手臂來。法朗梭·德·賽里葛士猜出了瑪娥的微妙的用心，看出他是不應該把這個當作有意於他的表示看待的。他們在一種難堪的不舒適中一動也不動地坐着。

法朗梭有一天想起了這個情景，便作了一個和他的戀愛不相配的打算。他雖則沒有誤解瑪娥底不聲張的意思，然而他卻想拿來利用一下，從這會使他們那麼難堪的地位中佔一點便宜。接吻的記憶驅使他去作一個報復。可是，當他的手臂重又插進去的那一晚，陶爾逸夫人顯然覺得他是故意插進去的了。她一刻也不想自己是面對着戀愛，或祇是情慾。她覺得這個動作是一個對於友誼的侮辱。「我認錯了人了。他是不值得我們的信任的。」然而她卻也不敢抽開她的手臂，因為怕惹起阿納的注意，她難道應該單爲了法朗梭的這一點點不懂規矩而引起糾紛來嗎？她還希望他把手臂移開；正相反，他因為她不聲張而膽子格外大起來，儘不把手臂抽出來。

法朗梭看見了她的側面。於是他眼睛流出眼淚來了。他真想投身在陶爾逸夫婦之前，向他們謝罪。現在，阻止

他抽出他的手臂來的，是他的恥羞之心了。

一道燈光照亮了汽車的內部。陶爾逸伯爵看見了他朋友的手臂夾在他妻子的手臂下面。他一句話也不說。法朗

梭·德·賽里葛士在昂茹河岸和陶爾逸夫婦作了別。

一直到大學路為止，陶爾逸伯爵夫婦兩人都一句話也不說。阿納是因為自己的發現而心煩意亂了。他不知道如何設想纔對。最後，陶爾逸夫人想，如果她一點也不講，那麼她便會永遠也不敢看阿納了。因此她便說出她的不愜意，說賽里葛士在汽車中把手臂插到她的手臂間去，說她因為怕惹起麻煩而沒有去理會他。她問阿納，她應該如何辦。纔能使法朗梭懂得她對於這種舉動的不快。

這時阿納·陶爾逸纔放心下來。這樣說來，瑪娥什麼事也不瞞他，她是無辜的。她向他說出他所看見了的，不知道他其實早已看見了。

他沉默地享樂着他的安心。這沉默卻使陶爾逸夫人不安起來。他的丈夫會不會叫法朗梭從今以後不踏進他們的門去？她是不是不應該把這些話說出來的？她是差不多預備替那個罪犯辯護，替他找解辯了。她怯生生地舉眼向

阿納望着。她猜他準是顯着一個怒氣沖沖的臉兒的。臉兒上那表示着的這種快樂是什麼意義呢？

——那麼……這是第一次嗎？」他問。

——你怎樣會有這種疑心，如果這不是第一次，那麼我可不是早就已經對你說了嗎？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疑心我，」她惱怒地回答；她的惱怒一部份是爲了她的丈夫的懷疑而起，然而大部份卻是爲了他臉上所顯露着的那種快樂。

她便這樣不自覺地說了一個謊。單單的一個說話的連絡，使她抹煞了法朗梭的第一次的舉動，即一半的真實。她很想修正說：「不，我錯了。法朗梭已經把他的手臂插進我的手臂間過一次了，我想那次他是因不小心而插進來的。」

但是她卻緘默着。果如再說出這種話來，她的丈夫可不反而要懷疑她了嗎？

瑪娥老是等着得到一個辦法。可是因自己妻子的爽直而感到的安堵，替阿納把其餘的事都遮掩住了。他甚至不

復想起法朗梭的大膽妄爲了。

——這是一種孩子氣的事，」他說。「我並不把牠看得怎樣重要。你照我這樣辦吧……如果法朗梭再有舉動，那時我們再作計較嗎。」

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有點使陶爾逸夫人不高興。既然她的丈夫不肯幫助她，她便決意在法朗梭再有舉動的時候獨自去對付。

* * * * *

阿納，陶爾逸準會自以爲處置得很漂亮，因爲瑪娥從此以後便沒有出什麼新的麻煩的事了。

實際上，賽里易士已決心決不再做出這種舉動來。他並不以爲瑪娥會都講出來的。他很感激他們一句話也不提起，像不知道這件事一樣。這種寬大使他更加抱愧。他格外覺得自己的舉動輕率了。

知道了自己有愧於瑪娥，他便小心從事着。他因而顯得格外可親了。什麼別的辦法都沒有比這個對於他更有用。

天氣很好。他們常常到巴黎郊外去吃晚飯。法朗梭總惠阿納去作這種野遊。阿納也耐住了性子玩鄉野，因爲他看出他的妻子一看見一點兒碧野的景色便會高興起來。

在這個三個人物之間的關係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切都是按着一種我們所不大習慣的高尙的派頭進展着的。然而那庸俗的危險反而祇格外大一點，因爲那危險是高尙地化裝着的，他們便比任何別人格外不能辨識牠出來了。

多少次，當從聖格魯或其附近回來，穿過步洛涅林的時候，陶爾逸夫人和法朗梭·德·賽里易士，不知道其實他們兩人的思想是糾纏在一起的，每人都自以爲和另一個人作了一個長旅行，又一起穿度一個大森林。

那被人稱爲「密爾沙」的波斯親王，是常常加入這種野遊的。他竭力設法爲他的一個小姪女銷憂。那是一個被歐洲的教育所脫去了東方的習慣的十五歲的寡婦。這位親王和這位年青的郡主，是瑪娥和法朗梭在鄉間感到情投意合的僅有的人。

戀愛使一切都情投意合。當然，「密爾沙」是並不

像法朗梭愛瑪娥似地愛他的姪女的，但是他卻用賽里曷士自信愛瑪娥的態度愛她；那就是說「密爾沙」純潔地愛着。

看見了這個已經哭過一個丈夫的孩子般的容貌，「密爾沙」禁不住動了一種柔情。那些老不存好心的巴黎的人，立刻就批評這種柔情是越出一個叔父的範圍的。

那使「密爾沙」，年青的波斯女子，陶爾逸夫婦和法朗梭不自覺地接近起來的，是他們的不受人了解的純潔。我們可以說，他們去把這純潔藏到巴黎郊外去。

我們曾經在洛班松把「密爾沙」照大家所描摹那樣地描摹過。因此，我們是畫了一幅不正確的畫。例如那大家都歸之於他的那美德，那尋歡作樂的本能吧，那實在是詩的本能。可是「密爾沙」自己卻不了解他自己的詩情。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實踐的人，一個具有一種完全美國性的明確的人。但是，除了詩情多份是從明確而不是從模糊來的這件事實以外，這位親王的癖性驅使他去犯那些最可愛的謬誤。每逢出發到凡爾賽，到聖日爾曼去的時候，他總要翻開那像加希米羊毛肩巾一樣難色的巨大的巴黎近郊地

圖來。據說是要找一條最近的路，實際上他卻迷了途。

他的種族性是在人們最想不到時候顯發出來的。有一晚，當這一小队人穿過步洛涅林中的一條小徑的時候，「密爾沙」突然驚跳起來，拔出了他的手鎗，停住了他的汽車，屏住了呼吸，隱身在一棵樹後面。他剛看見了兩隻牝鹿。

人們對他說步洛涅林中的鹿是禁止打的也是徒然。

幸而他的手鎗是太精工了，不切實用。他又上了汽車，對着他的手鎗發脾氣。他很想把那兩隻牝鹿獻給他的姪女和陶爾逸夫人。那最使陶爾逸夫婦和賽里曷士感到有趣的，便是那個小波斯女子的裝臉嘴。她頗以不能帶了她的叔父的獵物回里茨旅館去為憾事。

* * * * *

自從賽里曷士夫人說起瑪娥時說過：「我祇望有這樣的一個媳婦」的時候起，法朗梭見了他的母親就有點不安。他怕她猜出了他的愛情。因此他總避免使這兩個女子聚在一起。他怕他的母親教訓他說即使默默地戀愛着瑪娥，也是一種欺朋友的行为。

他對自己說，我不再把我的母親混到一種雜則是純潔，但總不免是虛偽的關係中去，理由是爲了尊敬我的母親。

可是，因爲被戀愛弄得膽小了，他害怕陶爾逸夫婦責備他幾星期以來儘把賽里葛士夫人攔在一邊。

他的朋友們每逢到香比尼去的時候，總沒有去玩馬爾納河岸的時間。他熱烈地希望在他過度的童年的那片風景中看見瑪娥。五月是很宜於他的計劃的。法朗梭心中打算，如果陶爾逸夫婦在他母親家裏吃飯，玩馬爾納河岸便要延期了。另一方面，他害怕如果不是爲了去望賽里葛士夫人，他的朋友或許會不願意到那邊去，於是他造了一個謊，說他的母親很想見他們，又約了一個日子。在這個假造的約會的前一夜，法朗梭睡在福爾巴克家裏，讓陶爾逸夫婦坐汽車來接他。一上了路，法朗梭對他們說：

——管門人剛交給我了一封昨天晚上到的快信。我母親對我說她今天要到愛佛勒去探一個叔父的病。她當然希望我趁早通知你們。她很抱歉。」

阿納·陶爾逸很怪法朗梭祇在出發了的時候纔通知他

們。法朗梭趕緊補說：

——我們不妨照舊到香比尼去。我可以領你們玩馬爾納河岸。」

阿納·陶爾逸答應了。他以爲這樣可以討瑪娥的歡喜。

法朗梭造這個謊是沒有什麼大危險的。賽里葛士夫人是從來也不到馬爾納河岸上來遊散的。當她駕馬車出遊的時候，她總是到那離馬爾納河很遠的葛伊或薛納維愛去的。

陶爾逸夫人對於各種事情的進展都不滿意。前一天晚上她對自己說，如果聰明一點，那麼他們必需不要把這種野遊舉行得太密。每次野遊回來的時候，她總微微地有點興奮，而且處在一種她認爲是危險的迷惘中。如果她的丈夫稍稍愛撫她一下，她便感到十分悲哀。對於這種情形，她祇願意找那些簡單的理由。她對自己說，她是像那些愛花的人們一樣，而花的香味卻使人頭痛。祇要不在花旁邊睡就夠了。因爲瑪娥願意固信那種迷惘對於她是難堪的。

她的那個和花的比擬是錯誤的，因為她的迷惘不是半片頭痛，卻是迷醉。

* * * * *

他們在河岸上的一個花棚下吃午飯。飯已吃完了。陶爾逸夫人坐在一張圈椅上，悶悶不樂地背著馬爾納河，愛烏，她的丈夫和法朗梭。在她的視線中的祇有道路……

一陣叮噠的馬鈴聲和得得的馬蹄聲使賽里葛士嚇了一跳。他的耳朵是不會聽錯的；這是他母親的馬車。

一刻之間，他估量着他自己對於他母親和陶爾逸夫婦的行動底醜惡。

在這條路上賽里葛士夫人會到那裏去呢？這條路是什麼地方也通的，這個例外的行程，就是怎樣聰明的人也解釋不出來。這祇能用那人們終於辨認出是出於一位名叫命運的女神之手的那些不算少的偶然來解釋。簡單地，或者可以說出於定命地，賽里葛士夫人在家裏悶不住了，叫人駕了馬車，到一個她所一喻不去的地方去遊散。

爲了這個原故，她的兒子纔聽到她的馬車在路上經過。

——我糟糕了，」他想着，實際上，賽里葛士夫人固然是不會被阿納和法朗梭看見，然而她卻逃不掉瑪娥的眼睛。

那輛沒有頂蓋的馬車經過了。他閉住了眼睛，好像一個投水的人一樣。

賽里葛士夫人從來也沒有顯得這樣年青過。瑪娥祇在她穿暗黑色的服裝的時候看見過她。現在，穿著那件野遊的衫子，戴着那頂草帽，撐着那頂小小的陽傘，我們竟會猜想她是法朗梭的一個妹妹。

當着這個顯現，瑪娥還以爲自己在做夢。她發出一聲呼喊。那輛馬車已經跑過了。阿納·陶爾逸轉過背來。

——你怎樣了？」他問。

法朗梭的臉色是顯得那麼地蒼白，以致瑪娥出於一種奇怪的反射作用，立刻改變了她的回答。

——沒有什麼，」她說，「我的手指被刺刺了一下。」

阿納柔和地埋怨她：

——你叫我們嚇得這個樣子！……你瞧，法朗梭的臉

嚇得像紙一樣地白了。」

……法朗梭恢復了原狀。他怎樣也想不到瑪娥會做他的同謀者。

他想，幸虧了這個刺，她沒有看見他的母親。

但是他的安心不但沒有緩和了他的懊悔，卻反而增加了他的懊悔。他想像着那可能發生的事；他想見陶爾逸夫婦驅逐他出去，像人們把一個作弊的人驅逐出俱樂部一樣。

陶爾逸夫人緘默着。她自問着這回答的理由。她把這回答和前一次的說話對照着。但是現在她的舉動都是聽着一個陌生的瑪娥的命令而做的，她既不能理解，又不願理解。她突然中止了她對於自己的詰問。幾星期以來，她已養成了這個習慣。

(未完)

資平譯品集

張資平選譯

本書係張資平先生所譯的日本著名短篇之結集。全書共十七篇，所選及之作家如藤森成吉，小川未明，葉山嘉樹，武者小路實篤，加藤武雄，金子洋文等都是現代日本文壇的柱石，張先生所選的又都是各人的傑作，譯筆流暢，趣味濃郁，愛好張先生之創作者，宜并備此編。

四三〇頁·實價一元二角

現代書局版

書評

母親

王淑明

丁玲作

夏友圖書公司出版

的關聯的。
以下我就就這個見地來稍稍對
於這本書說幾句話。

一

「母親」出版了，但丁玲自己卻在這以前的時候失蹤了。據編者後記中所說：「照作者的預定篇幅，大約有三四十萬字從她母親的時代寫到作者的自己，及後變更了原來的計劃，把這部長篇分爲三部曲，她從去秋開始寫作，隨時把原稿寄來，到本年四月中旬，我們便收到了近十萬字，不意在五月十四日，便風傳了作者失蹤的消息，以後就不再有其他的原稿寄來。」

由於編者的指明。我們知道這部「母親」，祇是作者的偉大底預定計劃中的未完成的製作之一。不過單就這部

二

創作而說，牠裏面故事的本身，也是可以完全獨立的。如果作得好的話，至少牠能般表現出那辛亥時代的革命事實發展的輪廓，雖說作者這書的內容，是以她的母親爲中心，但我們不要忘記她正是生存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裏的人物，其自身故事的發展，是和設定了她周圍的一切現實景象的發展，互相經緯的，成爲一個不可分割

這部小說中的母親，是生存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時代的人，她因爲所遭受境遇的不幸，自己是一個孤孀，就沈湎於悲哀的深淵裏不時地流露出感傷的悵調來，但在許多時候的休息之後，她漸漸的恢復起勇氣來了。

「生活不是全無希望的，祇要她肯來決定。過去的讓牠過去吧！那並不是不可留戀的生活，新的要從新來開始，一切的事情，一

些人都等着她的。」

這是她主觀的自白。故事的發展，並不需要社會存在的條件，祇因為「她要活」，所以才「從新來開始」，這是多麼近於觀念的理解啊！

以上是書中女主人公心理發展的第一段，她在田野間流覽，經了大自然的誘發，於是就恢復了蘇生的勇氣，她「驕傲的望了望晴空，便又朝家裏望了望，意思是說：「好！你們看我吧。」」

當曼貞稍後從家裏出來，回到武陵她的娘家去。見了她的兄弟雲卿在地方上辦女學，她「看見他那樣好的精神，不禁又羨慕起來，覺得青春離自己好遠了。」

底下是這個女主人公心理發展的

第二段：

「可是曼貞自從這天談話之後，心裏就總像有個什麼東西梗着，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不好意思拿出來商量，她實在有點心動，她從小便羨慕她的弟兄，她是不願意祇躲在屋裏過一生的。」

作者把曼貞所以要決心求學的原因，歸結於她的「有點心動」，這些模糊而不明確的字眼，這些主觀的心理底要素。但我們要問：曼貞的心裏，老早就在想念這樣的生活了，為什麼直到現在才決心呢？可見促使曼貞要進學校的原因，不在於她的心理的機契，而應該在她生活的社會條件上面找基礎。她是生存在一個沒落的

豪紳地主階級的人家，家產是完了，自己是一個孤孀，又有兩個小孩子，拖住她的腳跟，如果不想法子，正確

的說，如果再不找一條活路的話，那末，她的前途的運命，還堪設想嗎？本來在舊式社會的女子，生活沒有出路，的當兒，就得設法改嫁，然而曼貞，是生在大戶人家的，這可以行得通嗎？於是她在「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的中間」，怎會不因為她兄弟雲卿藉着辦學的機會就央求他，設法給她進入學校呢？你看她在同媽媽的解釋說。「而今的世界不同了，女人也可以找出路的。」這不是一個客觀的證據嗎？原來曼貞的所以進學校，是在於想找一條活路呀！祇有這樣，才是促使她行爲的能動的機契，並且也是最客觀地合理的解釋。

三

她進入學校以後，放脚，參加革

命，這許多進行的事件，皆表示出她的堅強底毅力。曼貞是個意志堅定的女子，在那樣呼吸着的新空氣中，自然會引起她對於革命的同情，而由心理發展的第二段，度進到牠的頂點，而真的成立起革命的組織來了。這是女子們自己的結合，底下是作者說明她們組織成立的經過：

「怎麼弄法麼？」曼貞便又望着她笑起來，「像你動不動好像就要上陣去，或是刺人去，那是一輩子也弄不起來的。莫說這羣小姐們，就是少爺們也要駭跑。我看我們先算算人數，有好多，邀了起來，起個名目，祇說讀書，互相幫助將來在社會上做事，也要互相提攜，這樣，我包你都肯來，慢慢多積得了一些事，你又經常

鼓吹，我們還要堂長講幾次，他也是維新人物，那就又容易辦些了。」

這是曼貞她們成立組合決定的經過，作者在本書中祇將她們幾個人這次事件成立的始末，浮泛的當作偶然的事件敘述了牠，而不能把牠和那個時代的動向那些客觀社會騷動的原因，有力地聯繫起來，辯證法的統一起來，例如在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侵入中國內地以來，沒落的豪紳地主階級怎樣的日趨於崩潰的過程，和牠在政治經濟上面所引起的巨大變動，又如滿清政府是怎樣的昏庸無知，苛征暴斂，和這些虐政及於中國大眾生活的影響，在本書中，作者並沒有着力的說明。

因然我們並不是謂文藝者，一定

要將社會的現實事象，都全盤的加以說明，這不但沒有那樣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我祇是說：文藝的任務，是在於通過具體的形象而反映着客觀的真實，要反映那些動的現象，由那些具體的形態中去曝露牠的本質，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而一個文藝作品之究能成功與否，其要件亦在此。

舉幾個例子來做我所指摘的例證。譬如說吧：杜淑貞邀曼貞到她家裏去，她有些不願。有一天，于敏芝問她：「她人很和氣，你為什麼老不喜歡她？」曼貞的回答，是「她是武陵數一數二的人家，有錢，待人兒得很！」於是她更想到了「那些她會聽過而放在心上難過的一些非刑的淒慘故事，么媽的老一就在那邊的一家做

過，爲了一點小事，被打得睡在牀上一個多月，而大姑奶家老羅媽的女兒，就是爲了被逼不過才自殺的。」

作者將那時候地主虐待佃戶的情況，祇用這樣輕描淡寫的詞句不甚重要的說出來，至於有些具象的事實則略而不舉，祇觀念地理解其中的抽象關係，而將牠視爲浮泛的偶發的事件，這如果不是作者自己對於現實理解的不足，便顯示出她表現之無力。

在別一處，作者敘述張伯祥的老子欠了羅家的租，被他家的少爺攔腰打了一槓，吃得很重，後來就死了，作者結末的敘述道：「張伯祥爲了這三十吊錢還磕了頭，道謝呢！怨恨也有的，卻祇埋在心上，總有一天要爆發的吧。」

作者在這裏所添加上去的話，太

有些近於主觀了。怨恨如果是有的，則

總有着具體的事實，可以表露出來，要說是存在心上，而我們主觀的期望其有爆發的一天，這就不免觀念地歪曲着「現實」，粉飾着，「現實」，對於許多現實存在的問題，不想實踐的去解決牠，單祇主觀地性地企圖空想的解決了牠。

我們所要於文藝家者，祇在他們能在作品中間通過具體的形象而反映着客觀的真實，並不要他們模糊着現實，更其不要他們主觀的誇示着現實，這是急就的粗製文學，而非所語於客觀的現實文學的。

四

有人說，這是一部傳記式的小說，爲了牠的體裁所限制，她祇能着力

於女主人公身邊瑣事的描寫，以及和她牽涉的周圍人物底普汎的描寫，她不能反映到社會的全般事象上面去。

這話我也同意，作者在本書裏寫那時代的革命發展的事實，祇用大量的很概括的說明，而寫曼貞的個人生活，和她周圍人物么媽，于三太太，小茵的生活，到十分的瑣細而且周到，也能美麗動人，不比她之描寫牽涉到社會的事象那些上面的浮雕而不洽於事實。不過作者在許多地方，用力地用女主人公主觀的自白，來幫助說明她心理的進行，並且又用冗長的對話，來代替她動作的表出。我以爲比之較能多用動作的場面，來暗默的表示出她心理的變化，發展，是更加有藝術的價值，而且也符合於最新的創作方法。

懷鄉集

社 衛 作

現代書局出版

凌 冰

實的實際，便不能有正確的表現的實踐。懷鄉集所給予我們的祇是小資產階級沒落的各方面的寫照，作者寧有

懷鄉集所引起的共感，在我第二度細讀牠時，更加覺得親切起來。本集子裏有百分之四十的作品是以餒志

以廣泛的考察，則一切作家大體總不出於以下兩種類型：一種是進行曲的號手，另一種則是喪葬曲的歌人。作家表現或再現的對象總是他自身所接

自知之明，與其濫充前進的鼓手，無寧自安於葬曲的歌人，這一點忠實的態度，是值得共感的所在。

的（如芸仙），遲暮的（如菊影和俞淑娟），和墮落的（如珍寶）女性為對象，另外百分之四十的篇幅是供給時代的淘汰者（如長發，王老圃，祥茂叔和葉賽寧），其餘兩篇稍為別致點的便是牆和在門檻邊，前者是典型的流氓無產階級意識的把握，後者是沒落的知識分子良心的寫照，結局還是非常陰沉的。以這樣的情緒寫成的懷鄉集，其旨趣與一般所謂前進的作品甚為懸殊，實非常明顯。

近或能接近的社會層，對時代發出熱烈的呼喊或陰沉的嘆息，也必定以該社會層的歷史機運為指標，作者是不能有所容心於其間的。希望統一作家於革命的旗幟之下，獎進進取的作品而排斥其他，是政治文學論者的態度。作家能否勇於掙脫自身階級意識的束縛而爭取前進的階級意識，在批評者是不能任意無視客觀的社會環境的限制的。因為藝術是形象的思索，

懷鄉集作者的藝術教養之深厚，作風之老練，以及對他所處理的那些事物之觀察的親切，已經很夠說明他的生活的背景。作者未嘗不遺憾於自己之未能貢獻精力於時代鬭爭的潮流，他在自序裏說：「每逢寫作，我是往往注力於藝術的完成，在許多應當聽從理智的時候，我時常害怕傷於感情底虛偽以及事實底架空。用一套陳舊的名詞來說「真」，「善」，「美」這三者直到現在都不能在我的作品裏得到一個適當的調和。這三個要素，

對於任何時代的文壇如果稍為加

創作是經驗的昇華，沒有澈底了解現

我有時候祇能顧到兩個，有時祇能顧到一個。「理智」，「感情」同一「經驗」之不能合一，正道出一般進步作者的苦衷，原因是在能夠參加革命生活的的人不一定是作家，而富有藝術教養的作家同時又不一定是革命的實行者。懷鄉集之以灰黯的情調而出現，我們祇能作以上的解說了。

作品與葉聖陶有頗多的類似處，是頗為容易辨識的事實，而其筆調之圓熟，沉酣卻往往超越前者而構成自己特殊的風格。作者對於藝術之慘淡經營，適足與一般粗製濫造之成品相對照，在現階段的龐雜的文壇裏，如果沒有懷鄉一類的成熟作品，我們將要感到怎樣的貧乏啊！技巧方面的高度造就在懷鄉集各篇中，實如披沙檢金往往見寶。倒是有些地方作者因為

竭力完成技巧，每每不自覺地把人物刻劃得過分了。例如海笑着一篇，寫到第五節芸仙被遺棄之後，一切似乎已到了可以交代的時節，剩下來的明天的事情，儘可以讓讀者替芸仙去打

算。而作者偏要加上第六節叫芸仙無目的的重走來時的故道，無論如何，這也太殘酷了。大約作者因為前面曾經借海來象徵那女人的愛自由的精神，所以後來還得用海的嘲笑做收束。我以為末節的效果祇是寫海而非寫女人了。懷鄉病是集中最傑出的一篇，第五四頁一段描寫鄉村生活恬靜如水墨淡畫，使人神往。在這一篇裏，不但寫作者自身，寫農村風物，寫長發的一家，寫落伍交通勞動者的運命，而且分明是半殖民地農村崩潰的縮影。牠的歷史的意義直是無限地的深刻。

我覺得魯鎮（魯迅的）和區鎮（杜衡的）之不同，在於前者去現代較遠一些，彷彿同我們面前的歷史的關鍵脫了一節，而後者則提供更充分的線索的緣故。再說得確切些，則前後分明的

靜態動態之不同在。牆是無獨有偶的挺秀的別枝。如果我們認為文學作品是廣義的現實的象徵，則牆實具有無限深刻的意義。在今日政治上誰不是有意無意的為統治階級築起牢固的牆來圍困自己呢？葉賽寧之死是帶有神祕主義色彩的一篇，如果回溯到一九三二年頭文壇論戰的往事，則說牠是作者神經衰弱的超時代的預感，怕也不是過言吧。這篇在作風上同作者所執着的寫實主義，顯有不同，編在懷鄉集末，實有破壞統一之處。

末了我覺得我太冒昧來寫這樣的

書評，我僅僅是不能自己地對於這本超越的著作起了共鳴之感，垃圾寫了

一點，替本書作了小引，許多地方得讓讀者自己去領略的。

雨

石 衡

巴 金 作

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在這動蕩不安的時代暴風雨裏，青年的煩悶與不安，以及由煩悶不安中作追求光明的掙扎，都是很普遍的現象。意志薄弱的青年之爲現實所屈服，固然祇有增加前途的暗淡和實際的痛苦，但是如果僅僅是掙扎或爭鬪，而並沒有許多主客觀的條件來充實其爭鬪的實踐和內容，則在爭鬪的進程中，仍然免不了爲實際的失敗所襲擊而陷於極度的苦悶和幻滅之中。

巴金在雨這一本十萬字的中篇小說裏所展開的，正是上述由不夠條件的鬪爭認識和鬪爭方式而陷於失望的

極端——虛無主義的青年的典型。在雨裏面，作者介紹了許多面目並不陌生的人物給我們：有書生氣很重，略帶溫情主義的領袖李劍虹，有帶教育和書本粉飾「革命」大言不慚的張小川，有充滿了熱誠和毅力，奮鬥到底的陳真，有各種定型的女人。至於主角吳仁民，作者自然是用了很大的精神來描寫，從每一章節字行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吳仁民那種充滿了熱情，苦悶，矛盾，因而否定一切之內心生

活的橫剖面。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技巧上，是很成功的。

故事的主人公吳仁民，在認識和生活方面都是很健全的，但是關於這一中心關鍵，我們與其責備作者的描寫是不充實，毋寧說像吳仁民這種不健全的人物正是許多有相當覺悟而沒有正確的認識和實踐的青年的代表

第一，吳仁民感覺在這大都市裏祇有陳真一個人是可以多少了解他的，這一方面是他的真摯熱情的流露，但同時也就證明吳仁民祇是一個在感情的流動中找「知己」的青年，他並不知從爭鬪的實踐中去物色他的戰侶。「好寂寞呀，這城市祇是一個大沙漠！」「自然這城市是很大的，在這裏有幾百萬的居民，但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就忘記了這個世界罷。這個卑下的世界！就索性讓牠毀

滅也好！完全毀滅倒也是痛快的事，比較那些零碎的，遲緩的改造要痛快得多。」「是的，我永遠是孤獨的，熱情的，……」……我和一切人做朋友，我相信他們可以了解我，但結果仍然是這樣，我恨不得把這世界一掌打碎。」凡此在書中數見不一的流露，都是充分表現吳仁民的思想和生活：孤獨，空虛，由不滿一切進而想像着要毀滅一切。構成這種傾向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接近羣衆，不能從羣衆中去體驗生活。在吳仁民的主觀錯覺中，他所生活着的周遭是一個「大沙漠」（無論那是有多少萬人口的大都市）——在沙漠中，他自然不會看到一個「知己」而「永遠是孤獨的」了！

（如果他長此毫無轉變），無論他所信仰的是那一種主義。吳仁民有時憤然要毀滅一切，這種傾向之更進一步的發展，也許要成爲一種類似灰色馬主角的行爲——由暗殺許多統治階級進而毀滅他自己。然而兩裏面的吳仁民，還談不上這一層，他祇是在內心生活之極度的苦悶中，偶然發出「恨不得把這世界一掌打碎」的牢騷而已！這種無往而不失望，由詛咒環境以至詛咒世界，詛咒人類的感情份子，我們在自己的周遭裏，隨時很容易碰到，豈止巴金筆尖下的吳仁民！

第二，吳仁民很鋒銳的批評他自己周圍的鬪士之羣，有許多地方是很對的，如在第三十四面，吳仁民對亞丹說：「……我勸你不要再做這種夢了。我告訴你，這許多年來李劍虹就做着這種夢，他見着一個青年就向一個青年鼓吹……這樣跑來跑去，把一個人的青春都跑完了！於是回到中國來，做什麼？來唱高調！因爲他們還不知道怎樣把販來的洋入股應用到中國社會上去。……升官發財在從前是他們所痛恨的，如今卻變成了可走的路了……」這種揭露，一方面可以作爲許多學院主義的革命家的當頭棒喝，一方面又是許多留學生的活現形！然而吳仁民自己，卻仍然陷入錯誤之中：第一，他祇是批評李劍虹那一般書生式的「革命」方式是不對，但他自己並不能從積極方面把應該怎樣爭鬥的內容尤其是行動表現出來，結果，祇是說說而已；第二，他的批評，祇是一種任性發揮的「清談」，並不是一種爲了爭鬥，依了組織形式

而提出的對同志的糾彈，所以，無怪在陳真看來，要視為是和李劍虹「鬧意見」了！

第三，吳仁民很熱情的在想着，談着「革命」，然而這種「革命」，祇是由憤激，熱情，衝動所交織而成之模糊的概念，這與由理智的認識與實踐的行動合流而成的真正革命，其間的距離是很大的。「如果世界不毀滅，人類不滅亡，革命總會到來……」這種認識，顯然是陷在「革命天然論」之等待主義的幻想之中。又如在一一九面，吳仁民間接的發揮陳真的「革命觀」：「這就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意義了。即使奮鬥的結果依舊不免滅亡，我們也還應該奮鬥。……奮鬥的生活畢竟是最美麗的生活，雖然這裏面也充滿了痛苦……我

們要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這些話語，一方面自然是虛無主義的革命的說教，同時也表現像陳真那一模型的青年，對於革命的認識祇不過是很模糊的把奮鬥當作是美麗的生活，把痛苦當作是「驕傲」而已。吳仁民雖亦對於這種不管前途的革命說教表示他直覺的反感：「我不能一天一天去敲那遲緩的鐘，我要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情」，然而怎樣去做？吳仁民祇是很籠統地說「即使毀滅掉世界，毀滅掉自己……」這兒我們顯然看出，不但在「說教者」陳真所認識的革命，是一種「但求其心安」的撞鐘，就是自命為很積極的吳仁民所認識的革命，也是一種祇祇逞口快的毀滅一切。

第四，吳仁民由種種的失望而陷

於極度的頹廢與苦悶之中，於是拚命的縱酒，狂熱的從戀愛中找安慰，「為甚麼不應該戀愛呢？生活太單調了，空氣太沉悶了，環境太黑暗了。我不可以暫時在女性的溫暖的懷裏睡

一些時候，休養這疲倦的身體來預備新的鬪爭麼？」結果他倒在那多愁善感的態智君的懷抱裏去「休息」，「準備新的鬪爭」了。在「休息」之中，吳仁民把整個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完全露了出來，他竟想把高志元的工作費用分一大部份來經營他和態智君的同居。後來在作者很牽強的創造中，閃出一個前度戀人，戀愛至上主義者的玉雲來，結果一個自殺，一個為了愛護吳仁民，追隨他人而去。最後，主人公似乎很裕然的宣稱：「我現在是完全自由了，愛情本來是有階級玩

的把戲，我沒有權力來享受牠。祇怪這些日子我被愛情迷了眼睛，白白給自己招尋了許多苦惱。」他以後將要怎樣去「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情」？可惜巴金先生沒有把那很有力，很要緊的情節，展開給我們！於是，故事中的主角就在這樣一個半邊的感覺中，向告讀者了別！

就是這樣一個由幻滅，苦悶，否定一切，熱戀，失戀種種的矛盾中掙扎了一番，並沒結果的吳仁民！由作者的教養，生活，意識，尤其是他那虛無主義的傾向，總和的決定了吳仁民的型態和故事的內容。

在這故事中，作者附帶地介紹了三種女性給我們：李佩珠雖然很天真而熱情地想深入到鬪爭的實踐中去；

然而作者祇寫到她有這一種熱烈的動機而止，這是使作品的力量，很受損害的。像玉雲那種戀愛至上主義者，現在並非沒有，不過那樣大膽，那樣找不着懂得愛她的人就洒然死去，終覺是由作者的想像中創造的結局。能智君的舍身殉愛，使以後的生活成爲一種變相的自殺，這顯然是一個理想中的女性。

就全篇的思想而言，現實性太

少，虛無主義的傾向太濃，恐怕就是雨的主要特徵或缺點。

在技巧的熟練上，作者是很有成就的，然而僅祇是靠了技巧，專從冥想的，念概的創造來「硬寫」，結果就不免吃力而不討好，以致吳仁民的革命，是一種幻想衝動多而行動的實踐沒有，而吳仁民的戀愛對象，簡直是超現實的。

深入羣衆之中去很虛心體驗的生活，拿對生活的認識來充實他那不可多得的技巧，這是我對於巴金先生之誠摯的希望。

社中談座

作者·讀者·編者

(一) 新作家與所謂「成名作家」

編輯先生：

請原諒我不會說客氣話。

現在我所要講的稍有與人不同了。就是關於材料問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好東西，並非所謂文學家的大名。既要東西好我們不管他是讀者或作者我們全歡迎。反過來說，東西不好，就是在文壇富有盛名的我們也無法歡迎。請認清這一點。

況且，如果國內作家全停筆，我們是不是要有新的作家來代替，是將來中國文藝界自此而沒有了。

老實說：一種雜誌而不是同人的是很少很少。可是我總希望在可能範圍內能登些外來的稿子。

我不知道你們那徵稿規約是為整個的中國——作家與非作家，還是指「自然不免老是那麼幾個人」。如果是後

者的話，我希望頂好把這規約不登，以免使無知的讀者多費好些郵票與時間。不對麼？

我相信你很難在無名小卒當中找出很珍貴的作品來。

還有：編輯先生一定知道我們需要的作品是：荒村，五十多個，……我，不，我們請寫荒村的能多動動筆。

子勳廿九·七·

編輯先生：

我是現代的愛護者之一，在沒錢的時候，即使餓着肚子，而現代是不可不看的。這，原因很簡單，因為現代是我們的刊物。

也許是我對於現代愛護過切了一點兒吧，所以，我略微有一點意見貢獻給她。如果先生不以為我「吹毛求疵」，我就把它寫在後面：

第一，現代應該多多登載前進的作品，不應像近來數期之每況愈下，常常發現一些自命「成名作家」所濫造而為有閒階級或高等華人的消遣品。這，我不能不為現代惜！也許，她有她的苦衷吧！

第二，無名作家的作品雖然有，可是太少。我很懷疑，不見得所謂「成名作家」放的屁會比無名作家泄的氣香！鄭板橋在得意後刻「二十年前舊板橋」的圖章，不是無所謂的吧！

第三，關於詩，我以為應該登載一些刺激人們情緒——當然不是公子哥兒們的情歌——的作品，因為在這死一般沉悶的環境中，我們極需要一些興奮我們快要呆滯了的神經的作品。

第四，對於過去中國文壇的史料（如本刊八月號楊邨人的太陽社與蔣光慈）應儘量介紹，使我們清楚過去的文壇的一切。

第五，關於正確的理論文章，最好每期能登載一篇。執着筆，歪着頭想了半天，才從千頭萬緒的意見中清理出上面五項，假使先生能公開回答，當然是「予之願也」；如以為不值得回答而「立刻扔在字紙籠裏」，也沒有什麼，總之，我對現代愛護之責算是盡了一點兒。我想，先生總不會把現代看做自己個人的「私產」吧！

願頌

撰安！

讀者之一錢文珍上八月十二日



編者按：子勳文珍兩先生的來信都一致地指示本刊應當多多刊載一些新作家的作品；對兩位先生的愛護之忱，我們首先表示誠懇的謝意。但本刊並不如此子勳先生所說，是一個「同人性」的雜誌，徵稿規約也並不僅僅是官樣文章。最近幾期，詩歌散文小說等項下，刊登「新人」的作品，實際上也並不是少數，祇要讀者留心檢查一翻就可以知道的。至於兩位先生一致地對所謂「成名作家」表示諷諷之意，則我們卻不敢完全贊同。自然，一般有「名」無實的成名作家，我們的態度也跟兩位先生一樣，而且事實上也不去徵稿；至於另一些藝術修養較深厚的，有所寫作，不至於在水平線以下，我們便比較多登載一點，這實在也是最合理的辦法。至於投稿的作品，恕我們直說，大概多數是夠不上水平線的；如若來者不拒，則恐怕十倍現代的篇幅也容納不下吧。不過我們對無論什麼稿件都不敢疏忽，都仔細地看（而且常常因看得慢而挨了投稿諸君的痛罵），卻的確是事實。兩位先生的其他各項指示，我們自

然願參台各方各地讀者的意見，在可能範圍內力圖改進，以答盛意。再，文珍先生的信上本來有段涉及某某先生個人的話，我們爲寧人息事計，已大膽給刪去了，要請文珍先生原宥。

(二) 又一個關於「春蠶」的疑問

繁存先生：

自從現代開了「社中談座」一欄後，使我也得到說一句話的地位了。

二卷一期創作特大號茅盾先生著的「春蠶」一篇，的確是異常突起的近代的農村社會史的代表作。

我很滿意地讀了又讀，覺得很可以做我這個「無名」人物做農村作品的模範作品。但是現在我得到了一個疑問，就是在二一頁裏的上半截上：

阿多雖然接連五日五夜沒有睡，卻還不見得怎麼倦。

那一夜，就由他一個人在「蠶房」裏守那上半夜：

在蠶房二二頁裏的上半截上又是：

以後一直到東方快打白了時，沒有發生事故。老通寶和四大娘來替換阿多……

我們普通計算，上半夜和下半夜界限，總以十二點鐘爲標準。阿四在「蠶房」裏守夜是守的上半夜，何以直到東方快打白了時老通寶和四大娘才來替換阿四落班呢？大概是老通寶和四大娘二人因爲辛苦過甚貪了睡覺「誤約」了嗎？然這作者茅盾先生又未有隻字的提及！

關於這個疑問，我也問了許多人，他們所回答我的見解都和我寫在上面的見解相同。先生！這個疑問希望有以教我，爲禱！祝你

撰安

徐羨鷗啓

一★

鄉下人並沒有準確的時間觀念。照老通寶鄉裏的習慣，則通常所謂「黃昏」「上半夜」「後半夜」等等雖指一週時中間的某一段時間，但常依季節而頗有不同。例如在夏季，則所說「黃昏」者，指太陽落山後到鄉下人上牀前（大約在九點左右）那一段時間；但在冬季，則因有「夜作」，便祇把晚飯前後的時間喚作「黃昏」了。春蠶的季節是初

夏，鄉下人在這時期通常以日落後至人定前稱為黃昏，以後直至「頭鷄啼」（約在二時許）稱為上半夜，以後到「平明」，稱為後半夜，白天亦分為許多段落，而所謂「日中心裏」則指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一段……茲不贅。在冬天，則所謂「半夜」者簡直指黎明前一小時左右，俗有「寒鷄半夜啼」之諺，鄉下人沒有幾點鐘幾分鐘的時間觀念。老通寶他們在東方快打白時跟多多頭換班，他們也許是遲到了一點，可是在他們的觀念中，那時依然是所謂「後半夜」。作者粗心得很，在這裏「未有隻字提及」，好在他並沒說過要人家把這春蠶作為「農村作品的模範作品」。不過另有一點，不得不說：在蠶房裏守夜的，是阿多，不是阿四；細心的徐先生一再把「阿多」筆誤為阿四了，這要請現代編輯先生替他改正一下，以免第三位沒有讀過春蠶的讀者先生又要發生疑問。

茅盾

（三）關於本刊所載的詩

蟹存先生：

我是愛「現代」的一個讀者，這必須首先自己介紹，不然——好像覺得有些奇突了，請你抽下幾分鐘的時間來答覆我對於文藝上一個疑問，謝謝你。

「詩的形式與內容」這個問題自從拜讀了你詩的大作後，直到現在沒有解決下來，就是對於詩人戴舒望先生的作品也抱着同樣的懷疑。

當然，在文學上形式主義這個名詞早已不能存在了，無論在批評與創作方面。於是形成了唯物文學的思潮，我們須以 *Ideology* 來作創作的根據，來作批評的根據，詩也不能例外的。詩也解放了，解脫了一切韻律句頭的束縛，這樣一來，詩人的真情大可以似洪水般的流露出來了。連我一個不能做詩的讀者也感到無上共鳴的快感！唉，事實決不如是隨意。自從我讀了「現代」上的詩人的作品，真使我失望極了！（決非輕蔑之言，請你原諒，有以教我）

明明像散文般的一首詩，又沒有古典作弄讀者，可是讀上去毫無有詩的節奏，又起不起情感上的作用（請你不要以閱讀能力來壓倒我），簡直可說是一首未來派的謎子。

唯物文學我並不反對，但是——這一類未來派的新詩，使人玄妙，玄妙，玄妙——如入五里霧中！

老實的講一句，我不反對唯物文學，而不得不反對「現代」的詩，實在太不能使我了解，因為不了解，所以一定要請你指教。

我向你提出所謂「詩的形式和內容」一問題，要請你答覆的——就是(1)這一類謎詩，你是否覺得滿意，倘使滿意的話，那末祇有請你批評我的閱讀能力。(2)詩的內容當然不外乎景物的描寫，以及動作，心理上的描寫，而描寫成一幅圖畫，一曲妙歌，這一類謎詩是否如此？(3)讀了這一類謎詩，使我在形式與內容中間進退維谷，偏重於內容的詩，是否祇有作者自己懂得，而詩的形式就如此沒有節拍，可稱謂詩，而不稱散文？(4)散文與詩的區別在何？

請你抽下幾分鐘的工夫，容覆我吧，我是很虔誠的寫了這封信，也同時很熱烈的要得到一個解釋，等候着，不要使我失望，專此即請

文安

吳鑑銳手上



「現代」的讀者，對於「現代」中所揭載的詩，早就有了好幾種批評，有的讀者還曾經寫信來要求有一二篇關於「現代」中的詩的解釋的文字，但我一則因為詩是要各人自己去欣賞的，二則「現代」中所刊載的詩事實上也不是祇限於同一傾向，三則做一篇文字解釋這些詩，也許有人要以爲跡近標榜，或意圖提倡，亦非妙事。

現在我想把這給吳君的復信公開刊載，以代答覆其他曾經對於「現代」中所會刊布的詩發生懷疑的讀者。

關於吳君這封信的上半篇，我覺得他有二點是誤解了的：(1)詩的從韻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不是不注重詩的形式，這乃是從一個舊的形式換到一個新的形式。(2)「現代」中的詩並不是什麼唯物文學，而作者在寫詩時的 Ideology 乃是作爲一個詩人的 Ideology。

關於吳君的四個問題，逐條奉復如下：

(1)吳君以爲「現代」中的詩都是謎，這一個意見我當然不能同意。我雖然不能說「現代」中所刊的詩都是我十分滿意的，但至少可以說牠們都是詩。在這裏，我不

想批評吳君的閱讀能力，我希望吳君看以下的答案。

(2) 吳君說「詩的內容是景物的描寫，以及動作，心理上的描寫，而描成一幅圖畫……」這話不能算是詩的最準確的定義。因為單是景物的描寫，即使如吳君所希望的，有韻律的作品，也不能算是詩，必須要從景物的描寫中表現出作者對於其所描寫的景物的情緒，或說感應，才是詩。故詩決不僅僅是一幅文字的圖畫，詩是比圖畫更具有反射性的。我以為吳君必須先探索一下他所認為是謎詩的東西，直到他承認這些東西並不具有謎性，則吳君方始能承認牠們是詩。

(3) (4) 這兩個問題我以為可以在一處答復，散文與詩的區別並不在於腳韻，散文是比較的樸素的，詩是不可避免地需要一點雕琢的；易言之，散文較為平直，詩則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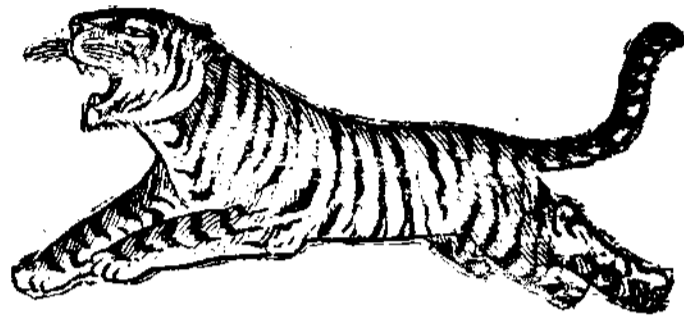
為曲折。沒有腳韻的詩，祇要作者寫得好，在形似分行的散文中，同樣可以表現出一種文字的或詩情的節奏。所以，關於「現代」中所登的詩，讀者覺得不懂，至多是作者技巧不夠，以至晦澀難解，決不是什麼形式和內容的問題。但讀者如果一定要一讀即意盡的詩，或是可以像舊詩一樣按照調子高唱的詩，那就非所以語於新詩了。

施熱存

(四) 更正一則

上期本刊所載散文「剪秋羅」一篇為王瑩女士所作，署名誤植「王克洵」，特此更正，並向原作者表示歉意。

編者



消食辟疫
香口生津

除煩解暑
卻病提神

虎標八卦丹

功用

順氣化痰 提神醒腦 醒酒戒烟
解鬱活血 香口生津 除穢避毒

主治

中暑中熱 人事不醒 時行瘟疫
抽筋吐瀉 冷熱肚痛 積食吐瀉
絞腸惡痧 一切急痧 胸膈飽脹
吞酸吐悶 各種咳嗽 各種感冒

以此丹四分之一角，燉開水服下，或口中含化，即見病去人安，臨危可救。無病常含口中，可避毒防疫，助氣提神！凡常人旅行，軍人臨陣，教師演講，兩性談情，以及會客赴宴，搭船乘車，均不可須臾離者也。外科各症，以此丹浸水敷之，神效！

隨身攜帶 利己濟人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現代

第三卷第五期

二十二年九月一日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六十五元	全面	四十元	老面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全面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全面	二十六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全面	二十元	
		全面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本刊已出各期，不能預定，預定概從最近期起。再，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 1 定單號數 2 定戶姓名 3 在何處定 4 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分店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編輯人
廣州 漢口 北京 南京 廈門 汕頭 杭州 香港 洛陽 開封 鄭州 雲南 重慶 九龍 廣州	現代書局	現代印刷公司	洪雪帆	施鵬 杜衡

再版

靈鳳小品集

本書共收散文隨筆六十餘篇，是葉先生六七年以來散見各雜誌的小品文的總集。葉先生的文字，素來以豔麗見稱，這集子裏的小品，更能代表他那一稱婉約的作風。所描寫的都是一種空靈的無可奈何的悲哀，和曇華一樣的歡樂，如珠走盤，如水銀瀉地，能使讀者盪氣迴腸，不能自已。

每册一元

三版

靈鳳小說集

現在中國文壇的創作收穫極少，在這極少量的收穫中，這册靈鳳小說集實是最可珍貴的一粒。本書共收集他精選的短篇創作二十餘篇，文筆美麗，結構謹嚴，而女性和戀愛心理的描寫尤精妙入微，全書共二十萬言，質與量可說是同等的豐富。

每册一元二角。

四版

紅的天使

這是葉先生創作的中篇小說，一幕無可奈何的戀愛悲劇。全書以北平和上海作背景，從愛的糾紛中，敘出了革命者捨身精神，和黑暗勢力的高壓。故事的發展極委婉動人。雖僅是一部戀愛小說，然而，正如書名所示，裏面卻潛伏了對於新生的光明的希望。

每册四角五分

葉靈鳳先生著 ●●● 現代書局印行